中阿含经六十卷（第五十一卷～第六十卷）

东晋罽宾三藏瞿昙僧伽提婆译 • 乾隆大藏經 • 小乘阿含部

中阿含经卷第五十一 大品跋陀和利经第三

我闻如是：一时，佛游舍卫国，在胜林给孤独园，与大比丘众俱而受夏坐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我一坐食，一坐食已，无为无求，无有病痛，身体轻便，气力康强，安隐快乐。汝等亦当学一坐食，一坐已，无为无求，无有病痛，身体轻便，气力康强，安隐快乐。”

尔时，尊者跋陀和利亦在众中。于是，尊者跋陀和利即从座起，偏袒著衣，叉手向佛，白曰：“世尊，我不堪任于一坐食。所以者何？若我一坐食者，同不了事，懊恼心悔。世尊，是故我不堪任一坐食也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跋陀和利，若我受请，汝亦随我，听汝请食，持去一坐食。跋陀和利，若如是者，快得生活。”

尊者跋陀和利又复白曰：“世尊，如是，我亦不堪于一坐食。所以者何？若我一坐食者，同不了事，懊恼心悔。世尊，是故我不堪任一坐食也。”

世尊复至再三告诸比丘：“我一坐食，一坐食已，无为无求，无有病痛，身体轻便，气力康强，安隐快乐。汝等亦当学一坐食，一坐食已，无为无求，无有病痛，身体轻便，气力康强，安隐快乐。”

尊者跋陀和利亦至再三从座而起，偏袒著衣，叉手向佛，白曰：“世尊，我不堪任于一坐食。所以者何？若我一坐食者，同不了事，懊恼心悔。世尊，是故我不堪任一坐食也。”

世尊复至再三告曰：“跋陀和利，若我受请，汝亦随我，听汝请食，持去一坐食。跋陀和利，若如是者，快得生活。”

尊者跋陀和利复至再三白曰：“世尊，如是我复不堪于一坐食。所以者何？若我一坐食者，同不了事，懊恼心悔。世尊，是故我不堪任一坐食也。”

尔时，世尊为比丘众施设一坐食戒，诸比丘众皆奉学戒及世尊境界诸微妙法，唯尊者跋陀和利说不堪任，从座起去。所以者何？不学具戒及世尊境界诸微妙法故。于是，尊者跋陀和利遂藏一夏，不见世尊。所以者何？以不学具戒及世尊境界诸微妙法故。

时，诸比丘为佛作衣，世尊于舍卫国受夏坐讫，过三月已，补治衣竟，摄衣持钵，当游人间。尊者跋陀和利闻诸比丘为佛作衣，世尊于舍卫国受夏坐讫，过三月已，补治衣竟，摄衣持钵，当游人间。尊者跋陀和利闻已，往诣诸比丘所。诸比丘遥见尊者跋陀和利来，便作是语：“贤者跋陀和利，汝当知此为佛作衣。世尊于舍卫国受夏坐讫，过三月已，补治衣竟，摄衣持钵，当游人间。跋陀和利，当彼处善自守护，莫令后时致多烦劳！”

尊者跋陀和利闻此语已，即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白曰：“世尊，我实有过！我实有过！如愚如痴，如不了，如不善。所以者何？世尊为比丘众施设一坐食戒，诸比丘众皆奉学戒及世尊境界诸微妙法，唯我说不堪任，从座起去。所以者何？以不学具戒及世尊境界诸微妙法故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跋陀和利，汝于尔时不知众多比丘、比丘尼于舍卫国而受夏坐，彼知我、见我：‘有比丘名跋陀和利，世尊弟子，不学具戒及世尊境界诸微妙法。’跋陀和利，汝于尔时不知如此耶？跋陀和利，汝于尔时不知众多优婆塞、优婆夷居舍卫国，彼知我、见我：‘有比丘名跋陀和利，世尊弟子，不学具戒及世尊境界诸微妙法。’跋陀和利，汝于尔时不知如此耶？跋陀和利，汝于尔时不知众多异学沙门、梵志于舍卫国而受夏坐，彼知我、见我：‘有比丘名跋陀和利，沙门瞿昙弟子，名德，不学具戒及世尊境界诸微妙法。’跋陀和利，汝于尔时不知如此耶？跋陀和利，若有比丘俱解脱者，我语彼曰：‘汝来入泥！’跋陀和利，于意云何？我教彼比丘，彼比丘宁当可住而移避耶？”

尊者跋陀和利答曰：“不也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跋陀和利，若有比丘，设非俱解脱有慧解脱，设非慧解脱有身证者，设非身证有见到者，设非见到有信解脱，设非信解脱有法行者，设非法行有信行者，我语彼曰：‘汝来入泥！’跋陀和利，于意云何？我教彼比丘，彼比丘宁当可住而移避耶？”

尊者跋陀和利答曰：“不也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跋陀和利，于意云何？汝于尔时得信行、法行、信解脱、见到、身证、慧解脱、俱解脱耶？”

尊者跋陀和利答曰：“不也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跋陀和利，汝于尔时非如空屋耶？”

于是，尊者跋陀和利为世尊面呵责已，内怀忧戚，低头默然，失辩无言，如有所伺。

于是，世尊面呵责尊者跋陀和利已，复欲令欢喜，而告之曰：“跋陀和利，汝当尔时，于我无信法静，无爱法静，无诤法静。所以者何？我为比丘众施设一坐食戒，诸比丘众皆奉学戒及世尊境界诸微妙法，唯汝说不堪任，从座起去。所以者何？以不学具戒及世尊境界诸微妙法故。”

尊者跋陀和利白曰：“实尔。所以者何？世尊为比丘众施设一坐食戒，诸比丘众皆奉学戒及世尊境界诸微妙法，唯我说不堪任，从座起去。所以者何？以不学具戒及世尊境界诸微妙法故，惟愿世尊受我过失！我见过已，当自悔过，从今护之，不复更作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跋陀和利，如是汝实如愚如痴，如不了，如不善。所以者何？我为比丘众施设一坐食戒，诸比丘众皆奉学戒及世尊境界诸微妙法，唯汝说不堪任，从座起去。所以者何？以汝不学具戒及世尊境界诸微妙法故。跋陀和利，若汝有过，见已自悔，从今护之，不更作者。跋陀和利，如是则于圣法、律中益而不损。若汝有过，见已自悔，从今护之，不更作者。跋陀和利，于意云何？若有比丘不学具戒者，彼住无事处山林树下，或居高岩寂无音声，远离，无恶，无有人民，随顺宴坐。彼住远离处，修行精勤，得增上心，现法乐居。彼住远离处，修行精勤，安隐快乐，以诬谤世尊戒，及诬谤天诸智梵行者，亦诬谤自戒。彼诬谤世尊戒，及诬谤天诸智梵行者，亦诬谤自戒已，便不生欢悦；不生欢悦已，便不生喜；不生喜已，便不止身；不止身已，便不觉乐；不觉乐已，便心不定。跋陀和利，贤圣弟子心不定已，便不见如实、知如真。

“跋陀和利，于意云何？若有比丘学具戒者，彼住无事处山林树下，或居高岩寂无音声，远离，无恶，无有人民，随顺宴坐。彼住远离处，修行精勤，得增上心，现法乐居。彼住远离处，修行精勤，安隐快乐已，不诬谤世尊戒，不诬谤天诸智梵行者，亦不诬谤自戒。彼不诬谤世尊戒，不诬谤天诸智梵行者，亦不诬谤自戒已，便生欢悦；生欢悦已，便生喜；生喜已，便止身；止身已，便觉乐；觉乐已，便心定。

“跋陀和利，贤圣弟子心定已，便见如实、知如真；见如实、知如真已，便离欲、离恶不善之法，有觉、有观，离生喜、乐，得初禅成就游。跋陀和利，是谓彼于尔时得第一增上心，即于现法得安乐居，易不难得，乐住无怖，安隐快乐，令升涅槃。彼觉、观已息，内静、一心，无觉、无观，定生喜、乐，得第二禅成就游。跋陀和利，是谓彼于尔时得第二增上心，即于现法得安乐居，易不难得，乐住无怖，安隐快乐，令升涅槃。彼离于喜欲，舍无求游，正念正智而身觉乐，谓圣所说、圣所舍、念、乐住、空，得第三禅成就游。跋陀和利，是谓彼于尔时得第三增上心，即于现法得安乐居，易不难得

，乐住无怖，安隐快乐，令升涅槃。彼乐灭、苦灭，喜、忧本已灭，不苦不乐、舍、念、清净，得第四禅成就游。跋陀和利，是谓彼于尔时得第四增上心，即于现法得安乐居，易不难得，乐住无怖，安隐快乐，令升涅槃。

“彼如是得定心清净，无秽无烦，柔软善住，得不动心，学忆宿命智通作证。彼有行有相貌，忆本无量昔所经历，谓一生、二生、百生、千生、成劫、败劫、无量成败劫，彼众生名某，彼昔更历，我曾生彼：如是姓、如是字、如是生、如是饮食、如是受苦乐、如是长寿、如是久住、如是寿讫；此死生彼，彼死生此，我生在此：如是姓、如是字、如是生、如是饮食、如是受苦乐、如是长寿、如是久住、如是寿讫。跋陀和利，是谓彼于尔时得此第一明达，以本无放逸，乐住远离，修行精勤，谓无智灭而智生，暗坏而明成，无明灭而明生，谓忆宿命智作证明达。

“彼如是得定心清净，无秽无烦，柔软善住，得不动心，学于生死智通作证。彼以清净天眼出过于人，见此众生死时生时，好色恶色，妙与不妙，往来善处及不善处；随此众生之所作业，见其如真。若此众生成就身恶行，口、意恶行，诽谤圣人，邪见成就邪见业；彼因缘此，身坏命终，必至恶处，生地狱中。若此众生成就身妙行，口、意妙行，不诽谤圣人，正见成就正见业；彼因缘此，身坏命终，必升善处，上生天中。跋陀和利，是谓彼于尔时得第二明达，以本无放逸，乐住远离，修行精勤，无智灭而智生，暗坏而明成，无明灭而明生，谓生死智作证明达。

“彼如是得定心清净，无秽无烦，柔软善住，得不动心，学漏尽智通作证。彼知此苦如真，知此苦集、知此苦灭、知此苦灭道如真；知此漏如真，知此漏集、知此漏灭、知此漏灭道如真。彼如是知、如是见，欲漏心解脱，有漏、无明漏心解脱；解脱已，便知解脱：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办，不更受有，知如真。跋陀和利，是谓彼于尔时得第三明达，以本无放逸，乐住远离，修行精勤，无智灭而智生，暗坏而明成，无明灭而明生，谓漏尽智作证明达。”

于是，尊者跋陀和利即从座起，偏袒著衣，叉手向佛，白曰：“世尊，何因何缘，诸比丘等同犯于戒，或有苦治？或不苦治？”

世尊答曰：“跋陀和利，或有比丘数数犯戒，因数数犯戒故，为诸梵行诃所见闻从他疑者。彼为诸梵行诃所见闻从他疑已，便说异异论外余事，瞋恚憎嫉，发怒广恶，触娆于众，轻慢于众，作如是说：‘我今当作令众欢喜而可意。’作如是意。跋陀和利，诸比丘便作是念：‘然此贤者数数犯戒，因数数犯戒故，为诸梵行诃所见闻从他疑者。彼为诸梵行诃所见闻从他疑已，便说异异论外余事，瞋恚憎嫉，发怒广恶，触娆于众，轻慢于众，作如是说：“我今当作令众欢喜而可意。”’见已作是语：‘诸尊，当观令

久住。’跋陀和利，诸比丘如是观令久住。

“或有比丘数数犯戒，因数数犯戒故，为诸梵行诃所见闻从他疑者。彼为诸梵行诃所见闻从他疑已，不说异异论外余事，不瞋恚憎嫉、发怒广恶，不触娆众，不轻慢众，不如是说：‘我今当作令众欢喜而可意。’不作如是意。跋陀和利，诸比丘便作是念：‘然此贤者数数犯戒，因数数犯戒故，为诸梵行诃所见闻从他疑者。彼为诸梵行诃所见闻从他疑已，不说异异论外余事，不瞋恚憎嫉、发怒广恶，不触娆众，不轻慢众，不如是说：“我今当作令众欢喜而可意。”’见已而作是语：‘诸尊，当观令早灭。’跋陀和利，诸比丘如是观令早灭，轻犯禁戒亦复如是。

“跋陀和利，或有比丘有信、有爱、有静，‘今此比丘有信、有爱、有静，若我等苦治于此贤者，今此贤者有信、有爱、有静，因此必断。我等宁可善共将护于此贤者。’诸比丘便善共将护。跋陀和利，譬若如人唯有一眼，彼诸亲属为怜念愍伤，求利及饶益，求安隐快乐，善共将护，莫令此人寒热、饥渴、有病、有忧、有病忧，莫尘、莫烟、莫尘烟。所以者何？复恐此人失去一眼，是故亲属善将护之。跋陀和利，如是比丘少信、少爱、少有静，诸比丘等便作是念：‘今此比丘少信、少爱、少有静，若我等苦治于此贤者，今此贤者少信、少爱、少有静，因此必断。我等宁可善共将护于此贤者。’是故诸比丘善共将护，犹如亲属护一眼人。”

于是，尊者跋陀和利即从座起，偏袒著衣，叉手向佛，白曰：“世尊，何因何缘，昔日少施设戒，多有比丘遵奉持者？何因何缘，世尊今日多施设戒，少有比丘遵奉持者？”

世尊答曰：“跋陀和利，若比丘众不得利者，众便无喜好法；若众得利者，众便生喜好法。生喜好法已，世尊欲断此喜好法故，便为弟子施设于戒。如是称誉广大，上尊王所识知，大有福、多学问。跋陀和利，若众不多闻者，众便不生喜好法；若众多闻者，众便生喜好法。众生喜好法已，世尊欲断此喜好法故，便为弟子施设戒。跋陀和利，不以断现世漏故，为弟子施设戒；我以断后世漏故，为弟子施设戒。跋陀和利，是故我为弟子断漏故施设戒，至受我教。跋陀和利，我于昔时为诸比丘说清净马喻法，此中何所因？汝忆不耶？”

尊者跋陀和利白曰：“世尊此中有所因。所以者何？世尊为诸比丘施设一坐食戒，诸比丘众皆奉学戒及世尊境界诸微妙法，唯我说不堪任，从座起去，以不学具戒及世尊境界诸微妙法故。世尊，是谓此中有所因。”

世尊复告曰：“跋陀和利，此中不但因是。跋陀和利，若我为诸此丘当说清净马喻法者，汝必不一心，不善恭敬，不思念听。跋陀和利，是谓此中更有因也。”

于是，尊者跋陀和利即从座起，偏袒著衣，叉手向佛，白曰：“世尊，今正是时。善逝，今正是时。若世尊为诸比丘说清净马喻法者，诸比丘从世尊闻已，当善受持！”

世尊告曰：“跋陀和利，犹如知御马者得清净良马，彼知御者先治其口，治其口已，则有不乐于动转，或欲或不欲。所以者何？以未曾治故。跋陀和利，若清净良马从御者治，第一治得成就彼御马者，然复更治勒口、绊脚，绊脚、勒曰而令驱行，用令止斗，堪任王乘无上行，无上息治诸支节，悉御令成，则有不乐于动转，或欲或不欲。所以者何？以数数治故。跋陀和利，若清净良马，彼御马者数数治时得成就者，彼于尔时调、善调，得无上调、得第一无上调，无上行、得第一行，便中王乘，食于王粟，称说王马。

“跋陀和利，如是，若时贤良智人成就十无学法、无学正见乃至无学正智者，彼于尔时调、善调、得无上调、得第一无上调，无上止、得第一止，除一切曲，除一切秽，除一切怖，除一切痴，除一切谄，止一切尘，净一切垢而无所著，可敬可重，可奉可祠，一切天人良福田也。”

佛说如是，尊者跋陀和利及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大品阿湿具经第四

我闻如是：一时，佛游迦尸国，与大比丘众俱，游在一处，告诸比丘：“我日一食，日一食已，无为无求，无有病痛，身体轻便，气力康强，安隐快乐。汝等亦应日一食，日一食已，无为无求，无有病痛，身体轻便，气力康强，安隐快乐。”

尔时，世尊为比丘众施设日一食戒，诸比丘众皆奉学戒及世尊境界诸微妙法。于是，世尊展转到迦罗赖，住迦罗赖北村尸摄恕林。

尔时，迦罗赖中有二比丘，一名阿湿具，二名弗那婆修，旧土地主、寺主、宗主。彼朝食、暮食、昼食、过中食，彼朝食、暮食、昼食、过中食已，无为无求，无有病痛，身体轻便，气力康强，安隐快乐。众多比丘闻已，往诣阿湿具及弗那婆修比丘所，而语彼曰：“阿湿具，弗那婆修，世尊游迦尸国，与大比丘众俱，游在一处，告诸比丘：‘我日一食，日一食已，无为无求，无有病痛，身体轻便，气力康强，安隐快乐。汝等亦应日一食，日一食已，无为无求，无有病痛，身体轻便，气力康强，安隐快乐。’尔时，世尊为比丘众施设日一食戒，诸比丘众皆奉学戒及世尊境界诸微妙法。阿湿具，弗那婆修，汝等亦应日一食，日一食已，无为无求，无有病痛，身体轻便，气力康强，安

隐快乐，汝等莫违世尊及比丘众。”

阿湿具、弗那婆修闻已，报曰：“诸贤，我等朝食、暮食、昼食、过中食，朝食、暮食、昼食、过中食已，无为无求，无有病痛，身体轻便，气力康强，安隐快乐，我等何缘舍现而须待后？”如是再三。

彼众多比丘不能令阿湿具及弗那婆修除恶邪见，即从座起，舍之而去，往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却住一面，白曰：“世尊，此迦罗赖中有二比丘，一名阿湿具，二名弗那婆修，旧土地主、寺主、宗主。彼朝食、暮食、昼食、过中食，彼朝食、暮食、昼食、过中食已，无为无求，无有病痛，身体轻便，气力康强，安隐快乐。世尊，我等闻已，便往至阿湿具及弗那婆修比丘所，而语彼曰：‘阿湿具，弗那婆修，世尊游迦尸国，与大比丘众俱，游在一处，告诸此丘：“我日一食，日一食已，无为无求，无有病痛，身体轻便，气力康强，安隐快乐。汝等亦应日一食，日一食已，无为无求，无有病痛，身体轻便，气力康强，安隐快乐。”尔时，世尊为比丘众施设日一食戒，诸比丘众皆奉学戒及世尊境界诸微妙法。阿湿具，弗那婆修，汝等亦应日一食，日一食已，无为无求，无有病痛，身体轻便，气力康强，安隐快乐。汝等莫违世尊及比丘众。’

“阿湿具、弗那婆修闻已，报我等曰：‘诸贤，我等朝食、暮食、昼食、过中食，朝食、暮食、昼食、过中食已，无为无求，无有病痛，身体轻便，气力康强，安隐快乐，我等何缘舍现而须待后？’如是再三。世尊，如我等不能令阿湿具、弗那婆修除恶邪见，即从座起，舍之而去。”

世尊闻已，告一比丘：“汝往至阿湿具、弗那婆修比丘所，语如是曰：‘阿湿具，弗那婆修，世尊呼汝等。’”

一比丘闻已：“唯然，世尊。”即从座起，稽首佛足，绕三匝而去；至阿湿具及弗那婆修比丘所，语如是曰：“阿湿具，弗那婆修，世尊呼贤者等。”阿湿具、弗那婆修闻已，即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却坐一面。

世尊问曰：“阿湿具，弗那婆修，众多比丘实语汝等：‘阿湿具，弗那婆修比丘，世尊游迦尸国，与大比丘众俱，游在一处，告诸比丘：“我日一食，日一食已，无为无求，无有病痛，身体轻便，气力康强，安隐快乐。汝等亦应日一食，日一食已，无为无求，无有病痛，身体轻便，气力康强，安隐快乐。”尔时，世尊为比丘众施设日一食戒，诸比丘众皆奉学戒及世尊境界诸微妙法。阿湿具，弗那婆修，汝等亦应日一食，日一食已，无为无求，无有病痛，身体轻便，气力康强，安隐快乐。汝等莫违世尊及比丘众。’阿湿具，弗那婆修，汝等闻已，语诸比丘曰：‘诸贤，我等朝食、暮食、昼食、过

中食，朝食、暮食、昼食、过中食已，无为无求，无有病痛，身体轻便，气力康强，安隐快乐。我等何缘舍现而须待后？’如是再三。阿湿具，弗那婆修，诸比丘不能令汝舍恶邪见，即从座起，舍之而去耶？”

阿湿具、弗那婆修答曰：“实尔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阿湿具，弗那婆修，汝等知说如是法：若有觉乐觉者，彼觉乐觉已，恶不善法转增，善法转减；若有觉苦觉者，彼觉苦觉已，恶不善法转减，善法转增耶？”

阿湿具、弗那婆修答曰：“唯然，我等如是知世尊说法：若有觉乐觉者，彼觉乐觉已，不善法转增，善法转减；若有觉苦觉者，彼觉苦觉已，不善法转减，善法转增。”

世尊呵阿湿具、弗那婆修比丘：“汝等痴人！何由知我如是说法？汝等痴人！从何口闻知如是说法？汝等痴人！我不一向说，汝等一向受持。汝等痴人！为众多比丘语时，应如是如法答：我等未知，当问诸比丘。”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汝等亦如是知我说法：若有觉乐觉者，彼觉乐觉已，不善法转增，善法转减；若有觉苦觉者，彼觉苦觉已，不善法转减，善法转增耶？”

众多比丘答曰：“不也，世尊。”

世尊复问曰：“汝等云何知我说法？”

众多比丘答曰：“世尊，我等如是知世尊说法：或有觉乐觉者，恶不善法转增，善法转减；或有觉乐觉者，恶不善法转减，善法转增。或有觉苦觉者，恶不善法转增，善法转减；或有觉苦觉者，恶不善法转减，善法转增。世尊，我等如是知世尊所说法。”

世尊闻已，叹诸比丘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若汝如是说：或有觉乐觉者，恶不善法转增，善法转减；或有觉乐觉者，恶不善法转减，善法转增。或有觉苦觉者，恶不善法转增，善法转减；或有觉苦觉者，恶不善法转减，善法转增。所以者何？我亦如是说：或有觉乐觉者，恶不善法转增，善法转减；或有觉乐觉者，恶不善法转减，善法转增。或有觉苦觉者，恶不善法转增，善法转减；或有觉苦觉者，恶不善法转减，善法转增。

“若我不知如真，不见、不解、不得、不正尽觉者，或有乐觉者，不善法转增，善法转减，我不应说断乐觉。若我不知如真，不见、不解、不得、不正尽觉者，或有乐觉者，恶不善法转减，善法转增，我不应说修乐觉。若我不知如真，不见、不解、不得、不正尽觉者，或有苦觉者，恶不善法转增，善法转减，我不应说断苦觉。若我不知如真，不见、不解、不得、不正尽觉者，或有苦觉者，恶不善法转减，善法转增，我不应说

修苦觉。

“若我知如真，见、解、得、正尽觉者，或有乐觉者，恶不善法转增，善法转减，是故我说断乐觉。若我知如真，见、解、得、正尽觉者，或有乐觉，恶不善法转减，善法转增，是故我说修乐觉。若我知如真，见、解、得、正尽觉者，或有苦觉者，恶不善法转增，善法转减，是故我说断苦觉。若我知如真，见、解、得、正尽觉者，或有苦觉者，恶不善法转减，善法转增，是故我说修苦觉。所以者何？我不说修一切身乐，亦不说莫修一切身乐；我不说修一切身苦，亦不说莫修一切身苦；我不说修一切心乐，亦不说莫修一切心乐；我不说修一切心苦，亦不说莫修一切心苦。

“云何身乐我说不修？若修身乐，恶不善法转增，善法转减者，如是身乐我说不修。云何身乐我说修耶？若修身乐，恶不善法转减，善法转增者，如是身乐我说修也。云何身苦我说不修？若修身苦，恶不善法转增，善法转减者，如是身苦我说不修。云何身苦我说修耶？若修身苦，恶不善法转减，善法转增者，如是身苦我说修也。云何心乐我说不修？若修心乐，恶不善法转增，善法转减者，如是心乐我说不修。云何心乐我说修耶？若修心乐，恶不善法转减，善法转增者，如是心乐我说修也。云何心苦我说不修？若修心苦，恶不善法转增，善法转减者，如是心苦我说不修。云何心苦我说修耶？若修心苦，恶不善法转减，善法转增者，如是心苦我说修也。彼可修法知如真，不可修法亦知如真；彼可修法知如真，不可修法亦知如真已，不可修法便不修，可修法便修；不可修法便不修，可修法便修已，便恶不善法转减，善法转增。

“我不说一切比丘行无放逸，亦复不说一切比丘不行无放逸。云何比丘我说不行无放逸？若有比丘俱解脱者。云何比丘有俱解脱？若有比丘八解脱身触成就游，以慧见诸漏已尽已知，如是比丘有俱解脱，此比丘我说不行无放逸。所以者何？此贤者本已行无放逸。若此贤者本有放逸者，终无是处，是故我说此比丘不行无放逸。若有比丘非俱解脱，有慧解脱者。云何比丘有慧解脱？若有比丘八解脱身不触成就游，以慧见诸漏已尽已知，如是比丘有慧解脱，此比丘我说不行无放逸。所以者何？此贤者本已行无放逸。若此贤者本有放逸者，终无是处，是故我说此比丘不行无放逸。此二比丘我说不行无放逸。

“云何比丘我为说行无放逸？若有比丘非俱解脱，亦非慧解脱而有身证。云何比丘而有身证？若有比丘八解脱身触成就游，不以慧见诸漏已尽已知，如是比丘而有身证，此比丘我为说行无放逸。我见此比丘行无放逸，为有何果，令我为此比丘说行无放逸耶？或此比丘求于诸根，习善知识，行随顺住止，诸漏已尽得无漏，心解脱、慧解脱，于现法中自知、自觉、自作证成就游：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办，不更受有，知如真

。谓我见此比丘行无放逸，有如是果，是故我为此比丘说行无放逸。

“若有比丘非俱解脱，非慧解脱，亦非身证而有见到。云何比丘而有见到？若有比丘一向决定信佛、法、众，随所闻法，便以慧增上观、增上忍，如是比丘而有见到，此比丘我说行无放逸。我见此比丘行无放逸，为有何果，令我为此比丘说行无放逸耶？或此比丘求于诸根，习善知识，行随顺住止，诸漏已尽得无漏，心解脱、慧解脱，于现法中自知、自觉、自作证成就游：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办，不更受有，知如真。谓我见此比丘行无放逸，有如是果，是故我为此比丘说行无放逸。

“若有比丘非俱解脱，非慧解脱，又非身证，亦非见到而有信解脱。云何比丘有信解脱？若有比丘一向决定信佛、法、众，随所闻法，以慧观忍，不如见到，如是比丘有信解脱，此比丘我为说行无放逸。我见此比丘行无放逸，为有何果，令我为此比丘说行无放逸耶？或此比丘求于诸根，习善知识，行随顺住止，诸漏已尽得无漏，心解脱、慧解脱，于现法中自知、自觉、自作证成就游：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办，不更受有，知如真。谓我见此比丘行无放逸，有如是果，是故我为此比丘说行无放逸。

“若有比丘非俱解脱，非慧解脱，又非身证，复非见到，亦非信解脱而有法行。云何比丘而有法行？若有比丘一向决定信佛、法、众，随所闻法，便以慧增上观、增上忍，如是比丘而有法行，此比丘我为说行无放逸。我见此比丘行无放逸，为有何果，令我为此比丘说行无放逸耶？或此比丘求于诸根，习善知识，行随顺住止，于二果中必得一也，或于现法得究竟智，若有余者得阿那含。谓我见此比丘行无放逸，有如是果，是故我为此比丘说行无放逸。

“若有比丘非俱解脱，非慧解脱，又非身证，复非见到，非信解脱，亦非法行而有信行。云何比丘而有信行？若有比丘一向决定信佛、法、众，随所闻法，以慧观忍，不如法行，如是比丘而有信行，此比丘我为说行无放逸。我见此比丘行无放逸，为有何果，令我为此比丘说行无放逸耶？或此比丘求于诸根，习善知识，行随顺住止，于二果中必得一也，或于现法得究竟智，若有余者得阿那含。谓我见此比丘行无放逸，有如是果，是故我为此比丘说行无放逸，此诸比丘我说行无放逸。

“我不说一切诸比丘得究竟智，亦复不说一切诸比丘初得究竟智，然渐渐习学趣迹，受教受诃，然后诸比丘得究竟智，此诸比丘所得究竟智。云何渐渐习学趣迹，受教受诃，然后诸比丘得究竟智，此诸比丘所得究竟智耶？或有信者便往诣，往诣已便奉习，奉习已便一心听法，一心听法已便持法，持法已便思惟，思惟已便评量，评量已便观察。贤圣弟子观察已，身谛作证，慧增上观，彼作是念：‘此谛我未曾身作证，亦非慧增上观；此谛令身作证，以慧增上观。’如是渐渐习学趣迹，受教受诃，然后诸比丘得究

竟智，此诸比丘所得究竟智。”

于是，世尊告曰：“阿湿具，弗那婆修，有法名四句，我欲为汝说，汝等欲知耶？”

阿湿具及弗那婆修白曰：“世尊，我等是谁，何由知法？”

于是，世尊便作是念：“此愚痴人，越过于我此正法、律极大久远。若有法、律师贪著食、不离食者，彼弟子不应速行放逸，况复我不贪著食、远离于食？信弟子者应如是说：‘世尊是我师，我是世尊弟子，世尊为我说法，善逝为我说法，令我长夜得义、得饶益安隐快乐。’彼信弟子于世尊境界多有所作，于世尊境界多所饶益，于世尊境界多有所行，入世尊境界，止世尊境界者，若游东方，必得安乐，无众苦患；若游南方、西方、北方者，必得安乐，无众苦患。若信弟子于世尊境界多有所作，于世尊境界多所饶益，于世尊境界多有所行，入世尊境界，止世尊境界者，我尚不说诸善法住，况说衰退？但当昼夜增长善法而不衰退。若信弟子于世尊境界多有所作，于世尊境界多所饶益，于世尊境界多有所行，入世尊境界，止世尊境界者，于二果中必得一也，或于现世得究竟智，或复有余得阿那含。”

佛说如是，彼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中阿含经卷第五十二 大品周那经第五

我闻如是：一时，佛游跋耆，在舍弥村。

尔时，沙弥周那于彼波和中而受夏坐，彼波和中有一尼揵，名曰亲子，在彼命终。终后不久，尼揵亲子诸弟子等各各破坏，不共和合，各说破坏，不和合事，斗讼相缚，相憎共诤：“我知此法，汝不知也。汝知何法，如我所知？我齐整，汝不齐整。我相应，汝不相应，应说前而说后，应说后而说前。我胜，汝不如。我问汝事，汝不能答；我已伏汝，当复更问。若汝动者，我重缚汝。”更互骄傲，但求胜说，而无诃者。尼揵亲子若有在家白衣弟子，彼皆厌患此尼揵亲子诸弟子等。所以者何？以其所说恶法、律故，非是出要，不趣正觉，亦非善逝之所说也，崩坏无住，无所依怙。彼所尊师，亦非如来、无所著、等正觉也。

于是，沙弥周那受夏坐讫，过三月已，补治衣竟，摄衣持钵，往舍弥村，住舍弥村北尸摄和林。沙弥周那往诣尊者阿难所，到已礼足，却坐一面。尊者阿难问曰：“贤者周那，从何所来？何处夏坐？”

沙弥周那答曰：“尊者阿难，我从波和来，于波和中而受夏坐。尊者阿难，彼波和中有一尼揵，名曰亲子，在彼命终。终后不久，尼揵亲子诸弟子等各各破坏，不共和合

，各说破坏，不和合事，斗讼相缚，相憎共诤：‘我知此法，汝不知也。汝知何法，如我所知？我齐整，汝不齐整。我相应，汝不相应，应说前而说后，应说后而说前。我胜，汝不如。我问汝事，汝不能答；我已伏汝，当复更问。若汝动者，我重缚汝。’更互骄傲，但求胜说，而无诃者。尼揵亲子若有在家白衣弟子，彼皆厌患此尼揵亲子诸弟子等。所以者何？以其所说恶法、律故，非是出要，不趣正觉，亦非善逝之所说也，崩坏无住，无所依怙。彼所尊师，亦非如来、无所著、等正觉也。”

尊者阿难闻已，语曰：“贤者周那，得因此说，可往见佛，奉献世尊。贤者周那，今共诣佛，具向世尊而说此事，倘能因此得从世尊闻异法也。”

于是，尊者阿难与沙弥周那俱往诣佛，稽首佛足。尊者阿难却住一面，沙弥周那却坐一面。

尊者阿难白曰：“世尊，今日沙弥周那来诣我所，稽首我足，却坐一面，我问曰：‘贤者周那，从何所来？何处夏坐？’沙弥周那即答我曰：‘尊者阿难，我从波和来，于波和中而受夏坐。尊者阿难，彼波和中有一尼揵，名曰亲子，在彼命终，终后不久，尼揵亲子诸弟子等各各破坏，不共和合，各说破坏，不和合事，斗讼相缚，相憎共诤：“我知此法，汝不知也。汝知何法，如我所知？我齐整，汝不齐整。我相应，汝不相应，应说前而说后，应说后而说前。我胜，汝不如。我问汝事，汝不能答；我已伏汝，当复更问。若汝动者，我重缚汝。”更互骄傲，但求胜说，而无诃者。尼揵亲子若有在家白衣弟子，彼皆厌患此尼揵亲子诸弟子等。所以者何？以其所说恶法、律故，非是出要，不趣正觉，亦非善逝之所说也，崩坏无住，无所依怙。彼所尊师，亦非如来、无所著、等正觉也。’

“世尊，我闻此已，恐怖惊惧，举身毛竖，莫令有比丘于世尊去后而在众中起如是斗诤？谓此斗诤不益多人，多人有苦，非义非饶益，非安隐快乐，乃至天人生极苦患。世尊，我见一比丘坐世尊前，至心敬重世尊，善护善逝。世尊，我见此已，便作是念：‘若令此比丘于世尊去后，而在众中起如是斗诤，谓此斗诤不益多人，多人有苦，非义非饶益，非安隐快乐，乃至天人生极苦患。’”

于是，世尊问曰：“阿难，汝见何等众中有斗诤者，谓此斗诤不益多人，多人有苦，非义非饶益，非安隐快乐，乃至天人生极苦患耶？”

尊者阿难答曰：“世尊，谓有斗诤，因增上戒、增上心、增上观，于其众中生而生者。世尊，谓此斗诤不益多人，多人有苦，非义非饶益，非安隐快乐，乃至天人生极苦患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阿难，此斗诤甚少，谓因增上戒、增上心、增上观。阿难，若有斗诤，因道因道迹，于其众中生而生者。阿难，谓此斗诤不益多人，多人有苦，非义非饶益，非安隐快乐。阿难，汝见其中有二比丘，各各异意而起斗诤：‘是法、是非法，是律、是非律，是犯、是非犯，或轻、或重，可悔、不可悔，可护、不可护，有余、无余，起、不起。’阿难，于意云何？若我法聚，自知、自觉、自作证，四念处、四正断、四如意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觉支、八支圣道。阿难，尼揵亲子实非萨云若，而自称萨云若。阿难，若尼揵亲子一切知、一切见者，彼为弟子施设六诤本，谓可闻而止。”

于是，尊者阿难叉手向佛，白曰：“世尊，今正是时。善逝，今正是时。若世尊为诸比丘说六诤本者，诸比丘从世尊闻，当善受持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阿难，谛听！善思念之，我当为汝具分别说。”

尊者阿难白曰：“唯然，当受教听。”

佛言：“阿难，或有一人瞋恼者结缠。阿难，谓人瞋恼者结缠，彼不敬师、不见法、不护戒。彼不敬师、不见法、不护戒已，便于众中起如是诤，谓此斗诤不益多人，多人有苦，非义非饶益，非安隐快乐，乃至天人生极苦患。阿难，如是斗诤，汝于内外见而不尽者，为断此诤故，汝当速求方便，学极精勤，正念正智，忍莫令退。阿难，犹人为火烧头、烧衣，急求方便，救头、救衣。如是斗诤，汝于内外见而不尽者，为断此诤故，汝当速求方便，学极精勤，正念正智，忍莫令退。阿难，如是斗诤，汝于内外见尽者，汝当重护彼心，常无放逸。欲止此诤故，如是此诤，汝断根本。阿难，犹人为火烧头、烧衣，急求方便，救头、救衣。如是斗诤，汝于内外见尽者，汝当重护彼心，常无放逸。欲止此诤故，如是此诤，汝断根本。如是不语结、悭、嫉、谄诳、无惭、无愧、恶欲、邪见、恶性不可制。

“阿难，若有一人恶欲、邪见、恶性不可制，彼不敬师、不见法、不护戒。彼不敬师、不见法、不护戒已，便于众中起如是诤，谓此斗诤不益多人，多人有苦，非义非饶益，非安隐快乐，乃至天人生极苦患。阿难，如是斗诤，汝于内外见而不尽者，为断此诤故，汝当速求方便，学极精勤，正念正智，忍莫令退。阿难，犹人为火烧头、烧衣，急求方便，救头、救衣。如是斗诤，汝于内外见而不尽者，为断此诤故，汝当速求方便，学极精勤，正念正智，忍莫令退。阿难，如是斗诤，汝于内外见尽者，汝当重护彼心，常无放逸。欲止此诤故，如是此诤，汝断根本。阿难，犹人为火烧头、烧衣，急求方便，救头、救衣。如是斗诤，汝于内外见尽者，汝当重护彼心，常无放逸。欲止此诤故，如是此诤，汝断根本。

“复次，阿难，有七止诤，一者、应与面前止诤律，二者、应与忆止诤律，三者、应与不痴止诤律，四者、应与自发露止诤律，五者、应与君止诤律，六者、应与展转止诤律，七者、应与如弃粪扫止诤律。

“阿难，云何应与面前止诤律？云何断此诤，谓因面前止诤律也？阿难，一人者一人教诃，护以法、律，如尊师教，面前令欢喜。一人者二人、一人者多人、一人者众教诃，护以法、律，如尊师教，面前令欢喜。二人者二人教诃，护以法、律，如尊师教，面前令欢喜。二人者多人、二人者众、二人者一人教诃，护以法、律，如尊师教，面前令欢喜。多人者多人教诃，护以法、律，如尊师教，面前令欢喜。多人者众、多人者一人、多人者二人教诃，护以法、律，如尊师教，面前令欢喜。众者众教诃，护以法、律，如尊师教，面前令欢喜。众者一人、众者二人、众者多人教诃，护以法、律，如尊师教，面前令欢喜。阿难，是谓应与面前止诤律。如是断此诤，谓因面前止诤律也。

“阿难，云何应与忆止诤律？云何断此诤，谓因忆止诤律也？阿难，若有一人犯戒而不忆，诸比丘见已，便语彼曰：‘汝曾犯戒而不自忆。汝应从众求于忆律，众当共与贤者忆律。’阿难，若处有众和集会者，彼比丘应诣，偏袒著衣，脱屣入众，稽首礼长老上尊比丘足，长跪叉手，白长老上尊比丘曰：‘诸尊，听我曾犯戒而不忆。我今从众求于忆律，愿众和合与我忆律。’阿难，为彼比丘故，众共和集，应与忆律，以法以律，如尊师教，面前令欢喜。阿难，是谓应与忆止诤律。如是断此诤，谓因忆止诤律也。

“阿难，云何应与不痴止诤律？云何断此诤，谓因不痴止诤律也？阿难，若有一人狂发而心颠倒，彼狂发心颠倒已，多不净行，非沙门法，不顺法行而说违犯。彼于后时还得本心，诸比丘见已，便语彼曰：‘汝曾狂发而心颠倒，狂发心颠倒已，多不净行，非沙门法，不顺法行而说违犯。贤者于后还得本心，贤者可从众求不痴律，众当共与贤者不痴律。’阿难，若处有众和集会者，彼比丘应诣，偏袒著衣，脱屣入众，稽首礼长老上尊比丘足，长跪叉手，白长老上尊比丘曰：‘诸尊，听我曾狂发而心颠倒，狂发心颠倒已，多不净行，非沙门法，不顺法行而说违犯。我于后时还得本心，我今从众求不痴律，愿众和合与我不痴律。’阿难，为彼比丘故，众共和集，应与不痴律，以法以律，如尊师教，面前令欢喜。阿难，是谓应与不痴止诤律。如是断此诤，谓因不痴止诤律也。

“阿难，云何应与自发露止诤律？云何断此诤，谓因自发露止诤律也？阿难，若有一人犯戒，或有语者，或不语者，或有忆者，或不忆者。阿难，若处有众和集会者，彼比丘应诣，偏袒著衣，脱屣入众，稽首礼长老上尊比丘足，长跪叉手，白长老上尊比丘曰：‘诸尊，听我犯某戒，我今向长老上尊比丘至心发露，自说显示，不敢覆藏，更善

护持，后不复作。’阿难，诸比丘众当问彼比丘曰：‘贤者自见所犯耶？’彼应答曰：‘实自见所犯。’众当语彼：‘更善护持，莫复作也！’阿难，是谓应与自发露止诤律。如是断此诤，谓因自发露止诤律也。

“阿难，云何应与君止诤律？云何断此诤，谓因与君止诤律也？阿难，若有一人不知羞耻，不悔见闻，从他疑者恶欲。彼犯戒已，称一处知，称一处见。称一处知已，称一处见；称一处见已，称一处知。在众中称一处知，在众中称一处见。称一处知已，称一处见；称一处见已，称一处知。阿难，为彼比丘故，众共和集，应与君律，君无道无理，君恶不善。所以者何？谓君犯戒已，称一处知，称一处见。称一处知已，称一处见；称一处见已，称一处知。在众中称一处知，在众中称一处见。称一处知已，称一处见；称一处见已，称一处知。阿难，是谓应与君止诤律。如是断此诤，谓因与君止诤律也。

“阿难，云何应与展转止诤律？云何断此诤，谓因展转止诤律也？阿难，有二比丘于其中间若干意起诤，谓是法、非法，是律、非律，是犯、非犯，或轻、或重，可说、不可说，可护、不可护，有余、无余，可悔、不何悔。阿难，彼比丘猥处止此诤。若猥处止者，此诤当言止；若猥处不止者，此诤可白众。若于众中止者，此诤当言止；若于众中不止者，阿难，相近住者，于中若有比丘持经、持律、持母者，此比丘共往至彼，说此诤事。若在道路止者，此诤当言止；若道路不止者，此诤当复向众说。若在众止者，此诤当言止；若在众不止者，阿难，若多伴助者，持经、持律、持母者，阿难，彼比丘应止此诤，以法以律，如尊师教，面前令欢喜。阿难，是谓应与展转止诤律。如是断此诤，谓因展转止诤律也。

“阿难，云何应与如弃粪扫止诤律？云何断此诤，谓因如弃粪扫止诤律也？阿难，若有住处诸比丘众斗讼憎嫉，相憎共诤，阿难，彼诸比丘分立二部。分立二部已，若于一部中有长老上尊者，或有次者，有宗主者，或有次者。阿难，此比丘语彼比丘曰：‘诸贤，听我等无道无理，我等恶不善。所以者何？我等于此善说法、律，至信、舍家、无家、学道，斗讼憎嫉，相憎共诤。诸贤，因此诤，我等犯戒者除偷罗柘，除家相应。我自为己，亦为彼诸贤故，今向诸贤至心发露，自说显示，不敢覆藏，更善护持，后不复作。’

“阿难，若此部中无一比丘应者，阿难，此比丘应往至彼第二部，到已稽首，礼长老上尊比丘足，长跪叉手，白长老上尊比丘曰：‘诸尊，听我等无道无理，我等恶不善。所以者何？我等于此善说法、律，至信、舍家、无家、学道，斗讼憎嫉，相憎共诤。诸贤，因此诤，我等犯戒者除偷罗柘，除家相应。我自为己，亦为彼诸贤故，今向长老

上尊至心发露，自说显示，不敢覆藏，更善护持，后不复作。’

“阿难，彼比丘当语此比丘曰：‘贤者，汝自见犯戒耶？’彼应答曰：‘实自见所犯。’彼当语此：‘更善护持，莫复作也！’第二部亦复如是。阿难，是谓应与如弃粪扫止诤律，如是断此诤，谓因如弃粪扫止诤律也。

“阿难，我今为汝说六慰劳法。谛听！谛听！善思念之。”

尊者阿难白曰：“唯然，当受教听。”

佛言：“云何为六？慈身业，向诸梵行。是法慰劳法、爱法、乐法，令爱令重，令奉令敬，令修令摄，得沙门，得一心，得精进，得涅槃。慈口业，慈意业。若法利如法得，自所得饭食，至在钵中，如是利分布，施诸梵行。是法慰劳法、爱法、乐法，令爱令重，令奉令敬，令修令摄，得沙门，得一心，得精进，得涅槃。若有戒不缺不穿，无秽无异，如地不随他，圣所称誉，具足善受持，如是戒分布，施诸梵行。是法慰劳法、爱法、乐法，令爱令重，令奉令敬，令修令摄，得沙门，得一心，得精进，得涅槃。若有圣见出要，明见深达，能正尽苦，如是见分布，施诸梵行。是法慰劳法、爱法、乐法，令爱令重，令奉令敬，令修令摄，得沙门，得一心，得精进，得涅槃。阿难，我向所说六慰劳法者，因此故说。

“阿难，若汝等此六诤本止绝断者，及此七止诤，众中起斗诤，以如弃粪扫止诤律止者，复行此六慰劳法。阿难，如是汝于我去后共同和合，欢喜不诤，同一一心，同一一教，合一水乳，快乐游行，如我在时。”

佛说如是，尊者阿难及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大品优婆离经第六

我闻如是：一时，佛游瞻波，在恒伽池岸。

尔时，尊者优波离则于晡时，从宴坐起，往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却坐一面，白曰：“世尊，若比丘众共和合，作异业、说异业者，是如法业、如律业耶？”

世尊答曰：“不也，优婆离。”

尊者优婆离复问曰：“世尊，若比丘众共和合，应与面前律者而与忆律，应与忆律者而与面前律，是如法业、如律业耶？”

世尊答曰：“不也，优婆离。”

尊者优婆离复问曰：“世尊，若比丘众共和合，应与忆律者而与不痴律，应与不痴律者而与忆律，是如法业、如律业耶？”

世尊答曰：“不也，优婆离。”

尊者优婆离复问曰：“世尊，若比丘众共和合，应与不痴律者而与自发露律，应与自发露律者而与不痴律，是如法业、如律业耶？”

世尊答曰：“不也，优婆离。”

尊者优婆离复问曰：“世尊，若比丘众共和合，应与自发露律者而与君律，应与君律者而与自发露律，是如法业、如律业耶？”

世尊答曰：“不也，优婆离。”

尊者优婆离复问曰：“世尊，若比丘众共和合，应与君者而责数，应责数者而与君，是如法业、如律业耶？”

世尊答曰：“不也，优婆离。”

尊者优婆离复问曰：“世尊，若比丘众共和合，应责数者而下置，应下置者而责数，是如法业、如律业耶？”

世尊答曰：“不也，优婆离。”

尊者优婆离复问曰：“世尊，若比丘众共和合，应下置者而举，应举者而下置，是如法业、如律业耶？”

世尊答曰：“不也，优婆离。”

尊者优婆离复问曰：“世尊，若比丘众共和合，应举者而摈，应摈者而举，是如法业、如律业耶？”

世尊答曰：“不也，优婆离。”

尊者优婆离复问曰：“世尊，若比丘众共和合，应摈者而与忆，应与忆者而摈，是如法业、如律业耶？”

世尊答曰：“不也，优婆离。”

尊者优婆离复问曰：“世尊，若比丘众共和合，应与忆者而从根本治，应从根本治者而与忆，是如法业、如律业耶？”

世尊答曰：“不也，优婆离。”

尊者优婆离复问曰：“世尊，若比丘众共和合，应从根本治者而驱出，应驱出者而从根本治，是如法业、如律业耶？”

世尊答曰：“不也，优婆离。”

尊者优婆离复问曰：“世尊，若比丘众共和合，应驱出者而行不慢，应行不慢者而驱出，是如法业、如律业耶？”

世尊答曰：“不也，优婆离。”

尊者优婆离复问曰：“世尊，若比丘众共和合，应行不慢者而治，应治者而行不慢，是如法业、如律业耶？”

世尊答曰：“不也，优婆离。优婆离，若比丘众共和合，作异业、说异业者，是不如法业、不如律业，众亦有罪。优婆离，若比丘众共和合，应与面前律而与忆律，应与忆律而与面前律者，是不如法业、不如律业，众亦有罪。优婆离，若比丘众共和合，应与忆律而与不痴律，应与不痴律而与忆律者，是不如法业、不如律业，众亦有罪。优婆离，若比丘众共和合，应与不痴律而与自发露律，应与自发露律而与不痴律者，是不如法业、不如律业，众亦有罪。

“优婆离，若比丘众共和合，应与自发露律而与君律，应与君律而与自发露律者，是不如法业、不如律业，众亦有罪。优婆离，若比丘众共和合，应与君律而责数，应责数而与君律者，是不如法业、不如律业，众亦有罪。优婆离，若比丘众共和合，应责数而下置，应下置而责数者，是不如法业、不如律业，众亦有罪。优婆离，若比丘众共和合，应下置而举，应举而下置者，是不如法业、不如律业，众亦有罪。

“优婆离，若比丘众共和合，应举而摈，应摈而举者，是不如法业、不如律业，众亦有罪。优婆离，若比丘众共和合，应摈而与忆，应与忆而摈者，是不如法业、不如律业，众亦有罪。优婆离，若比丘众共和合，应与忆而从根本治，应从根本治而与忆者，是不如法业、不如律业，众亦有罪。优婆离，若比丘众共和合，应从根本治而驱出，应驱出而从根本治者，是不如法业、不如律业，众亦有罪。优婆离，若比丘众共和合，应驱出而行不慢，应行不慢而驱出者，是不如法业、不如律业，众亦有罪。优婆离，若比丘众共和合，应行不慢而治，应治而行不慢者，是不如法业、不如律业，众亦有罪。

“优婆离，苦比丘众共和合，随所作业即说此业者，是如法业、如律业，众亦无罪。优婆离，若比丘众共和合，应与面前律即与面前律，应与忆律即与忆律，应与不痴律即与不痴律，应与自发露律即与自发露律，应与君律即与君律，应责数即责数，应下置即下置，应举即举，应摈即摈，应忆即忆，应从根本治即从很本治，应驱出即驱出，应行不慢即行不慢，应治即治者，是如法业、如律业，众亦无罪。

“优婆离，汝当学随所作业即说此业，应与面前律即与面前律，应与忆律即与忆律，应与不痴律即与不痴律，应与自发露律即与自发露律，应与君律即与君律，应责数即责数，应下置即下置，应举即举，应摈即摈，应忆即忆，应从根本治即从根本治，应驱出即驱出，应行不慢即行不慢，应治即治者。优婆离，汝当如是学。”

佛说如是，尊者优婆离及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大品调御地经第七

我闻如是：一时，佛游王舍城，在竹林迦兰陀园。

尔时，沙弥阿夷那和提亦游王舍城，在无事处，住禅屋中。彼时王童子耆婆先那中后仿佯，至沙弥阿夷那和提所，共相问讯，却坐一面，语曰：“贤者阿奇舍那，欲有所问，听我问耶？”

沙弥阿夷那和提告曰：“贤王童子，欲问便问，我闻当思。”

王童子问曰：“阿奇舍那，实比丘此法、律中不放逸，行精勤，得一心耶？”

沙弥答曰：“贤王童子，实比丘此法、律中不放逸，行精勤，得一心。”

王童子复问曰：“贤者阿奇舍那，汝当随所闻，汝随所诵习者，尽向我说，如比丘此法、律中不放逸，行精勤，得一心。”

沙弥答曰：“贤王童子，我不堪任随所闻法，随所诵习，广向汝说，如比丘此法、律中不放逸，行精勤，得一心也。贤王童子，若我随所闻法，随所诵习，向贤王童子说，如比丘此法、律中不放逸，行精勤，得一心者，或贤王童子不知也，如是我唐烦劳。”

王童子语沙弥曰：“贤者阿奇舍那，汝未为他所伏，以何意故而自退耶？贤者阿奇舍那，如随所闻法，随所诵习，可向我说，如比丘此法、律中不放逸，行精勤，得一心。若我知者为善，若我不知者，我便不复更问诸法。”于是，沙弥阿夷那和提随所闻法，随所诵习，向王童子耆婆先那说，如比丘此法、律中不放逸，行精勤，得一心。

于是，王童子耆婆先那语曰：“贤者阿奇舍那，若比丘此法、律中不放逸，行精勤，得一心者，终无是处。”说无是处已，即从座起，不辞而去。

王童子耆婆先那去后不久，于是，沙弥阿夷那和提往诣佛所，稽首作礼，却坐一面，与王童子耆婆先那所共论者，尽向佛说。世尊闻已，告沙弥曰：“阿奇舍那，止！王童子耆婆先那云何得？行欲著欲，为欲爱所食，为欲所烧。若地断欲、断欲爱、断欲烦热，无欲知、无欲见、无欲觉，此地王童子知者、见者，终无是处。所以者何？阿奇舍

那，王童子耆婆先那常行欲也。

“阿奇舍那，犹四调御——象调御、马调御、牛调御、人调御，于中二调御不可调御，二调御可调御。阿奇舍那，于意云何？若此二调御不可调御，此未调、未调地、未调御受御事者，终无是处。若此二调御可调御、善调御，此调、未调地，御受御事者，必有是处。如是，此阿奇舍那，止！王童子耆婆先那云何得？行欲著欲，为欲爱所食，为欲所烧。若地断欲、断欲爱、断欲烦热，无欲知、无欲见、无欲觉，此地王童子知者、见者，终无是处。所以者何？阿奇舍那，王童子耆婆先那常行欲也。

“阿奇舍那，犹去村不远，有大石山，无缺无穿，实而不虚，坚固不动，都合为一。或有二人正欲见者，彼中一人速疾上山，第二人者依住山下，石山上人见石山边有好平地、园观、林木、清泉、华池、长流、河水。山上人见已，语山下人：‘汝见山边有好平地、园观、林木、清泉、华池、长流、河水耶？’山下人答曰：‘若我见山，彼边有好平地、园观、林木、清泉、华池、长流、河水者，终无是处。’于是，石山上人疾疾来下，捉山下人速疾将上，于石山上，到已问曰：‘汝见山边有好平地、园观、林木、清泉、华池、长流、河水耶？’彼人答曰：‘今始见也。’复问彼人曰：‘汝本言见者，终无是处。今复言见，为何谓耶？’彼人答曰：‘我本为山之所障碍，故不见耳！’如是，阿奇舍那，止！王童子耆婆先那云何得？行欲著欲，为欲爱所食，为欲所烧。若地断欲、断欲爱、断欲烦热，无欲知、无欲见、无欲觉，此地王童子知者、见者，终无是处。

“阿奇舍那，昔者刹利顶生王有捕象师，王告之曰：‘汝捕象师，为我捕取野象将来，得已白我。’时，捕象师受王教已，即乘王象往野林中。彼捕象师在野林中见大野象，见已捉系，著王象项。彼时王象将野象出在于露地，彼捕象师还诣刹利顶生王所，白曰：‘天王，已得野象，系在露地，随天王意。’刹利顶生王闻已告曰：‘善调象师，汝今可速调此野象，伏令善调象，善调已，还来白我。’于是善调象师受王教已，持极大杖，著右肩上，往野象所，以杖著地，系野象颈，制乐野意，除野欲念，止野疲劳，令乐村邑，习爱人间，善调象师先与饮食。

“阿奇舍那，若彼野象从调象师初受饮食，善调象师便作是念：‘今此野象必得生活。’所以者何？此野大象初受饮食。若彼野象从调象师初受饮食者，善调象师则以柔软可爱言向，卧起、去来、取舍、屈伸。若彼野象从调象师，则以柔软可爱言向，卧起、去来、取舍、屈伸者，如是野象随调象师教。阿奇舍那，若彼野象从调象师随受教者，善调象师则缚前两脚、后脚、两髀、两胁、尾脊、头额、耳、牙，及缚其鼻，使人捉钩，骑其头上，令众多人持刀、楯、矟、鉾、戟、斧、钺而在前立。善调象师手执锋鉾

，在野象前而作是语：‘我今治汝，令不移动，治汝勿动摇。’若彼野象从调象师治不移动时，不举前脚，亦不动后脚，两髀、两胁、尾脊、头额、耳、牙及鼻皆不动摇，如是野象随调象师住不移动。

“阿奇舍那，若彼野象随调象师不移动者，彼于尔时忍刀、楯、稍、鉾、戟、斧、钺、唤呼高声，若啸吹螺、击鼓、椎钟，皆能堪忍。若彼野象能堪忍者，彼于尔时调御、善调御，得上调御、得最上调御，上速疾、无上速疾，可中王乘，受食王廪，称说王象。

“如是，阿奇舍那，若时如来出世，无所著、等正觉、明行成为、善逝、世间解、无上士、道法御、天人师，号佛、众佑，彼于此世，天及魔、梵、沙门、梵志，从人至天，自知、自觉、自作证成就游。彼说法初妙、中妙、竟亦妙，有义有文，具足清净，显现梵行。彼所说法，居士子闻，居士子闻已，得信如来所说法。彼得信已，剃除须发，著袈裟衣，至信、舍家、无家、学道。阿奇舍那，尔时圣弟子出在露地，犹王野象，如是野象贪欲乐著者，谓在林中。阿奇舍那，如是天及人贪欲乐著，谓在五欲，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。如来初始调御彼比丘：‘汝当护身及命清净，当护口、意及命清净。’

“若圣弟子护身及命清净，护口、意及命清净者，如来复调御比丘：‘汝当观内身如身乃至观觉、心、法如法。’若圣弟子观内身如身乃至观觉、心、法如法者，此四念处，谓在贤圣弟子心中，系缚其心，制乐家意，除家欲念，止家疲劳，令乐正法，修习圣戒。阿奇舍那，犹调象师受刹利顶生王教已，持极大杖，著右肩上，往野象所，以杖著地，系野象颈，制乐野意，除野欲念，止野疲劳，令乐村邑，习爱人间。如是，阿奇舍那，此四念处，谓在贤圣第子心中，系缚其心，制乐家意，除家欲念，止家疲劳，令乐正法，修习圣戒。

“若圣弟子观内身如身乃至观觉、心、法如法，彼如来复更调御比丘：‘汝当观内身如身，莫念欲相应念乃至观觉、心、法如法，莫念非法相应念。’若圣弟子观内身如身，不念欲相应念乃至观觉、心、法如法，不念非法相应念者，如是圣弟子随如来教。阿奇舍那，犹如野象从调象师，则以柔软可爱言向，卧起、去来、取舍、屈伸者，如是野象随调象师教。如是，阿奇舍那，若圣弟子观内身如身，不念欲相应念乃至观觉、心、法如法，不念非法相应念，如是圣弟子随如来教。

“若圣弟子随如来教者，如来复更调御比丘：‘汝当离欲、离恶不善之法至得第四禅成就游。’若圣弟子离欲、离恶不善之法至得第四禅成就游者，如是圣弟子则随如来住不移动。阿奇舍那，犹如野象从调象师治不移动时，不举前脚，亦不动后脚，两髀、两胁、尾脊、头额、耳、牙及鼻皆不动摇，如是野象随调象师住不移动。如是，阿奇舍

那，若圣弟子离欲、离恶不善之法至得第四禅成就游者，如是圣弟子则随如来住不移动。

“若圣弟子随如来住不移动者，彼于尔时则能堪忍饥渴、寒热、蚊虻、蝇蚤、风日所逼，恶声、捶杖亦能忍之，身遇诸疾极为苦痛，至命欲绝，诸不可乐皆能堪耐。阿奇舍那，犹如野象随调象师住不移动，彼于尔时忍刀、楯、矟、鉾、戟、斧、钺，唤呼高声，若啸吹螺、击鼓、椎钟，皆能堪忍。如是，阿奇舍那，若圣弟子随如来住不移动者，彼于尔时则能堪忍饥渴、寒热、蚊虻、蝇蚤、风日所逼，恶声、捶杖亦能忍之，身遇诸疾极为苦痛，至命欲绝，诸不可乐皆能堪耐。

“阿奇舍那，若圣弟子随如来能堪忍者，彼于尔时调御、善调御，得上调御、最上调御，得上息、最上息，除诸曲恶、恐怖、愚痴及谀谄，清净止尘，无垢无秽，可呼可请，可敬可重，实可供养，为一切天人良福田也。阿奇舍那，犹如野象能堪忍者，彼于尔时调御、善调御，得上调御、得最上调御，上速疾、无上速疾，可中王乘，受食王廩，称说王象。如是，阿奇舍那，若圣弟子随如来能堪忍者，彼于尔时调御、善调御，得上调御、最上调御，得上息、最上息，除诸曲恶、恐怖、愚痴及谀谄，清净止尘，无垢无秽，可呼可请，可敬可重，实可供养，为一切天人良福田也。

“阿奇舍那，少野象不调御死者，说不调御死；中、老野象不调御死者，说不调御死。阿奇舍那，少圣弟子不调御命终者，说不调御命终；中、老圣弟子不调御命终者，说不调御命终。阿奇舍那，少野象善调御死者，说善调御死；中、老野象善调御死者，说善调御死。阿奇舍那，少圣弟子善调御命终者，说善调御命终；中、老圣弟子善调御命终者，说善调御命终。”

佛说如是，沙弥阿夷那和提及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中阿含经卷第五十三 大品痴慧地经第八

我闻如是：一时，佛游舍卫国，在胜林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我今为汝说愚痴法、智慧法。谛听！谛听！善思念之。”时，诸比丘受教而听。

佛言：“云何愚痴法？愚痴人有三相愚痴标、愚痴像，谓成就愚痴人说愚痴也。云何为三？愚痴人思恶思、说恶说、作恶作，是以愚痴人说愚痴也。若愚痴人不思恶思，不说恶说，不作恶作者，不应愚痴人说愚痴也。以愚痴人思恶思、说恶说、作恶作故，是以愚痴人说愚痴也。彼愚痴人于现法中，身心则受三种忧苦。云何愚痴人身心则受三种忧苦耶？愚痴人者，或有所行，或聚会坐，或在道巷，或在市中，或四衢头，说愚痴

人相应事也。愚痴人者，杀生、不与取、行邪淫、妄言乃至邪见，及成就余无量恶不善之法。若成就无量恶不善法者，他人见已，便说其恶。彼愚痴人闻已，便作是念：‘若成就无量恶不善之法，他人见已，说其恶者，我亦有是无量恶不善之法，若他知者，亦当说我恶。’是谓愚痴人于现法中，身心则受第一忧苦。

“复次，彼愚痴人又见王人收捉罪人，种种苦治，谓截手、截足、并截手足，截耳、截鼻、并截耳鼻，或脔脔割，拔须、拔发、或拔须发，或著槛中衣裹火烧，或以沙壅草缠火焖，或内铁驴腹中，或著铁猪口中，或置铁虎口中烧，或安铜釜中，或著铁釜中煮，或段段截，或利叉刺，或以钩钩，或卧铁床以沸油浇，或坐铁臼以铁杵捣，或毒龙蜇，或以鞭鞭，或以杖挝，或以棒打，或活贯标头，或枭其首。彼愚痴人见已，便作是念：‘若成就无量恶不善法者，王知捉已，如是拷治。我亦有是无量恶不善之法，若王知者，亦当苦治拷我如是。’是谓愚痴人于现法中，身心则受第二忧苦。

“复次，彼愚痴人行身恶行，行、口、意恶行，彼若时疾病受苦，或坐卧床，或坐卧榻，或坐卧地，身生极苦甚苦，乃至命欲断。彼所有身恶行，口、意恶行，彼于尔时悬向在上，犹如晡时，日下高山，影悬向在地。如是彼所有身恶行，口、意恶行，彼于尔时悬向在上，彼作是念：‘此是我身恶行，口、意恶行，悬向在上。我于本时不作福、多作恶，若有处作恶者，凶暴作无理事，不作福、不作善、不作恐怖，所归命、所依怙，我至彼恶处，从是生悔，生悔已，不贤死，不善命终。’是谓愚痴人于现法中，身心则受第三忧苦。

“复次，彼愚痴人行身恶行，行口、意恶行，彼行身恶行，行口、意恶行已，因此缘此，身坏命终，必至恶处，生地狱中；既生彼已，受于苦报，一向不可爱、不可乐、意不可念。若作是说，一向不可爱、不可乐、意不可念者，是说地狱。所以者何？彼地狱者，一向不可爱、不可乐、意不可念。”

尔时，有一比丘即从座起，偏袒著衣，叉手向佛，白曰：“世尊，地狱苦云何？”

世尊答曰：“比丘，地狱不可尽说。所谓地狱苦，比丘，但地狱唯有苦。”

比丘复问曰：“世尊，可得以喻现其义耶？”

世尊答曰：“亦可以喻现其义也。比丘，犹如王人捉贼，送诣刹利顶生王所，白曰：‘天王，此贼人有罪，愿天王治！’刹利顶生王告曰：‘汝等将去治此人罪，朝以百矛刺。’王人受教，便将去治，朝以百矛刺，彼人故活。刹利顶生王问曰：‘彼人云何？’王人答曰：‘天王，彼人故活。’刹利顶生王复告曰：‘汝等去，日中复以百矛刺。’王人受教，日中复以百矛刺，彼人故活。刹利顶生王复问曰：‘彼人云何？’王人

答曰：‘天王，彼人故活。’刹利顶生王复告曰：‘汝等去，日西复以百矛刺。’王人受教，日西复以百矛刺，彼人故活。然彼人身一切穿决破碎坏尽，无一处完，至如钱孔。刹利顶生王复问曰：‘彼人云何？’王人答曰：‘天王，彼人故活。然彼身一切穿决破碎坏尽，无一处完，至如钱孔。’比丘，于意云何？若彼人一日被三百矛刺，彼人因是身心受恼极忧苦耶？”

比丘答曰：“世尊，被一矛刺，尚受极苦，况复一日受三百矛刺？彼人身心岂不受恼极忧苦耶？”

于是，世尊手取石子，犹如小豆，告曰：“比丘，汝见我手取此石子，如小豆耶？”

比丘答曰：“见也，世尊。”

世尊复问曰：“比丘，于意云何？我取石子，犹如小豆，比雪山王，何者为大？”

比丘答曰：“世尊手取石子，犹如小豆，比雪山王，百倍、千倍、百千万倍，终不相及，不可数、不可算、不可譬喻、不可比方，但雪山王极大甚大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比丘，若我取石子，犹如小豆，比雪山王，百倍、千倍、百千万倍，终不相及，不可数、不可算、不可譬喻、不可比方，但雪山王极大甚大。如是，比丘，若此人一日被三百矛刺，彼因缘此，身心受恼极重忧苦，比地狱苦，百倍、千倍、百千万倍，终不相及，不可数、不可算、不可譬喻、不可比方，但地狱中极苦甚苦！

“比丘，云何地狱苦？众生生地狱中，既生彼已，狱卒手捉，则以铁斧炯然俱炽，斫治其身，或作八楞，或为六楞，或为四方，或令团圆，或高或下，或好或恶。彼如是拷治苦痛逼迫，岁数甚多，乃至百千，受无量苦，极重甚苦，终不得死，要当至恶不善业尽，是谓地狱苦。

“比丘，云何地狱苦？众生生地狱中，既生彼已，狱卒手捉，则以铁釿炯然俱炽，斫治其身，或作八楞，或为六楞，或为四方，或令团圆，或高或下，或好或恶。彼如是拷治苦痛逼迫，岁数甚多，乃至百千，受无量苦，极重甚苦，终不得死，要当至恶不善业尽，是谓地狱苦。

“比丘，云何地狱苦？众生生地狱中，既生彼已，狱卒手捉，则以铁枪炯然俱炽，强令坐上，便以铁钳钳开其口，则以铁丸炯然俱炽，著其口中，烧唇烧舌，烧龂烧咽，烧心烧胃，从身下出。彼如是拷治苦痛逼迫，岁数甚多，乃至百千，受无量苦，极重甚苦，终不得死，要当至恶不善业尽，是谓地狱苦。

“比丘，云何地狱苦？众生生地狱中，既生彼已，狱卒手捉，则以铁锅炯然俱炽，令强坐上，便以铁钳钳开其口，则以融铜灌其口中，烧唇烧舌，烧龂烧咽，烧心烧胃，从身下出。彼如是拷治苦痛逼迫，岁数甚多，乃至百千，受无量苦，极重甚苦，终不得死，要当至恶不善业尽，是谓地狱苦。

“比丘，云何地狱苦？众生生地狱中，既生彼已，狱卒手捉，则以铁地炯然俱炽，令仰向卧，挓五缚治，两手两足以铁钉钉，以一铁钉别钉其腹。彼如是拷治苦痛逼迫，岁数甚多，乃至百千，受无量苦，极重甚苦，终不得死，要当至恶不善业尽，是谓地狱苦。

“比丘，云何地狱苦？众生生地狱中，既生彼已，狱卒手捉，则以铁地炯然俱炽，令其伏地，从口出舌，以百钉张无皱无缩，犹如牛皮以百钉张无皱无缩。如是众生生地狱中，既生彼已，狱卒手捉，则以铁地炯然俱炽，令其伏地，从口出舌，以百钉张无皱无缩。彼如是拷治者苦痛逼迫，岁数甚多，乃至百千，受无量苦，极重甚苦，终不得死，要当至恶不善业尽，是谓地狱苦。

“比丘，云何地狱苦？众生生地狱中，既生彼已，狱卒以手捉其头皮剥下至足，从足剥皮上至其头，则以铁车炯然俱炽，以缚著车，便于铁地炯然俱炽，牵挽往来。彼如是拷治苦痛逼迫，岁数甚多，乃至百千，受无量苦，极重甚苦，终不得死，要当至恶不善业尽，是谓地狱苦。

“比丘，云何地狱苦？众生生地狱中，既生彼已，狱卒以火炯然俱炽，使扬扑地，复使手取，自灌其身。彼如是拷治苦痛逼迫，岁数甚多，乃至百千，受无量苦，极重甚苦，终不得死，要当至恶不善业尽，是谓地狱苦。

“比丘，云何地狱苦？众生生地狱中，既生彼已，狱卒以火山炯然俱炽，令其上下。彼若下足，其皮肉血即便烧尽；若举足时，其皮肉血还生如故。彼如是拷治苦痛逼迫，岁数甚多，乃至百千，受无量苦，极重甚苦，终不得死，要当至恶不善业尽，是谓地狱苦。

“比丘，云何地狱苦？众生生地狱中，既生彼已，狱卒手捉，以大铁釜炯然俱炽，倒举其身，足上头下，以著釜中。彼于其中，或上或下，或至方维，自体沫出，还煮其身。犹如大豆、小豆、蕴豆、苦豆、芥子著多水釜中，下极燃火，彼豆于中，或上或下，或至方维，自沫缠煮。如是众生生地狱中，既生彼已，狱卒手捉，以大铁釜炯然俱炽，倒举其身，足上头下，以著釜中。彼于其中，或上或下，或至方维，自体沫出，还煮其身。彼如是拷治苦痛逼迫，岁数甚多，乃至百千，受无量苦，极重甚苦，终不得死，

要当至恶不善业尽，是谓地狱苦。

“比丘，云何地狱苦？彼地狱中有狱，名六更乐，若众生生彼中，既生彼已，若眼见色，不喜不可，非是喜可；意不润爱，非是润爱；意不善乐，非是善乐。耳所闻声、鼻所嗅香、舌所尝味、身所觉触、意所知法，不喜不可，非是喜可；意不润爱，非是润爱；意不善乐，非是善乐，是谓地狱苦。

“比丘，我为汝等无量方便说彼地狱，说地狱事，然此地狱苦不可具说，但地狱唯有苦。比丘，若愚痴人或时从地狱出，生畜生者，畜生亦甚苦。

“比丘，云何畜生苦？若众生生畜生中，谓彼暗冥中生，暗冥中长，暗冥中死。彼为云何？谓地生虫。愚痴人者，以本时贪著食味，行身恶行，行口、意恶行，彼行身恶行，行口、意恶行已，因此缘此，身坏命终，生畜生中，谓暗冥中生，暗冥中长，暗冥中死，是谓畜生苦。

“比丘，云何畜生苦？若众生生畜生中，谓身中生，身中长，身中死。彼为云何？谓名疮虫。愚痴人者，以本时贪著食味，行身恶行，行口、意恶行，彼行身恶行，行口、意恶行已，因此缘此，身坏命终，生畜生中，谓身中生，身中长，身中死，是谓畜生苦。

“比丘，云何畜生苦？若众生生畜生中，谓水中生，水中长，水中死。彼为云何？谓鱼、摩竭鱼、龟、鼈、婆留尼、提鼻、提鼻伽罗、提提鼻伽罗。愚痴人者，以本时贪著食味，行身恶行，行口、意恶行，彼行身恶行，行口、意恶行已，因此缘此，身坏命终，生畜生中，谓水中生，水中长，水中死，是谓畜生苦。

“比丘，云何畜生苦？若众生生畜生中，谓齿啮生草树木食。彼为云何？谓象、马、骆驼、牛、驴、鹿、水牛及猪。愚痴人者，以本时贪著食味，行身恶行，行口、意恶行，彼行身恶行，行口、意恶行已，因此缘此，身坏命终，生畜生中，谓齿啮生草树木食，是谓畜生苦。

“比丘，云何畜生苦？若众生生畜生中，谓彼闻人大小便气，即走往趣彼，食彼食，犹如男女闻饮食香，即便往趣彼，如是说彼食彼食。如是，比丘，若众生生畜生中，谓彼闻人大小便气，即走往趣彼，食彼食。彼为云何？谓鸡、猪、狗、豺、乌、拘楼罗、拘稜迦。愚痴人者，以本时贪著食味，行身恶行，行口、意恶行，彼行身恶行，行口、意恶行已，因此缘此，身坏命终，生畜生中，谓食屎不净，是谓畜生苦。

“比丘，我为汝等无量方便说彼畜生，说畜生事，然此畜生苦不可具说，但畜生唯有苦。

“比丘，若愚痴人从畜生出，还生为人，极大甚难。所以者何？彼畜生中不行仁义，不行礼法，不行妙善；彼畜生者更相食啖，强者食弱，大者食小。比丘，犹如此地，满其中水，有一瞎龟，寿命无量百千之岁。彼水上有小轻木板，唯有一孔，为风所吹。比丘，于意云何？彼瞎龟头宁得入此小轻木板一孔中耶？”

比丘答曰：“世尊，或可得入，但久久甚难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比丘，或时瞎龟过百年已，从东方来而一举头，彼小木板唯有一孔，为东风吹移至南方。或时瞎龟过百年已，从南方来而一举头，彼一孔板为南风吹移至西方。或时瞎龟过百年已，从西方来而一举头，彼一孔板为西风吹移至北方。或时瞎龟从北方来而一举头，彼一孔板为北风吹随至诸方。比丘，于意云何？彼瞎龟头宁得入此一孔板耶？”

比丘答曰：“世尊，或可得入，但久久甚难。”

“比丘，如是彼愚痴人从畜生出，还生为人，亦复甚难。所以者何？彼畜生中不行仁义，不行礼法，不行妙善；彼畜生者更相食啖，强者食弱，大者食小。比丘，若愚痴人或时从畜生出，还生为人，彼若有家，小姓下贱，弊恶贫穷，少有饮食，谓得食甚难。彼为云何？谓狱卒家、工师家、巧手家、陶师家，如是比余下贱家，弊恶贫穷，少有饮食，谓得食甚难。生如是家，既生彼已，或瞎或跛，或臂肘短，或身伛曲，或用左手，恶色羊面，丑陋短寿，为他所使。彼行身恶行，行口、意恶行，彼行身恶行，行口、意恶行已，因此缘此，身坏命终，还至恶处，生地狱中。

“犹如二人而共博戏，彼有一人始取如是行，便失婢奴及失妻子，复取已身倒悬烟屋中。彼作是念：‘我不食不饮，然我始取如是行，便失奴婢及失妻子，复取己身倒悬烟屋中。’比丘，此行甚少，失奴婢、失妻子，复取己身倒悬烟屋中。比丘，谓此行所可行，行身恶行，行口、意恶行，彼行身恶行，行口、意恶行已，因此缘此，身坏命终，还至恶处，生地狱中。比丘，此诸行最不可爱，实不可乐，非意所念。比丘，非为具足说愚痴法耶？”

比丘答曰：“唯然，世尊，为具足说愚痴法也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云何智慧法？彼智慧人有三相智慧标、智慧像，谓成就智慧人说智慧也。云何为三？智慧人者，思善思、说善说、作善作，是以智慧人说智慧也。若智慧人不思善思，不说善说，不作善作者，不应智慧人说智慧也。以智慧人思善思、说善说、作善作故，是智慧人说智慧也。智慧人者，于现法中，身心则受三种喜乐。云何智慧人于现法中身心则受三种喜乐耶？智慧人者，或有所行，或聚会坐，或在道巷，或在市中

，或四衢头，说智慧人相应事也。智慧人者，断杀、离杀、不与取、邪淫、妄言乃至断邪见得正见，及成就余无量善法。若成就无量善法者，他人见已，便称誉之。彼智慧人闻已，便作是念：‘若成就无量善法，他人见已称誉者，我亦有是无量善法，若他知者，亦当称誉我。’是谓智慧人于现法中，身心则受第一喜乐。

“复次，彼智慧人又见王人种种治贼，谓截手、截足、并截手足，截耳、截鼻、并截耳鼻，或脔脔割，拔须、拔发、或拔须发，或著槛中衣裹火烧，或以沙壅草缠火焫，或内铁驴腹中，或著铁猪口中，或置铁虎口中烧，或安铜釜中，或著铁釜中煮，或段段截，或利叉刺，或以钩钩，或卧铁床以沸油浇，或坐铁臼以铁杵捣，或毒龙蜇，或以鞭鞭，或以杖挝，或以棒打，或活贯摽头，或枭其首。彼智慧人见已，便作是念：‘若成就无量恶不善法者，王知捉已，如是拷治。我无是无量恶不善之法，若王知者，终不如是苦治于我。’是谓智慧人于现法中，身心则受第二喜乐。

“复次，彼智慧人行身妙行，行口、意妙行，彼若时疾病，或坐卧床，或坐卧榻，或坐卧地，或身生极苦甚重苦，乃至命欲断。彼所有身妙行，口、意妙行，彼于尔时悬向在上，犹如晡时，日下高山，影悬向在地。如是彼所有身妙行，口、意妙行，彼于尔时悬向在上。彼作是念：‘此是我身妙行，口、意妙行，悬向在上。我于本时不作恶，多作福，若有处不作恶者，不凶暴，不作无理事，作福、作善、作恐怖，所归命、所依怙，我至彼善处而不生悔，不生悔已，贤死善命终。’是谓智慧人于现法中，身心则受第三喜乐。

“复次，彼智慧人行身妙行，行口、意妙行，彼行身妙行，行口、意妙行已，因此缘此，身坏命终，必升善处，上生天中；既生彼已，受于乐报，一向可爱、一向可乐而意可念。若作是念，一向可爱、一向可乐而意可念者，是说善处。所以者何？彼善处者，一向可爱、一向可乐而意可念。”

尔时，有一比丘即从座起，偏袒著衣，叉手向佛，白曰：“世尊，善处乐云何？”

世尊答曰：“比丘，善处不可尽说。所谓善处乐，但善处唯有乐。”

比丘复问曰：“世尊，可得以喻现其义耶？”

世尊答曰：“亦可以喻现其义也。犹如转轮王成就七宝、四种人如意足。比丘，于意云何？彼转轮王成就七宝、四种人如意足，彼因是身心受极喜乐耶？”

比丘答曰：“世尊，成就一宝、一人如意足，尚受极喜乐，况复转轮王成就七宝、四种人如意足，非为受极喜乐耶？”

于是，世尊手取石子，犹如小豆，告曰：“比丘，汝见我手取此石子如小豆耶？”

比丘答曰：“见也，世尊。”

世尊复问曰：“比丘，于意云何？我取石子，犹如小豆，比雪山王，何者为大？”

比丘答曰：“世尊手取石子，犹如小豆，比雪山王，百倍、千倍、百千万倍，终不相及，不可数、不可算、不可譬喻、不可比方，但雪山王极大甚大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比丘，若我取石子，犹如小豆，比雪山王，百倍、千倍、百千万倍，终不相及，不可数、不可算、不可譬喻、不可比方，但雪山王极大甚大。如是，比丘，若转轮王成就七宝、四种人如意足，彼人身心受极喜乐，比诸天乐，百倍、千倍、百千万倍，终不相及，不可数、不可算、不可譬喻、不可比方。所谓善处乐，但善处唯有乐。

“比丘，云何善处乐？彼有善处，名六更乐，若众生生彼中，既生彼已，若眼见色，意所喜可，彼是喜可；意所润爱，彼是润爱；意所善乐，彼是善乐。耳所闻声、鼻所嗅香、舌所尝味、身所觉触、意所知法，意所喜可，彼是喜可；意所润爱，彼是润爱；意所善乐，彼是善乐，是谓善处乐。比丘，我为汝等无量方便，说彼善处说善处事，然此善处乐不可具说，但善处唯有乐。

“比丘，若智慧人或时从善处来，下生人间，若有家者，极大富乐，钱财无量，多诸畜牧，封户、食邑、米谷丰溢，及若干种诸生活具。彼为云何？谓刹利大长者家、梵志大长者家、居士大长者家，及余家极大富乐，钱财无量，多诸畜牧，封户、食邑、米谷丰溢，及若干种诸生活具。生如是家，端正可爱，众人敬顺，极有名誉，有大威德，多人所爱，多人所念。彼行身妙行，行口、意妙行，彼行身妙行，行口、意妙行已，因此缘此，身坏命终，还至善处，生于天中。

“犹如二人而共博戏，彼有一人始取如是行，多得钱财。彼作是念：‘我不由作，然我始取如是行，多得钱财。’比丘，此行甚少，谓多得钱财。比丘，谓此所行，行身妙行，行口、意妙行，彼行身妙行，行口、意妙行已，因此缘此，身坏命终，还至善处，生于天中。比丘，此诸行，是行最可爱、最可乐、最可意所念。比丘，非为具足说智慧人法耶？”

比丘白曰：“唯然，世尊，为具足说智慧人法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是谓愚痴人法、智慧人法！汝等应当知愚痴人法、智慧人法，知愚痴人法、智慧人法已，舍愚痴人法，取智慧人法。当如是学！”

佛说如是，彼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中阿含经卷第五十四 大品阿梨吒经第九

我闻如是：一时，佛游舍卫国，在胜林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阿梨吒比丘本伽陀婆利，生如是恶见：“我知世尊如是说法，行欲者无障碍。”诸比丘闻已，往至阿梨吒比丘所，问曰：“阿梨吒，汝实如是说：‘我知世尊如是说法，行欲者无障碍’耶？”

时，阿梨吒答曰：“诸贤，我实知世尊如是说法，行欲者无障碍。”

诸比丘诃阿梨吒曰：“汝莫作是说！莫诬谤世尊！诬谤世尊者不善，世尊亦不如是说。阿梨吒，欲有障碍，世尊无量方便说欲有障碍。阿梨吒，汝可速舍此恶见也。”

阿梨吒比丘为诸比丘所诃已，如此恶见其强力执，而一向说：“此是真实，余者虚妄。”如是再三。

众多比丘不能令阿梨吒比丘舍此恶见，从座起去，往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却坐一面，白曰：“世尊，阿梨吒比丘生如是恶见：‘我知世尊如是说法，行欲者无障碍。’世尊，我等闻已，往诣阿梨吒比丘所，问曰：‘阿梨吒，汝实如是说：“我知世尊如是说法，行欲者无障碍”耶？’阿梨吒比丘答我等曰：‘诸贤，我实知世尊如是说法，行欲者无障碍。’世尊，我等诃曰：‘阿梨吒，汝莫作是说！莫诬谤世尊！诬谤世尊者不善，世尊亦不如是说。阿梨吒，欲有障碍，世尊无量方便说欲有障碍。阿梨吒，汝可速舍此恶见。’我等诃已，如此恶见其强力执，而一向说：‘此是真实，余者虚妄。’如是再三。世尊，如我等不能令阿梨吒比丘舍此恶见，从座起去。”

世尊闻已，告一比丘：“汝往阿梨吒比丘所，作如是语：‘世尊呼汝。’”

于是，一比丘受世尊教，即从座起，稽首佛足，绕三匝而去，至阿梨吒比丘所，即语彼曰：“世尊呼汝。”阿梨吒比丘即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却坐一面。

世尊问曰：“阿梨吒，实如是说：‘我知世尊如是说法，行欲者无障碍’耶？”

阿梨吒答曰：“世尊，我实知世尊如是说法，行欲者无障碍。”

世尊诃曰：“阿梨吒，汝云何知我如是说法？汝从何口闻我如是说法？汝愚痴人！我不一向说，汝一向说耶？汝愚痴人！闻诸比丘共诃，汝时应如法答。我今当问诸比丘也。”

于是，世尊问诸比丘：“汝等亦如是知我如是说法，行欲者无障碍耶？”

时，诸比丘答曰：“不也。”

世尊问曰：“汝等云何知我说法？”

诸比丘答曰：“我等知世尊如是说法：欲有障碍，世尊说欲有障碍也；欲如骨锁，世尊说欲如骨锁也；欲如肉脔，世尊说欲如肉脔也；欲如把炬，世尊说欲如把炬也；欲如火坑，世尊说欲如火坑也；欲如毒蛇，世尊说欲如毒蛇也；欲如梦，世尊说欲如梦也；欲如假借，世尊说欲如假借也；欲如树果，世尊说欲如树果也。我等知世尊如是说法。”

世尊叹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诸比丘，汝等知我如是说法。所以者何？我亦如是说：欲有障碍，我说欲有障碍；欲如骨锁，我说欲如骨锁；欲如肉脔，我说欲如肉脔；欲如把炬，我说欲如把炬；欲如火坑，我说欲如火坑；欲如毒蛇，我说欲如毒蛇；欲如梦，我说欲如梦；欲如假借，我说欲如假借；欲如树果，我说欲如树果。”

世尊叹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汝等知我如是说法，然此阿梨吒愚痴之人，颠倒受解义及文也。彼因自颠倒受解故，诬谤于我，为自伤害，有犯有罪，诸智梵行者所不喜也，而得大罪。汝愚痴人！知有此恶不善处耶？”

于是，阿梨吒比丘为世尊面诃责已，内怀忧戚，低头默然，失辩无言，如有所伺。

于是，世尊面诃责数阿梨吒比丘已，告诸比丘：“若我所说法尽具解义者，当如是受持。若我所说法不尽具解义者，便当问我及诸智梵行者。所以者何？或有痴人，颠倒受解义及文也。彼因自颠倒受解故，如是如是知彼法，谓正经、歌咏、记说、偈他、因、撰录、本起、此说、生处、广解、未曾有法及说义。彼诤知此义，不受解脱知此义。彼所为知此法，不得此义，但受极苦，唐自疲劳。所以者何？彼以颠倒受解法故。

“譬若如人，欲得捉蛇，便行求蛇。彼求蛇时，行野林间，见极大蛇，便前以手捉其腰中，蛇回举头，或蜇手足及余肢节。彼人所为求取捉蛇，不得此义，但受极苦，唐自疲劳。所以者何？以不善解取蛇法故。如是或有痴人，颠倒受解义及文也。彼因自颠倒受解故，如是如是知彼法，谓正经、歌咏、记说、偈他、因缘、撰录、本起、此说、生处、广解、未曾有法及说义。彼诤知此义，不受解脱知此义。彼所为知此法，不得此义，但受极苦，唐自疲劳。所以者何？彼以颠倒受解法故。

“或有族姓子，不颠倒善受解义及文。彼因不颠倒善受解故，如是如是知彼法，谓正经、歌咏、记说、偈他、因缘、撰录、本起、此说、生处、广解、未曾有法及说义。彼不诤知此义，唯受解脱知此义。彼所为知此法，得此义，不受极苦，亦不疲劳。所以者何？以不颠倒受解法故。

“譬若如人，欲得捉蛇，便行求蛇。彼求蛇时，手执铁杖，行野林间，见极大蛇，先以铁杖押彼蛇项，手捉其头，彼蛇虽反尾回，或缠手足及余肢节，然不能蜇。彼人所为求取捉蛇，而得此义，不受极苦，亦不疲劳。所以者何？彼以善解取蛇法故。如是或有族姓子，不颠倒善受解义及文，彼因不颠倒善受解故，如是如是知彼法，谓正经、歌咏、记说、偈他、因缘、撰录、本起、此说、生处、广解、未曾有法及说义。彼不诤知此义，唯受解脱知此义。彼所为知此法，得此义，不受极苦，亦不疲劳。所以者何？以不颠倒受解法故。我为汝等长夜说筏喻法，欲令弃舍，不欲令受故。”

“云何我为汝等长夜说筏喻法，欲令弃舍，不欲令受？犹如山水甚深极广，长流驶疾，多有所漂，其中无船，亦无桥梁。或有人来，而于彼岸有事欲度，彼求度时，而作是念：‘今此山水甚深极广，长流驶疾，多有所漂，其中无船亦无桥梁而可度者。我于彼岸有事欲度，当以何方便，令我安隐至彼岸耶？’复作是念：‘我今宁可于此岸边收聚草木，缚作椑筏，乘之而度。’彼便岸边收聚草木，缚作椑筏，乘之而度，安隐至彼，便作是念：‘今我此筏多有所益，乘此筏已，令我安隐，从彼岸来，度至此岸。我今宁可以著右肩或头戴去。’彼便以筏著右肩上或头戴去，于意云何？彼作如是竟，能为筏有所益耶？”

时，诸比丘答曰：“不也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彼人云何为筏所作能有益耶？彼人作是念：‘今我此筏多有所益，乘此筏已，令我安隐，从彼岸来，度至此岸。我今宁可更以此筏还著水中，或著岸边而舍去耶！’彼人便以此筏还著水中，或著岸边舍之而去。于意云何？彼作如是，为筏所作能有益耶？”

时，诸比丘答曰：“益也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如是，我为汝等长夜说筏喻法，欲令弃舍，不欲令受。若汝等知我长夜说筏喻法者，当以舍是法，况非法耶！

“复次，有六见处。云何为六？比丘者，所有色，过去、未来、现在，或内或外，或精或粗，或妙或不妙，或近或远；彼一切非我有，我非彼有，亦非是神，如是慧观，知其如真。所有觉、所有想、所有此见非我有，我非彼有，我当无我，当不有；彼一切非我有，我非彼有，亦非是神，如是慧观，知其如真。所有此见，若见闻识知，所得所观，意所思念，从此世至彼世，从彼世至此世；彼一切非我有，我非彼有，亦非是神，如是慧观，知其如真。所有此见，此是神，此是世，此是我，我当后世有，常不变易，恒不磨灭法；彼一切非我有，我非彼有，亦非是神，如是慧观，知其如真。”

于是，有一比丘从座而起，偏袒著衣，叉手向佛，白曰：“世尊，颇有因内有恐怖耶？”

世尊答曰：“有也。”

比丘复问曰：“世尊，云何因内有恐怖耶？”

世尊答曰：“比丘者，如是见、如是说：‘彼或昔时无，设有我不得。’彼如是见、如是说，忧戚烦劳，啼哭椎胸而发狂痴。比丘，如是因内有恐怖也。”

比丘叹世尊已，复问曰：“世尊，颇有因内无恐怖耶？”

世尊答曰：“有也。”

比丘复问曰：“世尊，云何因内无恐怖耶？”

世尊答曰：“比丘者，不如是见、不如是说：‘彼或昔时无，设有我不得。’彼不如是见、不如是说，不忧戚，不烦劳，不啼哭，不椎胸，不发狂痴。比丘，如是因内无恐怖也。”

比丘叹世尊已，复问曰：“世尊，颇有因外有恐怖耶？”

世尊答曰：“有也。”

比丘复问曰：“世尊，云何因外有恐怖耶？”

世尊答曰：“比丘者，如是见、如是说：‘此是神，此是世，此是我，我当后世有。’彼如是见、如是说，或遇如来，或遇如来弟子，聪明智慧而善言语，成就智慧。彼或如来，或如来弟子，灭一切自身故说法，舍离一切漏、一切我、我所作，灭慢使故说法。彼或如来，或如来弟子，灭一切自身故说法，舍离一切漏、一切我、我所作，灭慢使故说法时，忧戚烦劳，啼哭椎胸而发狂痴，如是说：‘我断坏不复有。’所以者何？彼比丘所谓长夜不可爱、不可乐、不可意念。比丘多行彼便忧戚烦劳，啼哭椎胸而发狂痴。比丘，如是因外有恐怖也。”

比丘叹世尊已，复问曰：“世尊，颇有因外无恐怖耶？”

世尊答曰：“有也。”

比丘复问曰：“世尊，云何因外无恐怖耶？”

世尊答曰：“比丘者，不如是见、不如是说：‘此是神，此是世，此是我，我当后世有。’彼不如是见、不如是说，或遇如来，或遇如来弟子，聪明智慧而善言语，成就智慧。彼或如来，或如来弟子，灭一切自身故说法，舍离一切漏、一切我、我所作，灭

慢使故说法。彼或如来，或如来弟子，灭一切自身故说法，舍离一切漏、一切我、我所作，灭慢使故说法时，不忧戚，不烦劳，不啼哭，不椎胸，不发狂痴，不如是说：‘我断坏不复有。’所以者何？彼比丘所谓长夜可爱、可乐、可意念。比丘多行彼便不忧戚，不烦劳，不啼哭，不椎胸，不发狂痴。比丘，如是因外无恐怖也。”

尔时，比丘叹世尊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”叹善哉已，闻佛所说，善受持诵，则便默然。

于是，世尊叹诸比丘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比丘受如是所可受，受已，不生忧戚，不烦劳，不啼哭，不椎胸，不发狂痴。汝等见所受所可受，不生忧戚，不烦劳，不啼哭，不椎胸，不发狂痴耶？”

比丘答曰：“不也，世尊。”

世尊叹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汝等依如是见所可依，见已，不生忧戚，不烦劳，不啼哭，不椎胸，不发狂痴。汝等见依如是见所可依，见已，不生忧戚，不烦劳，不啼哭，不椎胸，不发狂痴耶？”

比丘答曰：“不也，世尊。”

世尊叹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汝等受如是身，所有身常住不变易、不磨灭法，汝等见受如是身所可受身已，常住不变易、不磨灭法耶？”

比丘答曰：“不也，世尊。”

世尊叹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所谓因神故有我，无神则无我。是为神、神所有，不可得、不可施设，及心中有见处、结著、诸使亦不可得，不可施设。比丘，非为具足说见及见所相续，犹如阿梨吒比丘本为伽陀婆利耶？”

比丘答曰：“如是，世尊，为具足说见及见所相续，犹如阿梨吒比丘本为伽陀婆利。

“复次，有六见处。云何为六？比丘者，所有色，过去、未来、现在，或内或外，或精或粗，或妙或不妙，或近或远；彼一切非我有，我非彼有，亦非是神，如是慧观，知其如真。所有觉、所有想、所有此见，非我有，我非彼有，我当无我，当不有；彼一切非我有，我非彼有，亦非是神，如是慧观，知其如真。所有此见，若见闻识知，所得所观，意所思念，从此世至彼世，从彼世至此世；彼一切非我有，我非彼有，亦非是神，如是慧观，知其如真。所有此见，此是神，此是世，此是我，我当后世有，常不变易，恒不磨灭法；彼一切非我有，我非彼有，亦非是神，如是慧观，知其如真。

“若有比丘，此六见处不见是神，亦不见神所有。彼如是不见已，便不受此世，不受此世已，便无恐怖；因不恐怖已，便得般涅槃：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办，不更受有，知如真。是谓比丘度堑、过堑、破墌、无门、圣智慧镜。云何比丘度堑耶？无明堑已尽已知，拔绝根本，打破不复当生，如是比丘得过堑也。云何比丘过堑耶？有爱已尽已知，拔绝根本，打破不复当生，如是比丘得过堑也。云何比丘墌破墌耶？无穷生死已尽已知，拔绝根本，打破不复当生，如是比丘得破墌也。云何比丘无门耶？五下分结已尽已知，拔绝根本，打破不复当生，如是比丘得无门也。云何比丘圣智慧镜？我慢已尽已知，拔绝根本，打破不复当生，如是比丘圣智慧镜。是谓比丘度堑、过堑、破墌、无门、圣智慧镜。

“如是正解脱如来，有因提罗及天伊沙那，有梵及眷属，彼求不能得如来所依识。如来是梵，如来是冷，如来不烦热，如来是不异，我如是说。诸沙门、梵志诬谤我：‘虚妄言不真实。沙门瞿昙御无所施设，彼实有众生，施设断灭坏。若此中无我不说，彼如来于现法中说无忧。’若有他人骂詈如来，挝打如来，瞋恚责数者，如来因彼处不瞋恚、不憎嫉，终无害心。若人骂詈如来，挝打、瞋恚责数时，如来意云何？如来作是念：‘若我本所作、本所造者，因彼致此言。’然骂詈如来，挝打、瞋恚责数者，如来作是意。若有他人恭敬如来，供养礼事尊重者，如来因此不以为悦，不以为欢喜，心不以为乐。若他人恭敬如来，供养礼事尊重者，如来意云何？如来作是念：‘若我今所知所断，因彼致此。’若有他人恭敬如来，供养礼事尊重者，如来作是意。”

于是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若有他人骂詈汝等，挝打、瞋恚责数者，若有恭敬供养、礼事尊重者，汝等因此亦当莫瞋恚憎嫉，莫起害心，亦莫欢悦欢喜，亦莫心乐。所以者何？我等无神、无神所有。犹如今此胜林门外燥草枯木，或有他人持去火烧，随意所用。于意云何？彼燥草枯木颇作是念：‘他人持我去火烧，随意所用’耶？”

诸比丘答曰：“不也，世尊。”

“如是若有他人骂詈汝等，挝打、瞋恚责数者，若有恭敬供养、礼事尊重者，汝因此亦当莫瞋恚憎嫉，莫起害心，亦莫欢悦欢喜，亦莫心乐。所以者何？我等无神，无神所有。我法善说，发露广布，无有空缺，流布宣传，乃至天人。如是我法善说，发露广布，无有空缺，流布宣传，乃至天人，若正智慧解脱命终者，彼不施设有无穷。我法善说，发露广布，无有空缺，流布宣傅，乃至天人。如是我法善说，发露广布，无有空缺，流布宣传，乃至天人，若有五下分结尽而命终者，生于彼间，便般涅槃，得不退法，不还此世。

“我法善说，发露广布，无有空缺，流布宣傅，乃至天人。如是我法善说，发露广布，无有空缺，流布宣传，乃至天人。彼三结已尽，淫怒痴薄，得一往来天上人间，一往来已，便得苦边。我法善说，发露广布，无有空缺，流布宣传，乃至天人。如是我法善说，发露广布，无有空缺，流布宣传，乃至天人，彼三结已尽，得须陀洹，不堕恶法，定趣正觉，极七往来天上人间，七往来已，便得苦边。我法善说，发露广布，无有空缺，流布宣传，乃至天人。如是我法善说，发露广布，无有空缺，流布宣传，乃至天人，若有信乐于我而命终者，皆生善处，如上有余。”

佛说如是，彼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大品嗏帝经第十

我闻如是：一时，佛游舍卫国，在胜林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嗏帝比丘鸡和哆子生如是恶见：“我知世尊如是说法：今此识，往生不更异。”诸比丘闻已，往至嗏帝比丘所，问曰：“嗏帝，汝实如是说：‘我知世尊如是说法：今此识，往生不更异’耶？”

嗏帝比丘答曰：“诸贤，我实知世尊如是说法：今此识，往生不更异。”

时，诸比丘诃嗏帝比丘曰：“汝莫作是说！莫诬谤世尊！诬谤世尊者不善，世尊亦不如是说。嗏帝比丘，今此识，因缘故起，世尊无量方便说识因缘故起，有缘则生，无缘则灭。嗏帝比丘，汝可速舍此恶见也。”

嗏帝比丘为诸比丘所诃已，如此恶见其强力执，而一向说：“此是真实，余者虚妄。”如是再三。

众多比丘不能令嗏帝比丘舍此恶见，从座起去，往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却坐一面，白曰：“世尊，嗏帝比丘生如是恶见：‘我知世尊如是说法：今此识，往生不更异。’世尊，我等闻已，往诣嗏帝比丘所，问曰：‘嗏帝，汝实如是说：“我知世尊如是说法：今此识，往生不更异”耶？’嗏帝比丘答我等曰：‘诸贤，我实知世尊如是说法：今此识，往生不更异。’世尊，我等诃曰：‘嗏帝比丘，汝莫作是说！莫诬谤世尊，诬谤世尊者不善，世尊亦不如是说。嗏帝比丘，今此识，因缘故起，世尊无量方便说识因缘故起，识有缘则生，无缘则灭。嗏帝比丘，汝可速舍此恶见也。’我等诃已，如此恶见其强力执，而一向说：‘此是真实，余者虚妄。’如是再三。世尊，如我等不能令嗏帝比丘舍此恶见，从座起去。”

世尊闻已，告一比丘：“汝往嗏帝比丘所，作如是语：‘世尊呼汝。’”

于是，一比丘受世尊教，即从座起，稽首佛足，绕三匝而去，至嗏帝比丘所，即语彼曰：“世尊呼汝。”嗏帝比丘即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却坐一面。

世尊问曰：“汝实如是说：‘我知世尊如是说法：今此识，往生不更异’耶？”

嗏帝比丘答曰：“世尊，我实知世尊如是说法：今此识，往生不更异也。”

世尊问曰：“何者识耶？”

嗏帝比丘答曰：“世尊，谓此识说、觉、作、教作、起、等起，谓彼彼作善恶业而受报也。”

世尊呵曰：“嗏帝，汝云何知我如是说法？汝从何口闻我如是说法？汝愚痴人！我不一向说，汝一向说耶？汝愚痴人！闻诸比丘共诃汝时，应如法答。我今当问诸比丘也。”

于是，世尊问诸比丘：“汝等亦如是知我如是说法：今此识，往生不更异耶？”

时，诸比丘答曰：“不也。”

世尊问曰：“汝等云何知我说法？”

诸比丘答曰：“我等知世尊如是说法：识因缘故起。世尊说识因缘故起，识有缘则生，无缘则灭，我等知世尊如是说法。”

世尊叹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诸比丘，汝等知我如是说法。所以者何？我亦如是说：识因缘故起，我说识因缘故起。识有缘则生，无缘则灭，识随所缘生，即彼缘，说缘眼色生识，生识已说眼识。如是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法生识，生识已说意识。犹若如火，随所缘生。即彼缘，说缘木生火，说木火也。缘草粪聚火，说草粪聚火。如是识随所缘生，即彼缘，说缘眼色生识，生识已说眼识。如是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法生识，生识已说意识。”

世尊叹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汝等知我如是说法，然此嗏帝比丘愚痴之人，颠倒受解义及文也。彼因自颠倒受解故，诬谤于我，为自伤害，有犯有罪，诸智梵行者所不喜也，而得大罪。汝愚痴人！知有此恶不善处耶？”

于是，嗏帝比丘为世尊面呵责已，内怀忧戚，低头默然，失辩无言，如有所伺。

于是，世尊面呵嗏帝比丘已，告诸比丘：“我当为汝说法究竟，无烦无热，恒有不变，诸智慧观如是。谛听！谛听！善思念之。”时，诸比丘受教而听。

佛言：“真说见耶？”

比丘答曰：“唯然，世尊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如来真说见耶？”

比丘答曰：“唯然，世尊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如来灭已，所有真彼亦灭法见耶？”

比丘答曰：“唯然，世尊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真说已见耶？”

比丘答曰：“唯然，世尊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如来真说已见耶？”

比丘答曰：“唯然，世尊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如来灭已，所有真彼亦灭法已见耶？”

比丘答曰：“唯然，世尊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真说无有疑惑耶？”

比丘答曰：“不也，世尊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如来真说无有疑惑耶？”

比丘答曰：“不也，世尊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如来灭已，所有真彼亦灭法无有疑惑耶？”

比丘答曰：“不也，世尊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真说如是，慧见如真，所有疑惑彼灭耶？”

比丘答曰：“唯然，世尊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如来真说如是，慧见如真，所有疑惑彼灭耶？”

比丘答曰：“唯然，世尊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如来灭已，所有真彼亦灭法，如是慧见如真，所有疑惑彼灭耶？”

比丘答曰：“唯然，世尊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真说已无疑惑耶？”

比丘答曰：“唯然，世尊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如来真说已无疑惑耶？”

比丘答曰：“唯然，世尊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如来已灭，所有真彼亦灭法已无疑惑耶？”

比丘答曰：“唯然，世尊。”

世尊叹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若汝等如是知、如是见，谓我此见如是清净，著彼、惜彼、守彼，不欲令舍者，汝等知我长夜说筏喻法，知已所塞流开耶？”

比丘答曰：“不也，世尊。”

世尊欢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若汝等如是知、如是见，谓我此见如是清净，不著彼、不惜彼、不守彼，欲令舍者，汝等知我长夜说筏喻法，知已所塞流开耶？”

比丘答曰：“唯然，世尊。”

世尊叹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若有异学来问汝等：‘贤者，汝等若有如是清净见，彼何义、何为、何功德？’汝等云何答耶？”

比丘答曰：“世尊，若有异学来问我‘贤者，汝等若有如是清净见，彼何义、何为、何功德’者，我等当如是答：‘诸贤，为厌义，为无欲义，为见知如真义故。’世尊，若异学来问我者，我等当如是答。”

世尊叹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若异学来问汝，汝等应如是答。所以者何？此所说观，一曰、抟食粗细，二曰、更乐，三曰、意念，四曰、识也。此四食何因、何习？从何而生？由何有耶？彼四食者，因爱、习爱，从爱而生，由爱有也。爱何因、何习？从何而生？由何有耶？爱者，因觉、习觉，从觉而生，由觉有也。觉何因、何习？从何而生？由何有耶？觉者，因更乐、习更乐，从更乐生，由更乐有也。更乐何因、何习？从何而生？由何有耶？更乐者，因六处、习六处，从六处生，由六处有也。六处何因、何习？从何而生？由何有耶？六处者，因名色、习名色，从名色生，由名色有也。名色何因、何习？从何而生？由何有耶？名色者，因识、习识，从识而生，由识有也。识何因、何习？从何而生？由何有耶？识者，因行、习行，从行而生，由行有也。行何因、何习？从何而生？由何有耶？行者，因无明、习无明，从无明生，由无明有也。

“是为缘无明有行，缘行有识，缘识有名色，缘名色有六处，缘六处有更乐，缘更乐有觉，缘觉有爱，缘爱有受，缘受有有，缘有有生，缘生有老死、愁戚、啼哭、忧苦、懊恼，如是此淳大苦阴生。缘生有老死，此说缘生有老死，于汝等意云何？”

比丘答曰：“世尊，缘生有老死，我等意如是。所以者何？缘生有老死也。”

“缘有有生，此说缘有有生，于汝等意云何？”

比丘答曰：“世尊，缘有有生，我等意如是。所以者何？缘有有生也。”

“缘受有有，此说缘受有有，于汝等意云何？”

比丘答曰：“世尊，缘受有有，我等意如是。所以者何？缘受有有也。”

“缘爱有受，此说缘爱有受，于汝等意云何？”

比丘答曰：“世尊，缘爱有受，我等意如是。所以者何？缘爱有受也。”

“缘觉有爱，此说缘觉有爱，于汝等意云何？”

比丘答曰：“世尊，缘觉有爱，我等意如是。所以者何？缘觉有爱也。”

“缘更乐有觉，此说缘更乐有觉，于汝等意云何？”

比丘答曰：“世尊，缘更乐有觉，我等意如是。所以者何？缘更乐有觉也。”

“缘六处有更乐，此说缘六处有更乐，于汝等意云何？”

比丘答曰：“世尊，缘六处有更乐，我等意如是。所以者何？缘六处有更乐也。”

“缘名色有六处，此说缘名色有六处，于汝等意云何？”

比丘答曰：“世尊，缘名色有六处，我等意如是。所以者何？缘名色有六处也。”

“缘识有名色，此说缘识有名色，于汝等意云何？”

比丘答曰：“世尊，缘识有名色，我等意如是。所以者何？缘识有名色也。”

“缘行有识，此说缘行有识，于汝等意云何？”

比丘答曰：“世尊，缘行有识，我等意如是。所以者何？缘行有识也。”

“缘无明有行，此说缘无明有行，于汝等意云何？”

比丘答曰：“世尊，缘无明有行，我等意如是。所以者何？缘无明有行也。是为缘无明有行，缘行有识，缘识有名色，缘名色有六处，缘六处有更乐，缘更乐有觉，缘觉有爱，缘爱有受，缘受有有，缘有有生，缘生有老死、愁戚、啼哭、忧苦、懊恼可得生，如是此淳大苦阴生。”

世尊叹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比丘，汝等如是说。所以者何？我亦如是说，缘无明有行，缘行有识，缘识有名色，缘名色有六处，缘六处有更乐，缘更乐有觉，缘觉有爱，缘爱有受，缘受有有，缘有有生，缘生有老死、愁戚、啼哭、忧苦、懊恼可得生，如是此淳大苦阴生。生灭则老死灭，此说生灭则老死灭，于汝等意云何？”

比丘答曰：“世尊，生灭则老死灭，我等意如是。所以者何？生灭则老死灭也。”

“有灭则生灭，此说有灭则生灭，于汝等意云何？”

比丘答曰：“世尊，有灭则生灭，我等意如是。所以者何？有灭则生灭也。”

“受灭则有灭，此说受灭则有灭，于汝等意云何？”

比丘答曰：“世尊，受灭则有灭，我等意如是。所以者何？受灭则有灭也。”

“爱灭则受灭，此说爱灭则受灭，于汝等意云何？”

比丘答曰：“世尊，爱灭则受灭，我等意如是。所以者何？爱灭则受灭也。”

“觉灭则爱灭，此说觉灭则爱灭，于汝等意云何？”

比丘答曰：“世尊，觉灭则爱灭，我等意如是。所以者何？觉灭则爱灭也。”

“更乐灭则觉灭，此说更乐灭则觉灭，于汝等意云何？”

比丘答曰：“世尊，更乐灭则觉灭，我等意如是。所以者何？更乐灭则觉灭也。”

“六处灭则更乐灭，此说六处灭则更乐灭，于汝等意云何？”

比丘答曰：“世尊，六处灭则更乐灭，我等意如是。所以者何？六处灭则更乐灭也。”

“名色灭则六处灭，此说名色灭则六处灭，于汝等意云何？”

比丘答曰：“世尊，名色灭则六处灭，我等意如是。所以者何？名色灭则六处灭也。”

“识灭则名色灭，此说识灭则名色灭，于汝等意云何？”

比丘答曰：“世尊，识灭则名色灭，我等意如是。所以者何？识灭则名色灭也。”

“行灭则识灭，此说行灭则识灭，于汝等意云何？”

比丘答曰：“世尊，行灭则识灭，我等意如是。所以者何？行灭则识灭也。”

“无明灭则行灭，此说无明灭则行灭，于汝等意云何？”

比丘答曰：“世尊，无明灭则行灭，我等意如是。所以者何？无明灭则行灭也。是为无明灭则行灭，行灭则识灭，识灭则名色灭，名色灭则六处灭，六处灭则更乐灭，更乐灭则觉灭，觉灭则爱灭，爱灭则受灭，受灭则有灭，有灭则生灭，生灭则老死灭，愁戚、啼哭、忧苦、懊恼可得灭，如是此淳大苦阴灭。”

世尊叹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比丘，汝等如是说。所以者何？我亦如是说，无明灭则行灭，行灭则识灭，识灭则名色灭，名色灭则六处灭，六处灭则更乐灭，更乐灭则觉灭，觉灭则爱灭，爱灭则受灭，受灭则有灭，有灭则生灭，生灭则老死灭，愁戚、啼哭、忧苦、懊恼可得灭，如是此淳大苦阴灭。”

世尊叹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若汝等如是知、如是见，汝等颇于过去作是念：‘我过去时有，我过去时无。云何过去时有，何由过去时有’耶？”

比丘答曰：“不也，世尊。”

世尊叹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若汝等如是知、如是见，汝等颇于未来作是念：‘我未来当有，我未来当无。云何未来有，何由未来有’耶？”

比丘答曰：“不也，世尊。”

世尊叹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若汝等如是知、如是见，汝等颇于内有疑惑：‘此云何？此何等？此众生从何所来？趣至何处？何因已有？何因当有’耶？”

比丘答曰：“不也，世尊。”

世尊叹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若汝等如是知、如是见，汝等颇故杀父、母，害弟子阿罗诃，破坏圣众，恶意向佛，出如来血耶？”

比丘答曰：“不也，世尊。”

世尊叹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若汝等如是知、如是见，汝等颇故犯戒舍戒罢道耶？”

比丘答曰：“不也，世尊。”

世尊叹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若汝等如是知、如是见，汝等颇舍此更求外尊，求福田耶？”

比丘答曰：“不也，世尊。”

世尊叹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若汝等如是知、如是见，汝等颇作沙门、梵志如是说：‘诸尊，可知则知，可见则见’耶？”

比丘答曰：“不也，世尊。”

世尊叹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若汝等如是知、如是见，汝等颇吉祥为清净耶？”

比丘答曰：“不也，世尊。”

世尊叹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若汝等如是知、如是见，汝等颇为诸沙门、梵志吉祥相应诸见杂苦、杂毒、杂烦热、杂懊恼，彼是真实耶？”

比丘答曰：“不也，世尊。”

世尊叹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若汝等如是知、如是见，汝等颇身生疹患，生甚重苦乃至命欲断，舍此更求外，颇有彼沙门、梵志持一句咒，二句、三句、四句、多句、百句，持此咒令脱我苦，是谓求苦习、苦得、苦尽耶？”

比丘答曰：“不也，世尊。”

世尊叹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若汝等如是知、如是见，汝等颇受八有耶？”

比丘答曰：“不也，世尊。”

世尊叹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若汝等如是知、如是见，汝等颇如是说：‘我等恭敬沙门、敬重沙门，沙门瞿昙是我尊师’耶？”

比丘答曰：“不也，世尊。”

世尊叹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若汝等自知自见自觉，得最正觉，汝等随所问答耶？”

比丘答曰：“如是，世尊。”

世尊叹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我正御汝等，于毕究竟无烦无热，恒不变易法，正智所知，正智所见，正智所觉，因此故，我向者说。我为汝说法，毕究竟不烦热，恒不变易法，正智所知，正智所见，正智所觉。

“复次，三事合会，入于母胎：父母聚集一处，母满精堪耐，香阴已至。此三事合会，入于母胎，母胎或持九月、十月便生。生已以血长养，血者于圣法中谓是母乳也。彼于后时，诸根转大，根转成就，食粗饭麨，酥油涂身。彼眼见色，乐著好色，憎恶恶色，不立身念，少心，心解脱，慧解脱不知如真，所生恶不善法不灭尽无余，不败坏无余。如是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知法，乐著好法，憎恶恶法，不立身念，少心，心解脱、慧解脱不知如真，所生恶不善法不灭尽无余，不败坏无余。彼如是随憎不憎所受觉，或乐或苦，或不苦不乐，彼乐彼觉，求著受彼觉。彼乐彼觉，求著受彼觉已，若乐觉者，是为受彼，缘受有有，缘有有生，缘生有老死、愁戚、啼哭、忧苦、懊恼可得生，如是此淳大苦阴生。比丘，非为具足爱所系相续，如嗏帝比丘鸡和哆子耶？”

比丘答曰：“如是，世尊，具足爱所系相续，如嗏帝比丘鸡和哆子也。”

“若时如来出世，无所著、等正觉、明行成为、善逝、世间解、无上士、道法御、天人师，号佛、众佑。彼眼见色，于好色而不乐著，于恶色而不憎恶，立身念，无量心，心解脱、慧解脱知如真，所生恶不善法灭尽无余，败坏无余。如是耳、鼻、舌、身，意知法，不著好法，不恶恶法，立身念，无量心，心解脱、慧解脱知如真，所生恶不善法灭尽无余，败坏无余。彼如是灭憎不憎所受觉，或乐或苦，或不苦不乐，彼不乐彼觉，不求不著不受觉。彼不乐彼觉，不求不著不受觉已，若乐觉者彼便灭，乐灭则受灭，受灭则有灭，有灭则生灭，生灭则老死灭，愁戚、啼哭、忧苦、懊恼可得灭，如是此淳大苦阴灭。比丘，非为具足爱尽解脱耶？”

比丘答曰：“如是，世尊，具足爱尽解脱也。”

说是法时，此三千大千世界三反震动，动尽动，战尽战，震尽震，是故此经称爱尽解脱。

佛说如是，彼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大品第十六竟。

中阿含经卷第五十五 晡利多品第十七（有十经）（第五后诵）

持斋、晡利多，罗摩、五下分，

心秽、箭毛二，鞞摩那修学，

法乐比丘尼，拘絺罗在后。

晡利多品持斋经第一

我闻如是：一时，佛游舍卫国，在于东园鹿子母堂。

尔时，鹿子母毗舍佉平旦沐浴，著白净衣，将子妇等眷属围绕，往诣佛所，稽首作礼，却住一面。世尊问曰：“居士妇，今沐浴耶？”

答曰：“世尊，我今持斋。善逝，我今持斋。”

世尊问曰：“居士妇，今持何等斋耶？斋有三种，云何为三？一者、放牛儿斋，二者、尼揵斋，三者、圣八支斋。居士妇，云何名为放牛儿斋？若放牛儿朝放泽中，晡收还村，彼还村时，作如是念：‘我今日在此处放牛，明日当在彼处放牛；我今日在此处饮牛，明日当在彼处饮牛；我牛今在此处宿止，明日当在彼处宿止。’居士妇，如是有人若持斋时，作是思惟：‘我今日食如此之食，明日当食如彼食也；我今日饮如此之饮，明日当饮如彼饮也；我今含消如此含消，明当含消如彼含消。’其人于此昼夜乐著欲过，是谓名曰放牛儿斋。若如是持放牛儿斋者，不获大利，不得大果，无大功德，不得

广布。

“居士妇，云何名为尼揵斋耶？若有出家学尼揵者，彼劝人曰：‘汝于东方过百由延外有众生者，拥护彼故，弃舍刀杖；如是南方、西方、北方过百由延外有众生者，拥护彼故，弃舍刀杖。’是为彼劝进人。‘或有想护众生，或无想不护众生，汝当十五日说从解脱时，脱衣裸形，东向住立，作如是说：我无父母，非父母有；我无妻子，非妻子有；我无奴婢，非奴婢主。’居士妇，彼劝进于真谛语，而反劝进虚妄之言。彼人日日见其父母，便作此念：‘是我父母。’父母日日见其儿子，亦作此念：‘是我儿子。’彼见妻子，而作此念：‘是我妻子。’妻子见彼，亦作此念：‘是我尊长。’彼见奴婢，复作此念：‘是我奴婢。’奴婢见彼，亦作此念：‘是我大家。’彼用此欲，不与而用，非是与用，是谓名曰尼揵斋也。若如是持尼揵斋者，不获大利，不得大果，无大功德，不得广布。

“居士妇，云何名为圣八支斋？多闻圣弟子若持斋时，作是思惟：‘阿罗诃真人尽形寿离杀、断杀，弃舍刀杖，有惭有愧，有慈悲心，饶益一切乃至昆虫，彼于杀生净除其心。我亦尽形寿离杀、断杀，弃舍刀杖，有惭有愧，有慈悲心，饶益一切乃至昆虫，我今于杀生净除其心，我以此支于阿罗诃等同无异。’是故说斋。

“复次，居士妇，多闻圣弟子若持斋时，作是思惟：‘阿罗诃真人尽形寿离不与取、断不与取，与而后取，乐于与取，常好布施，心乐放舍，欢喜无吝，不望其报，不以盗覆心，能自制已，彼于不与取净除其心。我亦尽形寿离不与取、断不与取，与而后取，乐于与取，常好布施，心乐放舍，欢喜无吝，不望其报，不以盗覆心，能自制已，我于不与取净除其心，我以此支于阿罗诃等同无异。’是故说斋。

“复次，居士妇，多闻圣弟子若持斋时，作是思惟：‘阿罗诃真人尽形寿离非梵行、断非梵行，修行梵行，至诚心净，行无臭秽，离欲断淫，彼于非梵行净除其心。我于此日此夜离非梵行、断非梵行，修行梵行，至诚心净，行无臭秽，离欲断淫，我于非梵行净除其心，我以此支于阿罗诃等同无异。’是故说斋。

“复次，居士妇，多闻圣弟子若持斋时，作是思惟：‘阿罗诃真人尽形寿离妄言、断妄言，真谛言，乐真谛，住真谛，为人所信，不欺世间，彼于妄言净除其心。我亦尽形寿离妄言、断妄言，真谛言，乐真谛，住真谛，为人所信，不欺世间，我于妄言净除其心，我以此支于阿罗诃等同无异。’是故说斋。

“复次，居士妇，多闻圣弟子若持斋时，作是思惟：‘阿罗诃真人尽形寿离酒放逸、断酒放逸，彼于酒放逸净除其心。我亦尽形寿离酒放逸、断酒放逸，我于酒放逸净除

其心，我以此支于阿罗诃等同无异。’是故说斋。

“复次，居士妇，多闻圣弟子若持斋时，作是思惟：‘阿罗诃真人尽形寿离高广大床、断高广大床，乐下坐卧，或床或敷草，彼于高广大床净除其心。我于此日此夜离高广大床、断高广大床，乐下坐卧，或床或敷草，我于高广大床净除其心，我以此支于阿罗诃等同无异。’是故说斋。

“复次，居士妇，多闻圣弟子若持斋时，作是思惟：‘阿罗诃真人尽形寿离华鬘、璎珞、涂香、脂粉、歌舞、倡伎及往观听，断华发、璎珞、涂香、脂粉、歌舞、倡伎及往观听，彼于华鬘、璎珞、涂香、脂粉、歌舞、倡伎及往观听净除其心。我于此日此夜离华鬘、璎珞、涂香、脂粉、歌舞、倡伎及往观听，断华鬘、璎珞、涂香、脂粉、歌舞、倡伎及往观听，我于华鬘、璎珞、涂香、脂粉、歌舞、倡伎及往观听净除其心，我以此支于阿罗诃等同无异。’是故说斋。

“复次，居士妇，多闻圣弟子若持斋时，作是思惟：‘阿罗诃真人尽形寿离非时食、断非时食，一食，不夜食，乐于时食，彼于非时食净除其心。我于此日此夜离非时食、断非时食，一食，不夜食，乐于时食，我于非时食净除其心，我以此支于阿罗诃等同无异。’是故说斋。

“彼住此圣八支斋已，于上当复修习五法。云何为五？居士妇，多闻圣弟子若持斋时，忆念如来，彼世尊、如来、无所著、等正觉、明行成为、善逝、世间解、无上士、道法御、天人师，号佛、众佑。彼作如是忆念如来已，若有恶伺，彼便得灭，所有秽污恶不善法，彼亦得灭。居士妇，多闻圣弟子缘如来故，心静得喜，若有恶伺，彼便得灭，所有秽污恶不善法，彼亦得灭。

“譬若如人，头有垢腻，因膏泽、暖汤、人力、洗沐故，彼便得净。如是多闻圣弟子若持斋时，忆念如来，彼世尊、如来、无所著、等正觉、明行成为、善逝、世闻解、无上士、道法御、天人师，号佛，众佑。彼作如是忆念如来已，若有恶伺，彼便得灭，所有秽污恶不善法，彼亦得灭。居士妇，多闻圣弟子缘如来故，心静得喜，若有恶伺，彼便得灭，所有秽污恶不善法，彼亦得灭。是谓多闻圣弟子持梵斋，梵共会，因梵故，心静得喜，若有恶伺，彼便得灭，所有秽污恶不善法，彼亦得灭。

“复次，居士妇，多闻圣弟子若持斋时，忆念于法，此法世尊善说，究竟，恒不变易，正智所知，正智所见，正智所觉。彼作如是忆念法已，若有恶伺，彼便得灭，所有秽污恶不善法，彼亦得灭。居士妇，多闻圣弟子缘于法故，心静得喜，若有恶伺，彼便得灭，所有秽污恶不善法，彼亦得灭。

“犹人身有垢腻不净，因麸、澡豆、暖汤、人力、极洗浴故，身便得净。如是多闻圣弟子若持斋时，忆念于法，此法世尊善说，究竟，恒不变易，正智所知，正智所见，正智所觉。彼作如是忆念法已，若有恶伺，彼便得灭，所有秽污恶不善法，彼亦得灭。居士妇，多闻圣弟子缘于法故，心静得喜，若有恶伺，彼便得灭，所有秽污恶不善法，彼亦得灭。居士妇，是谓多闻圣弟子持法斋，法共会，因法故，心静得喜，若有恶伺，彼便得灭，所有秽污恶不善法，彼亦得灭。

“复次，居士妇，多闻圣弟子若持斋时，忆念于众，世尊弟子众善趣向质直，行要行趣，如来众中实有阿罗诃真人趣、阿罗诃果证、阿那含趣、阿那含果证、斯陀含趣、斯陀含果证、须陀洹趣、须陀洹果证，是为四双人八辈圣士，是谓世尊弟子众，成就戒、定、慧、解脱、解脱智见，可呼、可请、可供养、可奉事、可敬重，则为天人良福之田。彼作如是忆念众已，若有恶伺，彼便得灭，所有秽污恶不善法，彼亦得灭。居士妇，多闻圣弟子缘于众故，心静得喜，若有恶伺，彼便得灭，所有秽污恶不善法，彼亦得灭。

“犹如人衣有垢腻不净，因灰、皂荚、澡豆、汤水、人力浣故，彼便得净。如是多闻圣弟子若持斋时，忆念于众，世尊弟子众善趣向质直，行要行趣，如来众中实有阿罗诃真人趣、阿罗诃果证、阿那含趣、阿那含果证、斯陀含趣、欺陀含果证、须陀洹趣、须陀洹果证，是为四双人八辈圣士，是谓世尊弟子众，成就戒、定、慧、解脱、解脱智见，可呼、可请、可供养、可奉事、可敬重，则为天人良福之田。彼作如是忆念众已，若有恶伺，彼便得灭，所有秽污恶不善法，彼亦得灭。居士妇，多闻圣弟子缘于众故，心静得喜，若有恶伺，彼便得灭，所有秽污恶不善法，彼亦得灭。是谓多闻圣弟子持众斋，众共会，因众故，心静得喜，若有恶伺，彼便得灭，所有秽污恶不善法，彼亦得灭。

“复次，居士妇，多闻圣弟子若持斋时，忆念自戒，不缺不穿，无秽无污，极广极大，不望其报，智者称誉，善具善趣，善受善持。彼作如是忆念自戒已，若有恶伺，彼便得灭，所有秽污恶不善法，彼亦得灭。居士妇，多闻圣弟子缘于戒故，心静得喜，若有恶伺，彼便得灭，所有秽污恶不善法，彼亦得灭。

“犹若如镜，生垢不明，因石磨锃莹，由人力治，便得明净。如是多闻圣弟子若持斋时，忆念自戒，不缺不穿，无秽无污，极广极大，不望其报，智者称誉，善具善趣，善受善持。彼作如是忆念自戒已，若有恶伺，彼便得灭，所有秽污恶不善法，彼亦得灭。居士妇，多闻圣弟子缘于戒故，心静得喜，若有恶伺，彼秽得灭，所有秽污恶不善法，彼亦得灭。是谓多闻圣弟子持戒斋，戒共会，因戒故，心静得喜，若有恶伺，彼便得

灭，所有秽污恶不善法，彼亦得灭。

“复次，居士妇，多闻圣弟子若持斋时，忆念诸天，实有四王天。彼天若成就信，于此命终，得生彼间，我亦有彼信。彼天若成就戒、闻、施、慧，于此命终，得生彼间，我亦有彼慧。实有三十三天、焰摩天、兜率陀天、化乐天、他化乐天。彼天若成就信，于此命终，得生彼间，我亦有彼信。彼天若就戒、闻、施、慧，于此命终，得生彼间，我亦有彼慧。彼作如是忆念已，及诸天信、戒、闻、施，慧，若有恶伺，彼便得灭，所有秽污恶不善法，彼亦得灭。居士妇，多闻圣弟子缘诸天故，心静得喜，若有恶伺，彼便得灭，所有秽污恶不善法，彼亦得灭。

“犹如上色金，生垢不净，因火排钻椎赤土、人力，磨拭莹治，便得明净。如是多闻圣弟子若持斋时，忆念诸天，实有四王天。彼天若成就信，于此命终，得生彼间，我亦有彼信。彼天若成就戒、闻、施、慧，于此命终，得生彼间，我亦有彼慧。实有三十三天、焰摩天、兜率陀天、化乐天，他化乐天。彼天若成就信，于此命终，得生彼间，我亦有彼信。彼天若成就戒、闻、施、慧，于此命终，得生彼间，我亦有彼慧。彼作如是忆念已，及诸天信、戒、闻、施、慧，若有恶伺，彼便得灭，所有秽污恶不善法，彼亦得灭。

“居士妇，若行如是圣八支斋，若有十六大国，谓：一者、鸯迦，二者、摩竭陀，三者、迦尸，四者、拘萨罗，五者、拘楼，六者、般阇罗，七者、阿摄贝，八者、阿和檀提，九者、枝提，十者、拔耆，十一者、跋蹉，十二、跋罗，十三、苏摩，十四、苏罗吒，十五、喻尼，十六、剑浮。此诸国中所有钱宝、金、银、摩尼、真珠、琉璃、壤伽、碧玉、珊瑚、留邵、鞞留、鞞勒、玛瑙、蚼蝑、赤石、琁珠，设使有人于中作王，随用自在者，彼一切皆持圣八支斋，不直十六分。

“居士妇，我因此故说，人王者不如天乐。若人五十岁是四王天一昼一夜，如是三十昼夜为一月，十二月为一岁，如此五百岁是四王天寿。居士妇，必有是处，若族姓男、族姓女持圣八支斋，身坏命终，生四天王中。

“居士妇，我因此故说，人王者不如天乐。若人百岁是三十三天一昼一夜，如是三十昼夜为一月，十二月为一岁，如此千岁是三十三天寿。居士妇，必有是处。若族姓男、族姓女持圣八支斋，身坏命终，生三十三天中。

“居士妇，我因此故说，人王者不如天乐。若人二百岁是焰摩天一昼一夜，如是三十昼夜为一月，十二月为一岁，如此二千岁是焰摩天寿。居士妇，必有是处。若族姓男、族姓女持圣八支斋，身坏命终，生焰摩天中。

“居士妇，我因此故说，人王者不如天乐。若人四百岁是兜率陀天一昼一夜，如是三十昼夜为一月，十二月为一岁，如此四千岁是兜率陀天寿。居士妇，必有是处，若族姓男、族姓女持圣八支斋，身坏命终，生兜率陀天中。

“居士妇，我因此故说，人王者不如天乐。若人八百岁是化乐天一昼一夜，如是三十昼夜为一月，十二月为一岁，如此八千岁是化乐天寿。居士妇，必有是处，若族姓男、族姓女持圣八支斋，身坏命终，生化乐天中。

“居士妇，我因此故说，人王者不如天乐。若人千六百岁是他化乐天一昼一夜，如是三十昼夜为一月，十二月为一岁，如此万六千岁是他化乐天寿。居士妇，必有是处，若族姓男、族姓女持圣八支斋，身坏命终，生他化乐天中。

于是，鹿子母毗舍佉叉手向佛，白曰：“世尊，圣八支斋甚奇！甚特！大利大果，有大功德，有大广布。世尊，我从今始，自尽形寿持圣八支斋，随其事力，布施修福。”

于是，鹿子母闻佛所说，善受善持，稽首佛足，绕三匝而去。

佛说如是，鹿子毋毗舍佉及诸比丘闯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晡利多品晡利多经第二

我闻如是：一时，佛游那难大，在波和利柰园之中。

尔时，晡利多居士著白净衣，白巾裹头，拄杖执盖，著世俗屣，从园至园，从观至观，从林至林，遍游行彷徉。若见诸沙门、梵志者，便作是说：“诸贤，当知我离俗断俗，舍诸俗事。”

彼诸沙门、梵志以濡软柔和语曰：“唯然，贤晡利多离俗断俗，舍诸俗事。”

于是，晡利多居士遍游行彷徉，往诣佛所，共相问讯，当在佛前，拄杖而立。世尊告曰：“居士，有座，欲坐便坐。”

晡利多居士白曰：“瞿昙，此事不然，此事不可。所以者何？我离俗断俗，舍诸俗事，而沙门瞿昙唤我为居士耶？”

世尊答曰：“汝有相标帜如居士，是故我唤汝：‘居士，有座，欲坐便坐。’”

世尊如是复至再三告曰：“居士，有座，欲坐便坐。”

晡利多居士亦至再三白曰：“瞿昙，此事不然，此事不可。我离俗断俗，舍诸俗事，而沙门瞿昙唤我为居士耶？”

世尊答曰：“汝有相标帜如居士，是故我唤汝：‘居士，有坐，欲坐便坐。’”

世尊问曰：“汝云何离俗断俗，舍诸俗事耶？”

晡利多居士答曰：“瞿昙，我家一切所有财物尽持施儿，我无为无求游，唯往取食，存命而已，如是我离俗断俗，舍诸俗事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居士，圣法、律中不如是断绝俗事。居士，圣法、律中有八支断俗事也。”

于是，晡利多居士舍杖却盖，及脱俗屣，叉手向佛，白曰：“瞿昙，圣法、律中云何八支断俗事耶？”

世尊答曰：“居士，多闻圣弟子依离杀、断杀，依离不与取、断不与取，依离邪淫、断邪淫，依离妄言、断妄言，依无贪著、断贪著，依无害恚、断害恚，依无憎嫉恼、断憎嫉恼，依无增上慢、断增上慢。

“居士，多闻圣弟子云何依离杀、断杀耶？多闻圣弟子作是思惟：‘杀者必受恶报，现世及后世。若我杀者，便当自害，亦诬谤他。天及诸智梵行者道说我戒，诸方悉当闻我恶名。身坏命终，必至恶处，生地狱中。如是杀者受此恶报，现世及后世，我今宁可依离杀、断杀耶？’便依离杀、断杀，如是多闻圣弟子依离杀、断杀也。

“居士，多闻圣弟子云何依离不与取、断不与取耶？多闻圣弟子作是思惟：‘不与取者必受恶报，现世及后世。若我不与取者，便当自害，亦诬谤他。天及诸智梵行者道说我戒，诸方悉当闻我恶名。身坏命终，必至恶处，生地狱中。如是不与取者受此恶报，现世及后世，我今宁可依离不与取、断不与取耶？’便依离不与取、断不与取，如是多闻圣弟子依离不与取、断不与取也。

“居士，多闻圣弟子云何依离邪淫、断邪淫耶？多闻圣弟子作是思惟：‘邪淫者必受恶报，现世及后世。若我邪淫者，便当自害，亦诬谤他。天及诸智梵行者道说我戒，诸方悉当闻我恶名。身坏命终，必至恶处，生地狱中。如是邪淫者受此恶报，现世及后世，我今宁可依离邪淫、断邪淫耶？’便依离邪淫、断邪淫，如是多闻圣弟子依离邪淫、断邪淫也。

“居士，多闻圣弟子云何依离妄言、断妄言耶？多闻圣弟子作是思惟：‘妄言者必受恶报，现世及后世。若我妄言者，便当自害，亦诬谤他。天及诸智梵行者道说我戒，诸方悉当闻我恶名。身坏命终，必至恶处，生地狱中。如是妄言者受此恶报，现世及后世，我今宁可依离妄言、断妄言耶？’便依离妄言、断妄言，如是多闻圣弟子依离妄言、断妄言也。

“居士，多闻圣弟子云何依无贪著、断贪著耶？多闻圣弟子作是思惟：‘贪著者必受恶报，现世及后世。若我贪著者，便当自害，亦诬谤他。天及诸智梵行者道说我戒，诸方悉当闻我恶名。身坏命终，必至恶处，生地狱中。如是贪著者受此恶报，现世及后世，我今宁可依无贪著、断贪著耶？’便依无贪著、断贪著，如是多闻圣弟子依无贪著、断贪著也。

“居士，多闻圣弟子云何依无害恚、断害恚耶？多闻圣弟子作是思惟：‘害恚者必受恶报，现世及后世。若我害恚者，便当自害，亦诬谤他。天及诸智梵行者道说我戒，诸方悉当闻我恶名。身坏命终，必至恶处，生地狱中。如是害恚者受此恶报，现世及后世，我今宁可依无害恚、断害恚耶？’便依何无害恚、断害恚，如是多闻圣弟子依无害恚、断害恚也。

“居士，多闻圣弟子云何依无憎嫉恼、断憎嫉恼耶？多闻圣弟子作是思惟：‘憎嫉恼者必受恶报，现世及后世。若我憎嫉恼者，便当自害，亦诬谤他。天及诸智梵行者道说我戒，诸方悉当闻我恶名。身坏命终，必至恶处，生地狱中。如是憎嫉恼者受此恶报，现世及后世，我今宁可依无憎嫉恼、断憎嫉恼耶？’便依无憎嫉恼、断憎嫉恼，如是多闻圣弟子依无憎嫉恼、断憎嫉恼也。

“居士，多闻圣弟子云何依无增上慢、断增上慢耶？多闻圣弟子作是思惟：‘增上慢者必受恶报，现世及后世。若我增上慢者，便当自害，亦诬谤他。天及诸智梵行者道说我戒，诸方悉闻我恶名。身坏命终，必至恶处，生地狱中。如是增上慢者受此恶报，现世及后世，我今宁可依无增上慢、断增上慢耶？’便依无增上慢、断增上慢，如是多闻圣弟子依无增上慢、断增上慢也。是谓圣法、律中有八支断绝俗事。”

居士问曰：“瞿昙，圣法、律中但是断俗事？复更有耶？”

世尊答曰：“圣法、律中不但有是断绝俗事，更有八支断绝俗事得作证也。”

晡利多居士闻已，便脱白巾，叉手向佛，白曰：“瞿昙，圣法、律中云何更有八支断绝俗事得作证耶？”

世尊答曰：“居士，犹如有狗，饥饿羸乏，至屠牛处，彼屠牛师、屠牛弟子净摘除肉，掷骨与狗。狗得骨已，处处咬啮，破唇缺齿，或伤咽喉，然狗不得以此除饥。居士，多闻圣弟子亦复作是思惟：‘欲如骨锁，世尊说欲如骨锁，乐少苦多，多有灾患，当远离之。若有此舍离欲、离恶不善之法，谓此一切世间饮食永尽无余，当修习彼。’居士，犹去村不远，有小肉脔，堕在露地，或乌或鸱，持彼肉去，余乌鸱鸟竞而逐之。于居士意云何？若此乌鸱不速舍此小肉脔者，致余乌鸱竞而逐耶？”

居士答曰：“唯然，瞿昙。”

“于居士意云何？若此乌鸱能速舍此小肉脔者，余乌鸱鸟当复竞逐耶？”

居士答曰：“不也，瞿昙。”

“居士，多闻圣弟手亦复作是思惟：‘欲如肉脔，世尊说欲如肉脔，乐少苦多，多有灾患，当远离之。若有此舍离欲、离恶不善之法，谓此一切世间饮食永尽无余，当修习彼。’居士，犹如有人，手把火炬，向风而行，于居士意云何？若使此人不速舍者，必烧其手、余肢体耶？”

居士答曰：“唯然，瞿昙。”

“于居士意云何？若使此人速舍炬者，当烧其手、余肢体耶？”

居士答曰：“不也，瞿昙。”

“居士，多闻圣弟子亦复作是思惟：‘欲如火炬，世尊说欲如火炬，乐少苦多，多有灾患，当远离之。若有此舍离欲、离恶不善之法，谓此一切世间饮食永尽无余，当修习彼。’居士，犹去村不远，有大火坑，满其中火，而无烟焰。若有人来，不愚不痴，亦不颠倒，自住本心，自由自在，用乐不用苦，甚憎恶苦，用活不用死，甚憎恶死。于居士意云何？此人宁当入火坑耶？”

居士答曰：“不也，瞿昙。所以者何？彼见火坑，便作是思惟：‘若堕火坑，必死无疑；设不死者，定受极苦。’彼见火坑，便思远离，愿求舍离。”

“居士，多闻圣弟子亦复作是思惟：‘欲如火坑，世尊说欲如火坑，乐少苦多，多有灾患，当远离之。若有此舍离欲、离恶不善之法，谓此一切世间饮食永尽无余，当修习彼。’居士，犹去村不远，有大毒蛇，至恶苦毒，黑色可畏。若有人来，不愚不痴，亦不颠倒，自住本心，自由自在，用乐不用苦，甚憎恶苦，用活不用死，甚憎恶死。于居士意云何？此人宁当以手授与及余肢体，作如是说：‘蜇我！蜇我！’耶？”

居士答曰：“不也，瞿昙。所以者何？彼见毒蛇，便作是思惟：‘若我以手及余肢体使蛇蜇者，必死无疑；设不死者，定受极苦。’彼见毒蛇，便思远离，愿求舍离。”

“居士，多闻圣弟子亦复作是思惟：‘欲如毒蛇，世尊说欲如毒蛇，乐少苦多，多有灾患，当远离之。若有此舍离欲、离恶不善之法，谓此一切世间饮食永尽无余，当修习彼。’居士，犹如有人，梦得具足五欲自娱，彼若寤已，都不见一。居士，多闻圣弟子亦复作是思惟：‘欲如梦也，世尊说欲如梦也，乐少苦多，多有灾患，当远离之。若有此舍离欲、离恶不善之法，谓此一切世间饮食永尽无余，当修习彼。’

“居士，犹如有人假借乐具，或宫殿楼阁，或园观浴池，或象马车乘，或缯绵被，或指环、臂钏，或香璎珞颈钳，或金宝华鬘，或名衣上服，多人见已，而共叹曰：‘如是为善！如是为快！若有财物，应作如是极自娱乐。’其物主者，随所欲夺，或教人夺，即便自夺，或教人夺，多人见已，而共说曰：‘彼假借者，实为欺诳，非是假借。所以者何？其物主者，随所欲夺，或教人夺，即便自夺，或教人夺。’居士，多闻圣弟子亦复作是思惟：‘欲如假借，世尊说欲如假借，乐少苦多，多有灾患，当远离之。若有此舍离欲、离恶不善之法，谓此一切世间饮食永尽无余，当修习彼。’

“居士，犹去村不远，有大果树，此树常多有好美果。若有人来，饥饿羸乏，欲得食果。彼作是念：‘此树常多有好美果，我饥羸乏，欲得食果，然此树下无自落果可得饱食及持归去。我能缘树，我今宁可上此树耶？’念已便上。复有一人来，饥饿羸乏，欲得食果，持极利斧，彼作是念：‘此树常多有好美果，然此树下无自落果可得饱食及持归去。我不能缘树，我今宁可斫倒此树耶？’即便斫倒。于居士意云何？若树上人不速来下者，树倒地时，必折其臂、余肢体耶？”

居上答曰：“唯然，瞿昙。”

“于居士意云何？若树上人速来下者，树倒地时，宁折其臂、余肢体耶？”

居士答曰：“不也，瞿昙。”

“居士，多闻圣弟子亦复作是思惟：‘欲如树果，世尊说欲如树果，乐少苦多，多有灾患，当远离之。若有此舍离欲、离恶不善之法，谓此一切世间饮食永尽无余，当修习彼。’是谓圣法、律中更有此八支断绝俗事而得作证。

“居士，彼有觉、有观息，内静、一心，无觉、无观，定生喜、乐，得第二禅成就游。彼已离喜欲，舍无求游，正念正智而身觉乐，谓圣所说、圣所舍、念、乐住、空，得第三禅成就游。彼乐灭、苦灭，喜、忧本已灭，不苦不乐、舍、念、清净，得第四禅成就游。彼已如是定心清净，无秽无烦，柔软善住，得不动心，修学漏尽智通作证。彼知此苦如真，知此苦集、知此苦灭、知此苦灭道如真；知此漏如真，知此漏集、知此漏灭、知此漏灭道如真。彼如是知、如是见，欲漏心解脱，有漏、无明漏心解脱；解脱已，便知解脱：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办，不更受有，知如真。”

说此法时，晡利多居士远尘离垢，诸法法眼生。于是，晡利多居士见法得法，觉白净法，断疑度惑，更无余尊，不复由他，无有犹豫，已住果证，于世尊法得无所畏，稽首佛足，白曰：“世尊，我今自归于佛、法及比丘众，惟愿世尊受我为优婆塞！从今日始，终身自归，乃至命尽。

“世尊，我本著白净衣，白巾裹头，拄杖执盖，及著俗屣，从园至园，从观至观，从林至林，遍游行彷徉，若见诸沙门、梵志者，便作是语：‘诸贤，我离俗、断俗、舍诸俗事。’彼诸沙门、梵志濡软柔和，语我言：‘唯然！贤晡利多离俗、断俗，舍诸俗事。’世尊，我于尔时，彼实无智安著智处，实无智祠，又无智食，实无智，奉事如智慧人。世尊，我从今日，诸比丘众及世尊弟子，此实有智，安著智慧处，实有智祠，又有智食，实有智，奉事智慧人也。

“世尊，我今再自归佛、法及比丘众，惟愿世尊受我为优婆塞！从今日始，终身自归，乃至命尽。世尊，我本所信敬重外道沙门、梵志者，从今日断。世尊，我今三自归佛、法及比丘众，惟愿世尊受我为优婆塞！从今日始，终身自归，乃至命尽。”

佛说如是，晡利多居士及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中阿含经卷第五十六 晡利多品罗摩经第三

我闻如是：一时，佛游舍卫国，在于东园鹿子母堂。

尔时，世尊则于晡时从宴坐起，堂上来下，告尊者阿难：“我今共汝至阿夷罗婆提河浴。”

尊者阿难白曰：“唯然。”

尊者阿难执持户钥，遍诣诸屋而彷徉，见诸比丘，便作是说：“诸贤，可共诣梵志罗摩家。”诸比丘闻已，便共往诣梵志罗摩家。世尊将尊者阿难往至阿夷罗婆提河，脱衣岸上，便入水浴。浴已还出，拭体著衣。

尔时，尊者阿难立世尊后，执扇扇佛。于是，尊者阿难叉手向佛，白曰：“世尊，梵志罗摩家极好整顿，甚可爱乐。惟愿世尊以慈悯故，往至梵志罗摩家！”世尊为尊者阿难默然而受，于是世尊将尊者阿难往至梵志罗摩家。

尔时，梵志罗摩家，众多比丘集坐说法，佛住门外，待诸比丘说法讫竟。众多比丘寻说法讫，默然而住，世尊知已，謦欬敲门，诸比丘闻，即往开门。世尊便入梵志罗摩家，于比丘众前敷座而坐，问曰：“诸比丘向说何等？以何事故集坐在此？”

时，诸比丘答曰：“世尊，向者说法，以此法事集坐在此。”

世尊叹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比丘集坐当行二事，一曰、说法，二曰、默然。所以者何？我亦为汝说法。谛听！谛听！善思念之。”

时，诸比丘白曰：“唯然，当受教听。”

佛言：“有二种求，一曰、圣求，二曰、非圣求。

“云何非圣求？有一实病法、求病法，实老法、死法、愁忧戚法，实秽污法、求秽污法。云何实病法、求病法？云何病法耶？儿子、兄弟是病法也。象马、牛羊、奴婢、钱财、珍宝、米谷是病害法。众生于中触染贪著，骄傲受入，不见灾患，不见出要，而取用之。云何老法、死法、愁忧戚法、秽污法耶？儿子、兄弟是秽污法。象马、牛羊、奴婢、钱财、珍宝、米谷是秽污害法。众生于中染触贪著，骄傲受入，不见灾患，不见出要，而取用之。彼人欲求无病无上安隐涅槃，得无病无上安隐涅槃者，终无是处；求无老、无死、无愁忧戚、无秽污无上安隐涅槃，得无老、无死、无愁忧戚、无秽污无上安隐涅槃者，终无是处，是谓非圣求。

“云何圣求耶？有一作是念：‘我自实病法，无辜求病法。我自实老法、死法、愁忧戚法、秽污法，无辜求秽污法。我今宁可求无病无上安隐涅槃，求无老、无死、无愁忧戚、无秽污法无上安隐涅槃。’彼人便求无病无上安隐涅槃，得无病无上安隐涅槃者，必有是处；求无老、无死、无愁忧戚、无秽污无上安隐涅槃，得无老、无死、无愁忧戚、无秽污无上安隐涅槃者，必有是处。

“我本未觉无上正尽觉时，亦如是念：‘我自实病法，无辜求病法。我自实老法、死法、愁忧戚法、秽污法、无辜求秽污法。我今宁可求无病无上安隐涅槃，求无老、无死、无愁忧戚、无秽污无上安隐涅槃耶？’我时年少童子，清净青发，盛年年二十九，尔时极多乐戏，庄饰游行。我于尔时，父母啼哭，诸亲不乐。我剃除须发，著袈裟衣，至信、舍家、无家、学道，护身命清净，护口、意命清净。我成就此戒身已，欲求无病无上安隐涅槃，无老、无死、无愁忧戚、无秽污无上安隐涅槃故，更往阿罗罗伽罗摩所，问曰：‘阿罗罗，我欲于汝法行梵行，为可尔不？’阿罗罗答我曰：‘贤者，我无不可，汝欲行便行。’我复问曰：‘阿罗罗，云何汝此法自知、自觉、自作证耶？’阿罗罗答我曰：‘贤者，我度一切识处，得无所有处成就游，是故我法自知、自觉、自作证。’

“我复作是念：‘不但阿罗罗独有此信，我亦有此信；不但阿罗罗独有此精进，我亦有此精进；不但阿罗罗独有此慧，我亦有此慧。’阿罗罗于此法自知、自觉、自作证，我欲证此法故，便独住远离、空安静处，心无放逸，修行精勤。我独住远离、空安静处，心无放逸，修行精勤已，不久得证彼法。证彼法已，复往诣阿罗罗伽罗摩所，问曰：‘阿罗罗，此法自知、自觉、自作证，谓度一切无量识处，得无所有处成就游耶？’阿罗罗伽罗摩答我曰：‘贤者，我是法自知、自觉、自作证，谓度无量识处，得无所有处成就游。’阿罗罗伽罗摩复语我曰：‘贤者，是为如我此法作证，汝亦然；如汝此法作证，我亦然。贤者，汝来共领此众。’是为阿罗罗伽罗摩师处，我与同等，最上恭敬

、最上供养、最上欢喜。

“我复作是念：‘此法不趣智，不趣觉，不趣涅槃，我今宁可舍此法，更求无病无上安隐涅槃，求无老、无死、无愁忧戚、无秽污无上安隐涅槃。’我即舍此法，便求无病无上安隐涅槃，求无老、无死、无愁忧戚、无秽污无上安隐涅槃已，往诣郁陀罗罗摩子所，问曰：‘郁陀罗，我欲于汝法中学，为可尔不？’郁陀罗罗摩子答我曰：‘贤者，我无不可，汝欲学便学。’我复问曰：‘郁陀罗，汝父罗摩自知、自觉、自作证何等法耶？’郁陀罗罗摩子答我曰：‘贤者，度一切无所有处，得非有想非无想处成就游。贤者，我父罗摩自知、自觉、自作证，谓此法也。’

“我复作是念：‘不但罗摩独有此信，我亦有此信；不但罗摩独有此精进，我亦有此精进；不但罗摩独有此慧，我亦有此慧。罗摩自知、自觉、自作证此法，我何故不得自知、自觉、自作证此法耶？’我欲证此法故，便独往远离、空安静处，心无放逸，修行精勤。我独住远离、空安静处，心无放逸，修行精勤已，不久得证彼法。证彼法已，复往郁陀罗罗摩子所，问曰：‘郁陀罗，汝父罗摩，是法自知、自觉、自作证，谓度一切无所有处，得非有想非无想处成就游耶？’郁陀罗罗摩子答我曰：‘贤者，我父罗摩，是法自知、自觉、自作证，谓度一切无所有处，得非有想非无想处成就游。’郁陀罗复语我曰：‘如我父罗摩此法作证，汝亦然；如汝此法作证，我父亦然。贤者，汝来共领此众。’郁陀罗罗摩子同师处，我亦如师，最上恭敬、最上供养、最上欢喜。

“我复作是念：‘此法不趣智，不趣觉，不趣涅槃，我今宁可舍此法，更求无病无上安隐涅槃，求无老、无死、无愁忧戚、无秽污无上安隐涅槃。’我即舍此法，便求无病无上安隐涅槃，求无老、无死、无愁忧戚、无秽污无上安隐涅槃已，往象顶山南，郁鞞罗梵志村，名曰斯那，于彼中地至可爱乐，山林郁茂，尼连禅河清流盈岸。我见彼已，便作是念：‘此地至可爱乐，山林郁茂，尼连禅河清流盈岸。若族姓子欲有学者，可于中学，我亦当学，我今宁可于此中学。’即便持草往诣觉树，到已布下敷尼师檀，结跏趺坐，要不解坐，至得漏尽。我便不解坐，至得漏尽。我求无病无上安隐涅槃，便得无病无上安隐涅槃；求无老、无死、无愁忧戚、无秽污无上安隐涅槃，便得无老、无死、无愁忧戚、无秽污无上安隐涅槃。生知生见，定道品法，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办，不更受有，知如真。

“我初觉无上正尽觉已，便作是念：‘我当为谁先说法耶？’我复作是念：‘我今宁可为阿罗罗伽摩先说法耶？’尔时有天，住虚空中，而语我曰：‘大仙人，当知阿罗罗伽摩彼命终来至今七日。’我亦自知阿罗罗伽摩其命终来得今七日。我复作是念：‘阿罗罗伽摩，彼人长衰不闻此法；若闻此者，速知法次法。’

“我初觉无上正尽觉已，作如是念：‘我当为谁先说法耶？’我复作是念：‘我今宁可为郁陀罗罗摩子先说法耶？’天复住空，而语我曰：‘大仙人，当知郁陀罗罗摩子命终已来二七日也。’我亦自知郁陀罗罗摩子命终已来二七日也。我复作是念：‘郁陀罗罗摩子，彼人长衰不闻此法；若闻法者，速知法次法。’

“我初觉无上正尽觉已，作如是念：‘我当为谁先说法耶？’我复作是念：‘昔五比丘为我执劳，多所饶益。我苦行时，彼五比丘承事于我，我今宁可为五比丘先说法耶？’我复作是念：‘昔五比丘今在何处？’我以清净天眼出过于人，见五比丘在波罗柰仙人住处鹿野园中。我随住觉树下，摄衣持钵，往波罗柰加尸都邑。尔时，异学优陀遥见我来，而语我曰：‘贤者瞿昙，诸根清净，形色极妙，面光照耀。贤者瞿昙，师为是谁？从谁学道？为信谁法？’我于尔时即为优陀说偈答曰：

“‘我最上最胜，不著一切法，

诸爱尽解脱，自觉谁称师？

无等无有胜，自觉无上觉，

如来天人师，普知成就力。’

“优陀问我曰：‘贤者瞿昙，自称胜耶？’我复以偈而答彼曰：

“‘胜者如是有，谓得诸漏尽，

我害诸恶法，优陀故我胜。’

“优陀复问我曰：‘贤者瞿昙，欲至何处？’我时以偈而答彼曰：

“‘我至波罗柰，系妙甘露鼓，

转无上法轮，世所未曾转。’

“优陀语我曰：‘贤者瞿昙，或可有是。’如是语已，即彼邪道经便还去。我自往至仙人住处鹿野园中。时，五比丘遥见我来，各相约敕而立制曰：‘诸贤，当知此沙门瞿昙来，多欲多求，食妙饮食，好粳粮饭，及麦酥蜜，麻油涂体，今复来至。汝等但坐，慎莫起迎，亦莫作礼，预留一座，莫请令坐，到已语曰：“卿，欲坐者，自随所欲。”’我时往至五比丘所，时，五比丘于我不堪极妙威德，即从座起，有持衣钵者，有敷床者，有取水者，欲洗足者。我作是念：‘此愚痴人！何无牢固，自立制度还违本要？’我知彼已，坐五比丘所敷之座。

“时，五比丘呼我姓字，及卿于我，我语彼曰：‘五比丘，我如来、无所著、正尽觉，汝等莫称我本姓字，亦莫卿我。所以者何？我求无病无上安隐涅槃，得无病无上安

隐涅槃；我求无老、无死、无愁忧戚、无秽污无上安隐涅槃，得无老、无死、无愁忧戚、无秽污无上安隐涅槃。生知生见，定道品法，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办，不更受有，知如真。’彼语我曰：‘卿瞿昙，本如是行，如是道迹，如是苦行，尚不能得人上法差降圣知圣见，况复今日多欲多求，食妙饮食，好梗粮饭，及麦酥蜜，麻油涂体耶？’我复语曰：‘五比丘，汝等本时见我如是诸根清净，光明照耀耶？’时，五比丘复答我曰：‘本不见卿诸根清净，光明照耀。卿瞿昙，今诸根清净，形色极妙，面光照耀。’

“我于尔时即告彼曰：‘五比丘，当知有二边行，诸为道者所不当学：一曰、著欲乐下贱业凡人所行；二曰、自烦自苦，非贤圣法，无义相应。五比丘，舍此二边，有取中道，成明成智，成就于定，而得自在，趣智趣觉，趣于涅槃，谓八正道，正见乃至正定，是谓为八。’意欲随顺教五比丘，教化二人，三人乞食，三人持食来，足六人食。教化三人，二人乞食，二人持食来，足六人食。我如是教，如是化彼，求无病无上安隐涅槃，得无病无上安隐涅槃；求无老、无死、无愁忧戚、无秽污无上安隐涅槃，得无老、无死、无愁忧戚、无秽污无上安隐涅槃。生知生见，定道品法，生已尽、梵行已立，所作已办，不更受有，知如真。

“于是，世尊复告彼曰：‘五比丘，有五欲功德可爱、可乐、可意所念，善欲相应。云何为五？眼知色，耳知声，鼻知香，舌知味，身知触。五比丘，愚痴凡夫而不多闻，不见善友，不知圣法，不御圣法。彼触染贪著，骄傲受入，不见灾患，不见出要，而取用之。当知彼随弊魔，自作弊魔，堕弊魔手，为魔网缠，魔网所缠，不脱魔缠。五比丘，犹如野鹿，为网所缠，当知彼随猎师，自作猎师，堕猎师手，为猎师网缠，猎师来已，不能得脱。如是，五比丘，愚痴凡夫而不多闻，不见善友，不知圣法，不御圣法。彼于此五欲功德触染贪著，骄傲受入，不见灾患，不见出要，而取用之。当知彼随弊魔，自作弊魔，堕弊魔手，为魔网缠，魔网所缠，不脱魔缠。

“‘五比丘，多闻圣弟子见善知识，而知圣法，又御圣法。彼于此五欲功德，不触、不染、不贪、不著，亦不骄傲、不受入，见灾患，见出要，而取用之。当知彼不随弊魔，不自作魔，不堕魔手，不为魔网所缠，不为魔网所缠，便解脱魔缠。五比丘，犹如野鹿得脱于缠，当知彼不随猎师，不自在猎师，不堕猎师手，不为猎师网所缠，猎师来已，则能得脱。如是，五比丘，多闻圣弟子见善知识而知圣法，又御圣法，彼于此五欲功德，不触、不染、不贪、不著，亦不见骄傲、不受入，见灾患，见出要，而取用之。当知彼不随弊魔，不自作魔，不堕魔手，不为魔网所缠，不为魔网所缠，便解脱魔缠。

“‘五比丘，若时如来出兴于世，无所著、等正觉、明行成为、善逝、世间解、无上士、道法御、天人师，号佛、众佑，彼断乃至五盖、心秽、慧羸，离欲、离恶不善之法至得第四禅成就游。彼如是定心清净，无秽无烦，柔软善住，得不动心，修学漏尽智通作证。彼知此苦如真，知此苦集、知此苦灭、知此苦灭道如真；知此漏如真，知此漏集、知此漏灭、知此漏灭道如真。彼如是知、如是见，欲漏心解脱，有漏、无明漏心解脱；解脱已，便知解脱：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办，不更受有，知如真。彼于尔时自在行、自在住、自在坐、自在卧。所以者何？彼自见无量恶不善法尽，是故彼自在行、自在住、自在坐、自在卧。

“‘五比丘，犹如无事无人民处，彼有野鹿，自在行、自在往、自在坐、自在卧。所以者何？彼野鹿不在猎师境界，是故自在行、自在住、自在坐、自在卧。如是，五比丘，比丘漏尽得无漏，心解脱、慧解脱，自知、自觉、自作证成就游：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办，不更受有，知如真。彼于尔时自在行、自在住、自在坐、自在卧。所以者何？彼自见无量恶不善法尽，是故彼自在行、自在住、自在坐、白在卧。五比丘，是说无余解脱，是说无病无上安隐涅槃，是说无老、无死、无愁忧戚、无秽污无上安隐涅槃。’”

佛说如是，尊者阿难及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晡利多品五下分结经第四

我闻如是：一时，佛游舍卫国，在胜林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我曾说五下分结，汝等受持耶？”诸比丘默然不答。

世尊复再三告诸比丘：“我曾说五下分结，汝等受持耶？”诸比丘亦再三默然不答。

尔时，尊者鬘童子在彼众中。于是，尊者鬘童子即从座起，偏袒著衣，叉手向佛。白曰：“世尊曾说五下分结，我受持之。”

世尊问曰：“鬘童子，我曾说五下分结，汝受持耶？”

尊者鬘童子答曰：“世尊曾说欲初下分结，是我受持，恚、身见、戒取、疑，世尊说第五下分结，是我受持。”

世尊诃曰：“鬘童子，汝云何受持我说五下分结？鬘童子，汝从何口受持我说五下分结耶？鬘童子，非为众多异学来，以婴孩童子责数喻诘责汝耶？鬘童子，婴孩幼小，柔软仰眠，意无欲想，况复欲心缠住耶？然彼性使故，说欲使。鬘童子，婴孩幼小，柔

软仰眠，无众生想，况复恚心缠住耶？然彼性使故，说恚使。鬘童子，婴孩幼小，柔软仰眠，无自身想，况复身见心缠住耶？然彼性使故，说身见使。鬘童子，婴孩幼小，柔软仰眠，无有戒想，况复戒取必缠往耶？然彼性使故，说戒取使。鬘童子，婴孩幼小，柔软仰眠，无有法想，况复疑心缠往耶？然彼性使故，说疑使。鬘童子，非为众多异学来，以此婴孩童子责数喻诘责汝耶？”于是，尊者鬘童子为世尊面诃责已，内怀忧戚，低头默然，失辩无言，如有所伺。

彼时，世尊面前诃责鬘童子已，默然而住。尔时，尊者阿难立世尊后，执扇扇佛。于是，尊者阿难叉手向佛，白曰：“世尊，今正是时。善逝，今正是时。若世尊为诸比丘说五下分结者，诸比丘从世尊闻已，善受善持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阿难，谛听！善思念之。”

尊者阿难白曰：“唯然，当受教听。”

佛言：“阿难，或有一为欲所缠，欲心生已，不知舍如真；彼不知舍如真已，欲转炽盛，不可制除，是下分结。阿难，或有一为恚所缠，恚心生已，不知舍如真；彼不知舍如真已，恚转炽盛，不可制除，是下分结。阿难，或有一为身见所缠，身见心生已，不知舍如真；彼不知舍如真已，身见转盛，不可制除，是下分结。阿难，或有一为戒取所缠，戒取心生已，不知舍如真；彼不知舍如真已，戒取转盛，不可制除，是下分结。阿难，或有一为疑所缠，疑心生已，不知舍如真；彼不知舍如真已，疑转炽盛，不可制除，是下分结。

“阿难，若依道、依迹、断五下分结；彼不依此道、不依此迹，断五下分结者，终无是处。阿难，犹如有人欲得求实，为求实故，持斧入林。彼人见树成就根、茎、枝、叶及实，彼人不截根、茎，得实归者，终无是处。如是，阿难，若依道、依迹，断五下分结；不依此道、不依此迹，断五下分结者，终无是处。阿难，若依道、依迹，断五下分结；彼依此道、依此迹，断五下分结者，必有是处。阿难，犹如有人欲得求实，为求实故，持斧入林。彼人见树成就根、茎、枝、叶及实，彼人截根、茎，得实归者，必有是处。如是，阿难，若依道、依迹，断五下分结；依此道、依此迹，断五下分结者，必有是处。

“阿难，依何道、依何迹，断五下分结？阿难，或有一不为欲所缠，若生欲缠，即知舍如真；彼知舍如真已，彼欲缠便灭。阿难，或有一不为恚所缠，若生恚缠，即知舍如真；彼知舍如真已，彼恚缠便灭。阿难，或有一不为身见所缠，若生身见缠，即知舍如真；彼知舍如真已，彼身见缠便灭。阿难，或有一不为戒取所缠，若生戒取缠，即知

舍如真；彼知舍如真已，彼戒取便灭。阿难，或有一不为疑所缠，若生疑缠，即知舍如真；彼知舍如真已，彼疑缠便灭。阿难，依此道、依此迹，断五下分结。

“阿难，犹恒伽河，其水溢岸。若有人来彼岸，有事欲得度河，彼作是念：‘此恒伽河，其水溢岸。我于彼岸有事欲度，身无有力令我安隐浮至彼岸。’阿难，当知彼人无力。如是，阿难，若有人觉、灭、涅槃，其心不向而不清净，不住解脱，阿难，当知此人如彼羸人无有力也。阿难，犹恒伽河，其水溢岸。若有人来彼岸，有事欲得度河，彼作是念：‘此恒伽河，其水溢岸。我于彼岸有事欲度，身今有力令我安隐浮至彼岸。’阿难，当知彼人有力。如是，阿难，若有人觉、灭、涅槃，心向清净而住解脱，阿难，当知此人如彼有力人。

“阿难，犹如山水，甚深极广，长流驶疾，多有所漂，其中无船，亦无桥梁。或有人来彼岸，有事则便求度，彼求度时而作是念：‘今此山水甚深极广，长流驶疾，多有所漂，其中无船，亦无桥梁而可度者。我于彼岸有事欲度，当以何方便令我安隐至彼岸耶？’复作是念：‘我今宁可于此岸边收聚草木，缚作椑筏，乘之而度。’彼便岸边收聚草木，缚作椑筏，乘之而度，安隐至彼。如是，阿难，若有比丘攀缘厌离，依于厌离，住于厌离，止息身恶故，心入离、定故，离欲、离恶不善之法，有觉、有观，离生喜、乐，得初禅成就游。彼依此处，观觉兴衰；彼依此处，观觉兴衰已，住彼必得漏尽。设住彼不得漏尽者，必当升进得止息处。

“云何升进得止息处？彼觉、观已息，内静、一心，无觉、无观，定生喜、乐，得第二禅成就游。彼依此处，观觉兴衰；彼依此处，观觉兴衰已，住彼必得漏尽。设住彼不得漏尽者，必当升进得止息处。云何升进得止息处？彼离于喜欲，舍无求游，正念正智而身觉乐，谓圣所说、圣所舍、念、乐住、空，得第三禅成就游。彼依此处，观觉兴衰；彼依此处，观觉兴衰已，住彼必得漏尽。设住彼不得漏尽者，必当升进得止息处。

“云何升进得止息处？彼乐灭、苦灭、喜、忧本已灭，不苦不乐、舍、念、清净，得第四禅成就游。彼依此处，观觉兴衰；彼依此处，观觉兴衰已，住彼必得漏尽。设住彼不得漏尽者，必当升进得止息处。

“云何升进得止息处？彼度一切色想，灭有碍想，不念若干想，无量空，是无量空处成就游；彼依此处，观觉兴衰。彼依此处，观觉兴衰已，住彼必得漏尽。设住彼不得漏尽者，必当升进得止息处。

“云何升进得止息处？彼度一切无量空处，无量识，是无量识处成就游。彼依此处，观觉兴衰；彼依此处，观觉兴衰已，住彼必得漏尽。设住彼不得漏尽者，必当升进得

止息处。

“云何升进得止息处？彼度一切无量识处，无所有，无所有处成就游。彼若有所觉，或乐或苦，或不苦不乐。彼观此觉无常，观兴衰、观无欲、观灭、观断、观舍；彼如是观此觉无常，观兴衰、观无欲、观灭、观断、观舍已，便不受此世；不受此世已，便不恐怖；因不恐怖，便般涅槃：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办，不更受有，知如真。

“犹去村不远，有大芭蕉，若人持斧破芭蕉树，破作片，破为十分，或作百分。破为十分，或作百分已，便擗叶叶，不见彼节，况复实耶？阿难，如是比丘若有所觉，或乐或苦，或不苦不乐。彼观此觉无常，观兴衰、观无欲、观灭、观断、观舍；彼如是观此觉无常，观兴衰、观无欲、观灭、观断、观舍已，便不受此世；不受此世已，便不恐怖；因不恐怖已，便般涅槃：生已尽、梵行已立，所作已办，不更受有，知如真。”

于是，尊者阿难叉手向佛，白曰：“世尊，甚奇！甚特！世尊为诸比丘依依立依，说舍离漏，说过度漏，然诸比丘不速得无上，谓毕究竟尽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如是，阿难。如是，阿难。甚奇！甚特！我为诸比丘依依立依，说舍离漏，说过度漏，然诸比丘不速得无上，谓毕究竟尽。所以者何？人有胜如故，修道便有精粗。修道有精粗故，人便有胜如。阿难，是故我说人有胜如。”

佛说如是，尊者阿难及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晡利多品心秽经第五

我闻如是：一时，佛游舍卫国，在胜林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若比丘、比丘尼不拔心中五秽，不解心中五缚者，是为比丘、比丘尼说必退法。

“云何不拔心中五秽？或有一疑世尊，犹豫、不开意、不解意、意不静。若有一疑世尊，犹豫、不开意、不解意、意不静者，是谓不拔第一心秽，谓于世尊也。如是法、戒、教，若有诸梵行，世尊所称誉，彼便责数、轻易、触娆、侵害，不开意、不解意、意不静，是谓第五不拔心中秽，谓于梵行也。

“云何不解心中五缚？或有一身不离染、不离欲、不离爱、不离渴。若有身不离染、不离欲、不离爱、不离渴者，彼心不趣向，不静、不住、不解，自方便断宴坐。若有此心不趣向，不静、不住、不解，自方便断宴坐者，是谓第一不解心缚，谓身也。

“复次，于欲不离染、不离欲、不离爱、不离渴。若有于欲不离染、不离欲、不离爱、不离渴者，彼心不趣向，不静、不住、不解，自方便断宴坐。若有此心不趣向，不

静、不住、不解，自方便断宴坐者，是谓第二不解心缚，谓欲也。

“复次，有一所说圣义相应，柔软无疑盖，谓说戒、说定、说慧、说解脱、说解脱知见、说损、说不聚会、说少欲、说知足、说断、说无欲、说灭、说宴坐、说缘起。如是比丘，沙门所说者，彼心不趣向，不静、不住、不解，自方便断宴坐。若有此心不趣向，不静、不住、不解，自方便断宴坐者，是谓第三不解心缚，谓说也。

“复次，数道俗共会，掉乱、骄傲、不学问。若有数道俗共会，掉乱、骄傲、不学问者，彼心不趣向，不静、不住、不解，自方便断宴坐。若此心不趣向，不静、不住、不解，自方便断宴坐者，是谓第四不解心缚，谓聚会也。

“复次，少有所得故，于其中间住，不复求升进。若有少所得故，于其中间住，不复求升进者，彼心不趣向，不静、不住、不解，自方便断宴坐。若此心不趣向，不静、不住、不解，自方便断宴坐者，是谓第五不解心缚，谓升进也。

“若有比丘、比丘尼不拔此心中五秽，及不解此心中五缚者，是谓比丘、比丘尼必退法也。若有比丘、比丘尼善拔心中五秽，善解心中五缚者，是谓比丘、比丘尼清净法。

“云何善拔心中五秽？或有一不疑世尊，不犹豫、开意、意解、意静。若有不疑世尊，不犹豫、开意、意解、意静者，是谓第一善拔心中秽，谓于世尊也。如是法、戒、教，若有梵行，世尊所称誉，彼不责数、不轻易、不触娆、不侵害，开意、意解、意静，是谓第五善拔心中秽，谓于梵行也。

“云何解心中五缚？或有一身离染、离欲、离爱、离渴。若有身离染、离欲、离爱、离渴者，彼心趣向，静、住、解，自方便断宴坐。若有此心趣向，静、住、解，自方便断宴坐者，是谓第一解心中缚，谓身也。

“复次，于欲离染、离欲、离爱、离渴。若有于欲离染、离欲、离爱、离渴者，彼心趣向，静、住、解，自方便断宴坐。若有此心趣向，静、住、解，自方便断宴坐者，是谓第二解心中缚，谓欲也。

“复次，有一所说，圣义相应，柔软无疑盖，谓说戒、说定、说慧、说解脱、说解脱知见、说损、说不聚会、说少欲、说知足、说断、说无欲、说灭、说宴坐、说缘起，如是比丘，沙门所说者，彼心趣向，静、住、解，自方便断宴坐。若有此心趣向，静、住、解，自方便断宴坐者，是谓第三解心中缚，谓说也。

“复次，不数道俗共会，不掉乱、不骄傲学问。若有不数道俗共会，不掉乱、不骄傲学问者，彼心趣向，静、住、解，自方便断宴坐。若有此必趣向，静、往、解，自方

便断宴坐者，是谓第四解心中缚，谓不聚会也。

“复次，少有所得故，于其中间不住，复求升进。若有少所得故，于其中间不住，复求升进者，彼心趣向，静、住、解，自方便断宴坐。若此心趣向，静、住、解，自方便断宴坐者，是谓第五解心中缚，谓升进也。

“若有比丘、比丘尼善拔此心中五秽，及善解此心中五缚者，是谓比丘、比丘尼清净法。彼住此十支已，复修习五法。云何为五？修欲定心成就断如意足，依离、依无欲、依灭、依舍，趣向非品。修精进定、心定、思惟定成就断如意足，依离、依无欲、依灭、依舍，趣向非品，堪任第五。

“彼成就此堪任等十五法，成就自受者，必知必见，必正尽觉，至甘露门，近住涅槃，我说无不至涅槃。犹如鸡生十卵，或十二，随时覆盖，随时温暖，随时看视。鸡设有放逸者，彼中或鸡子以嘴以足，啄破其卵，自安隐出者，彼为第一。如是比丘成就此堪任等十五法自受者，必知必见，必正尽觉，必至甘露门，近住涅槃，我说无不得涅槃。”

佛说如是，彼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中阿含经卷第五十七 晡利多品箭毛经上第六

我闻如是：一时，佛游王舍城，在竹林伽兰哆园，与大比丘众俱，千二百五十人而受夏坐。

尔时，世尊过夜平旦，著衣持钵，入王舍城而行乞食。行乞食已，收举衣钵，澡洗手足，以尼师檀著于肩上，往至孔雀林异学园中。

尔时，孔雀林异学园中有一异学，名曰箭毛，名德宗主，众人所师，有大名誉，众所敬重，领大徒众，五百异学之所尊也。彼在大众喧闹娆乱，放高大音声，说种种畜生之论，谓论王、论贼、论斗、论食、论衣服、论妇人、论童女、论淫女、论世间、论空野、论海中、论国人民。彼共集坐论如是比畜生之论。异学箭毛遥见佛来，敕己众曰：“汝等默然住，彼沙门瞿昙来，彼众默然，常乐默然，称说默然，彼若见此众默然者，或来相见。”异学箭毛令众默然已，自默然住。

世尊往诣异学箭毛所，异学箭毛即从座起，偏袒著衣，叉手向佛，白曰：“善来！沙门瞿昙，沙门瞿昙久不来此，愿坐此座。”世尊便坐异学箭毛所敷之座。异学箭毛则与世尊共相问讯，却坐一面。

世尊问曰：“优陀夷，向论何等？以何事故共集坐此？”

异学箭毛答曰：“瞿昙，且置此论，此论非妙。沙门瞿昙欲闻此论，后闻不难。”

世尊如是再三问曰：“优陀夷，向论何等？以何事故共集坐此？”

异学箭毛亦再三答曰：“瞿昙，且置此论，此论非妙。沙门瞿昙欲闻此论，后闻不难。沙门瞿昙若至再三，其欲闻者，今当说之。瞿昙，我等与拘萨罗国众多梵志，悉共集坐拘萨罗学堂，说如是论：耆伽摩竭陀国人有大善利，耆伽摩竭陀国人得大善利，如此大福田众在王舍城共受夏坐，谓不兰迦葉。所以者何？瞿昙，不兰迦葉名德宗主，众人所师，有大名誉，众所敬重，领大徒众，五百异学之所尊也，于此王舍城共受夏坐。如是摩息迦利瞿舍利子、裟若鞞罗迟子、尼揵亲子、波复迦旃、阿夷哆鸡舍剑婆利。

“瞿昙，阿夷哆鸡舍剑婆利名德宗主，众人所师，有大名誉，众所敬重，领大徒众，五百异学之所尊也，于此王舍城共受夏坐。向者亦论沙门瞿昙，此沙门瞿昙名德宗主，众人所师，有大名誉，众所敬重，领大比丘众，千二百五十人之所尊也，亦在此王舍城共受夏坐。

“瞿昙，我等复作是念：‘今此诸尊沙门、梵志，谁为弟子所恭敬、尊重、供养、奉事耶？非为弟子法骂所骂，亦无弟子难师，此一向不可、不相应，不等说已，便舍而去？’瞿昙，我等复作是念：‘此不兰迦葉不为弟子所恭敬，尊重、供养、奉事，为弟子法骂所骂，众多弟子难师，此不可，此不相应，此不等说已，便舍而去。’瞿昙，昔时不兰迦葉数在弟子众举手大唤：‘汝等可住，无有人来问汝等事，人问我事，汝等不能断此事，我能断此事。’而弟子于其中间更论余事，不待师说事讫。瞿昙，我等复作是念：‘如是此不兰迦葉不为弟子所恭敬、尊重、供养、奉事，为弟子法骂所骂，众多弟子难师，此不可，此不相应，此不等说已，便舍而去。’

“如是摩息加利瞿舍利子、娑若鞞罗迟子、尼揵亲子、彼复迦旃、阿夷哆鸡舍剑婆利。瞿昙，我等作如是念：‘此阿夷哆鸡舍剑婆利不为弟子所恭敬、尊重、供养、奉事，为弟子法骂所骂，众多弟子难师，此不可，此不相应，此不等说已，便舍而去。’瞿昙，昔时阿夷哆鸡舍剑婆利数在弟子众举手大唤：‘汝等可住，无有人来问汝等事，人问我事，汝等不能断此事，我能断此事。’而弟子于其中间更论余事，不待师说事讫。瞿昙，我等复作是念：‘如是此阿夷哆鸡舍剑婆利不为弟子所恭敬、尊重、供养、奉事，为弟子法骂所骂，众多弟子难师，此不可，此不相应，此不等说已，便舍而去。’

“瞿昙，我等复作是念：‘此沙门瞿昙为弟子所恭敬、尊重、供养、奉事，不为弟子法骂所骂，亦无弟子难师，此不可，此不相应，此不等说已，便舍而去。’瞿昙，昔时沙门瞿昙数在大众，无量百千众围绕说法，于其中有一人鼾眠作声，又有一人语彼人

曰：‘莫鼾眠作声！汝不欲闻世尊说微妙法，如甘露耶？’彼人即便默然无声。瞿昙，我等复作是念：‘如是此沙门瞿昙为弟子所恭敬、尊重、供养、奉事，不为弟子法骂所骂，亦无弟子难师，此不可，此不相应，此不等说已，便舍而去。’”

世尊闻已，问异学箭毛曰：“优陀夷，汝见我有几法，令诸弟子恭敬、尊重、供养、奉事我，常随不离耶？”

异学箭毛答曰：“瞿昙，我见瞿昙有五法，令诸弟子恭敬、尊重、供养、奉事，常随不离。云何为五？沙门瞿昙粗衣知足，称说粗衣知足。若沙门瞿昙粗衣知足，称说粗衣知足者，是谓我见沙门瞿昙有第一法，令诸弟子恭敬、尊重、供养、奉事，常随不离。复次，沙门瞿昙粗食知足，称说粗食知足。若沙门瞿昙粗食知足，称说粗食知足者，是谓我见沙门瞿昙有第二法，令诸弟子恭敬、尊重、供养、奉事，常随不离。复次，沙门瞿昙少食，称说少食。若沙门瞿昙少食，称说少食者，是谓我见沙门瞿昙有第三法，令诸弟子恭敬、尊重、供养、奉事，常随不离。复次，沙门瞿昙粗住止床座知足，称说粗住止床座知足。若沙门瞿昙粗住止床座知足，称说粗住止床座知足者，是谓我见沙门瞿昙有第四法，令诸弟子恭敬、尊重、供养、奉事、常随不离。复次，沙门瞿昙宴坐、称说宴坐。若沙门瞿昙宴坐，称说宴坐者，是谓我见沙门瞿昙有第五法，令诸弟子恭敬、尊重、供养、奉事，常随不离。是谓我见沙门瞿昙有五法，令诸弟子恭敬、尊重、供养、奉事、常随不离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优陀夷，我不以此五法，令诸弟子恭敬、尊重、供养、奉事我，常随不离。优陀夷，我所持衣，随圣力割截，染污恶色，如是圣衣染污恶色。优陀夷，或我弟子谓尽形寿衣所弃舍粪扫之衣，亦作是说：‘我世尊粗衣知足，称说粗衣知足。’优陀夷，若我弟子因粗衣知足故，称说我者，彼因此处故，不恭敬、尊重、供养、奉事我，亦不相随。

“复次，优陀夷，我食粳粮成熟，无麸无量杂味。优陀夷，或我弟子尽其形寿而行乞食所弃舍食，亦作是说：‘我世尊粗食知足，称说粗食知足。’优陀夷，若我弟子因粗食知足故，称说我者，彼因此处故，不恭敬、尊重、供养、奉事我，亦不相随。

“复次，优陀夷，我食如一鞞罗食，或如半鞞罗。优陀夷，或我弟子食如一拘拖，或如半拘拖，亦作是说：‘我世尊少食，称说少食。’优陀夷，若我弟子因少食故，称说我者，彼因此处故，不恭敬、尊重、供养、奉事我，亦不相随。

“复次，优陀夷，我或住高楼，或住棚阁。优陀夷，或我弟子彼过九月、十月，一夜于覆处宿，亦作是说：‘我世尊粗住止床座知足，称说粗住止床座知足。’优陀夷，

若我弟子因粗住止床座知足故，称说我者，彼因此处故，不恭敬、尊重、供养、奉事我，亦不相随。

“复次，优陀夷，我常作闹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，或我弟子过半月一入众，为法清净故，亦作是说：‘我世尊宴坐，称说宴坐。’优陀夷，若我弟子因宴坐故，称说我者，彼因此处故，不恭敬、尊重、供养、奉事我，亦不相随。优陀夷，我无此五法，令诸弟子恭敬、尊重、供养、奉事我，常随不离。

“优陀夷，我更有五法，令诸弟子恭敬、尊重、供养、奉事我，常随不离。云何为五？优陀夷，我有弟子，谓无上戒称说我：‘世尊行戒大戒，如所说所作亦然，如所作所说亦然。’优陀夷，若我弟子因无上戒称说我者，彼因此处，恭敬、尊重、供养、奉事我，常随不离。

“复次，优陀夷，我有弟子，谓无上智慧称说我：‘世尊行智慧，极大智慧，若有谈论来相对者，必能伏之，谓于正法、律不可说，于自所说不可得说。’优陀夷，若我弟子因无上智慧故，称说我者，彼因此处，恭敬、尊重、供养、奉事我，常随不离。

“复次，优陀夷，我有弟子，谓无上知见称说我：‘世尊遍知非不知，遍见非不见，彼为弟子说法，有因非无因，有缘非无缘，可答非不可答，有离非无离。’优陀夷，若我弟子因无上知见故，称说我者，彼因此处，恭敬、尊重、供养、奉事我，常随不离。

“复次，优陀夷，我有弟子，谓厌爱箭而来问我：‘苦是苦，集是集，灭是灭，道是道？’我即答彼：‘苦是苦，集是集，灭是灭，道是道。’优陀夷，若我弟子而来问我，我答可意令欢喜者，彼因此处，恭敬、尊重、供养、奉事我，常随不离。

“复次，优陀夷，我为弟子或说宿命智通作证明达，或说漏尽智通作证明达。优陀夷，若我弟子于此正法、律中得受得度，得至彼岸，无疑无惑，于善法中无有犹豫者，彼因此处，恭敬、尊重、供养、奉事我，常随不离。优陀夷，是谓我更有五法，令诸弟子恭敬、尊重、供养、奉事我，常随不离。”

于是，异学箭毛即从座起，偏袒著衣，叉手向佛，白曰：“瞿昙，甚奇！甚特！善说妙事，润泽我体，犹如甘露。瞿昙，犹如大雨，此地高下，普得润泽。如是沙门瞿昙为我等善说妙事，润泽我体，犹如甘露。世尊，我已解。善逝，我已知。世尊，我今自归于佛、法及比丘众，惟愿世尊受我为优婆塞！从今日始，终身自归，乃至命尽。”

佛说如是，异学箭毛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晡利多品箭毛经下第七

我闻如是：一时，佛游王舍城，在竹林迦兰哆园。

尔时，世尊过夜平旦，著衣持钵，入王舍城而行乞食。行乞食已，收举衣钵，澡洗手足，以尼师檀著于肩上，往至孔雀林异学园中。

尔时，孔雀林异学园中有一异学，名曰箭毛，名德宗主，众人所师，有大名誉，众所敬重，领大徒众，五百异学之所尊也。彼在大众喧闹娆乱，放高大音声，说种种畜生之论，谓论王、论贼、论斗、论食、论衣服、论妇人、论童女、论淫女、论世间、论空野、论海中、论国人民。彼共集坐说如是比畜生之论。异学箭毛遥见佛来，敕已众曰：“汝等默然住，彼沙门瞿昙来，彼众默然，当乐默然，称说默然，彼若见此众默然者，或来相见。”异学箭毛命众默然已，自默然住。

世尊往诣异学箭毛所，异学箭毛即从座起，偏袒著衣，叉手向佛，白曰：“善来！沙门瞿昙，沙门瞿昙久不来此，愿坐此座。”世尊便坐异学箭毛所敷之座。异学箭毛便与世尊共相问讯，却坐一面。

世尊问曰：“优陀夷，向论何等？以何事故共集坐此？”

异学箭毛答曰：“瞿昙，且置此论，此论非妙。沙门瞿昙欲闻此论，后闻不难。”

世尊如是再三问曰：“优陀夷，向论何等？以何事故共集坐此？”

异学箭毛亦再三答曰：“瞿昙，且置此论，此论非妙。沙门瞿昙欲闻此论，后闻不难。沙门瞿昙若至再三，其欲闻者，今当说之。瞿昙，我有策虑，有思惟，住策虑地，住思惟地，有智慧，有辩才。自说实有萨云然，一切知，一切见，无余知，无余见。我往问事，然彼不知。瞿昙，我作是念：‘此是何等耶？’”

世尊问曰：“优陀夷，汝有策虑，有思惟，有策虑地，住思惟地，有智慧，有辩才。谁说实有萨云然，一切知，一切见，无余知，无余见，汝往问事，而彼不知耶？”

异学箭毛答曰：“瞿昙，谓不兰迦葉是。所以者何？瞿昙，不兰迦葉自说实有萨云然，一切知，一切见，无余知，无余见也。我有策虑，有思惟，住策虑地，住思惟地，有智慧，有辩才。我往问事，然彼不知。瞿昙，是故我作是念：‘此是何等耶？’如是摩息迦利瞿舍利子、娑若鞞罗迟子、尼揵亲子、波复迦旃、阿夷哆鸡舍剑婆利。瞿昙，阿夷哆鸡舍剑婆利自说实有萨云然，一切知，一切见，无余知，无余见也。我有策虑，有思惟，住策虑地，住思惟地，有智慧，有辩才。我往问事，然彼不知。瞿昙，是故我作是念：‘此是何等耶？’瞿昙，我复作是念：‘若我当往诣沙门瞿昙所，问过去事者，沙门瞿昙必能答我过去事也。我当往诣沙门瞿昙所，问未来事者，沙门瞿昙必能答我未来事也。复次，若我随所问沙门瞿昙事者，沙门瞿昙必亦答我随所问事。’”

世尊告曰：“优陀夷，止！止！汝长夜异见、异忍、异乐、异欲、异意故，不得尽知我所说义。优陀夷，我有弟子有因有缘，忆无量过去本昔所生，谓一生、二生、百生、千生，成劫、败劫、无量成败劫。众生名某，我会生彼，如是姓、如是字、如是生、如是饮食、如是受苦乐、如是长寿、如是久住、如是寿讫。此死生彼，彼死生此，我生在此，如是姓、如是字、如是生、如是饮食、如是受苦乐、如是长寿、如是久住、如是寿讫。彼来问我过去事，我答彼过去事；我亦往问彼过去事，彼亦答我过去事；我随所问彼事，彼亦答我随所问事。复次，优陀夷，我有弟子，谓清净天眼出过于人，见此众生死时生时、好色恶色、妙与不妙，往来善处及不善处，随此众生之所作业，见其如真。若此众生成就身恶行，成就口、意恶行，诬谤圣人，邪见，成就邪见业；彼因缘此，身坏命终，必至恶处，生地狱中。若此众生成就身妙行，成就口、意妙行，不诬谤圣人，正见，成就正见业；彼因缘此，身坏命终，必升善处，得生天中。彼来问我未来事，我答彼未来事；我亦往问彼未来事，彼亦答我未来事；我随所问彼事，彼亦答我随所问事。”

异学箭毛白曰：“瞿昙，若如是者，我转不知，我转不见，转痴堕痴，谓沙门瞿昙如是说：‘优陀夷，止！止！汝长夜异见、异忍、异乐、异欲、异意故，不得尽知我所说义。优陀夷，我有弟子有因有缘，忆无量过去本昔所生，谓一生、二生、百生、千生，成劫、败劫、无量成败劫。众生名某，我曾生彼，如是姓、如是字、如是生、如是饮食、如是受苦乐、如是长寿、如是久住、如是寿讫。此死生彼，彼死生此，我生在此，如是姓、如是字、如是生、如是饮食、如是受苦乐、如是长寿、如是久往、如是寿讫。彼来问我过去事，我答彼过去事；我亦往问彼过去事，彼亦答我过去事；我随所问彼事，彼亦答我随所问事。复次，优陀夷，我有弟子，谓清净天眼出过于人，见此众生死时生时、好色恶色、妙与不妙，往来善处及不善处，随此众生之所作业，见其如真。若此众生成就身恶行，成就口、意恶行，诬谤圣人，邪见，成就邪见业；彼因缘此，身坏命终，必至恶处，生地狱中。苦此众生成就身妙行，成就口、意妙行，不诬谤圣人，正见，成就正见业；彼因缘此，身坏命终，必升善处，得生天中。彼来问我未来事，我答彼未来事；我亦往问彼未来事，彼亦答我未来事；我随所问彼事，彼亦答我随所问事。’

“瞿昙，我于此生作本所作，得本所得，尚不能忆，况复能忆有因有缘，无量本昔所生事耶？瞿昙，我尚不能见飘风鬼，况复清净天眼出过于人，见此众生死时生时、善色恶色、妙与不妙，趣至善处及不善处，随此众生之所作业，见其如真耶？瞿昙，我作是念：‘若沙门瞿昙问我从师学法者，倘能答彼，令可意也。’”

世尊问曰：“优陀夷，汝从师学其法云何？”

异学箭毛答曰：“瞿昙，彼说过于色，彼色最胜，彼色最上。”

世尊问曰：“优陀夷，何等色耶？”

异学箭毛答曰：“瞿昙，若色更无有色最上、最妙，为最胜也，彼色最胜，彼色最上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优陀夷，犹如有人作如是说：‘若此国中有女最妙，我欲得彼。’彼若有人如是问者：‘君知国中有女最妙，如是姓、如是名、如是生耶？为长短粗细？为白、黑？为不白不黑？为刹利女？为梵志、居士、工师女？为东方、南方、西方、北方耶？’彼人答曰：‘我不知也。’复问彼人：‘君不知、不见国中有女最妙，如是姓、如是名、如是生，长短粗细、白、黑、不白不黑，刹利女，梵志、居士、工师女，东方、南方、西方、北方者，而作是说：我欲得彼女耶？’如是，优陀夷，汝作是说：‘彼说色过于色，彼色最胜，彼色最上。’问汝彼色，然不知也。”

异学箭毛白曰：“瞿昙，犹如紫磨，极妙金精，金师善磨，莹治令净，藉以白练，安著日中，其色极妙，光明照耀。如是，瞿昙，我说彼色过于色，彼色最胜，彼色最上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优陀夷，我今问汝，随所解答。优陀夷，于意云何？谓紫磨金精，藉以白练，安著日中，其色极妙，光明照耀，及萤火虫在夜暗中光明照耀，于中光明，何者最上、为最胜耶？”

异学箭毛答曰：“瞿昙，萤火光明于紫磨金精光明，最上、为最胜也。”

世尊问曰：“优陀夷，于意云何？谓萤火虫在夜暗中光明照耀，及燃油灯在夜暗中光明照耀，于中光明，何者最上、为最胜耶？”

异学箭毛答曰：“瞿昙，燃灯光明于萤火虫光明，最上、为最胜也。”

世尊问曰：“优陀夷，于意云何？谓燃油灯在夜暗中光明照耀，及燃大木积火在夜暗中光明照耀，于中光明，何者最上、为最胜耶？”

异学箭毛答曰：“瞿昙，燃大木积火之光明于燃油灯光明，最上、为最胜也。”

世尊问曰：“优陀夷，于意云何？谓燃大木积火，在夜暗中光明照耀，及太白星平旦无曀光明照耀，于中光明，何者最上、为最胜耶？”

异学箭毛答曰：“瞿昙，太白星光于燃大木积火光，最上、为最胜也。”

世尊问曰：“优陀夷，于意云何？谓太白星平旦无曀光明照耀，及月殿光夜半无曀光明照耀，于中光明，何者最上、为最胜耶？”

异学箭毛答曰：“瞿昙，月殿光明于太白星光，最上、为最胜也。”

世尊问曰：“优陀夷，于意云何？谓月殿光夜半无噎光明照耀，及日殿光秋时向中，天净无噎光明照耀，于中光明，何者最上、为最胜耶？”

异学箭毛答曰：“瞿昙，日殿光明于月殿光，最上、为最胜也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优陀夷，多有诸天，今此日月虽有大如意足，有大威德，有大福佑，有大威神，然其光明故不及诸天光明也。我昔曾与诸天共集，共彼论事，我之所说，可彼天意，我不作是说：‘彼色过于色，彼色最胜，彼色最上。’优陀夷，而汝于萤火虫光色最弊最丑，说彼色过于色，彼色最胜，彼色最上，问已不知。”

异学箭毛白曰：“世尊，悔过此说！善逝，悔过此说！”

世尊问曰：“优陀夷，汝何意如是说：‘世尊，悔过此说！善逝，悔过此说！’耶？”

异学箭毛答曰：“瞿昙，我作是说：‘彼色过于色，彼色最胜，彼色最上。’沙门瞿昙今善检我，善教善诃，令我虚妄无所有也。瞿昙，是故我如是说：‘世尊，悔过此说！善逝，悔过此说！’”

异学箭毛语曰：“瞿昙，后世一向乐，有一道迹一向作世证。”

世尊问曰：“优陀夷，云何后世一向乐？云何有一道迹一向作世证耶？”

异学箭毛答曰：“瞿昙，或有一离杀断杀、不与取、邪淫、妄言乃至离邪见得正见，瞿昙，是谓后世一向乐，是谓有一道迹一向作世证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优陀夷，我今问汝，随所解答。优陀夷，于意云何？若有一离杀断杀，彼为一向乐、为杂苦耶？”

异学箭毛答曰：“瞿昙，是杂苦也。”

“若有一离不与取、邪淫、妄言乃至离邪见得正见，彼为一向乐、为杂苦耶？”

异学箭毛答曰：“瞿昙，是杂苦也。”

世尊问曰：“优陀夷，非为如是杂苦乐道迹作世证耶？”

异学箭毛答曰：“瞿昙，如是杂苦乐道迹作世证也。”

异学箭毛白曰：“世尊，悔过此说！善逝，悔过此说！”

世尊问曰：“优陀夷，汝何意故作如是说：‘世尊，悔过此说！善逝，悔过此说！’耶？”

异学箭毛答曰：“瞿昙，我向者说后世一向乐，有一道迹一向作世证。沙门瞿昙今善检我，善教善诃，令我虚妄无所有也。瞿昙，是故我如是说：‘世尊，悔过此说！善逝，悔过此说！’”

世尊告曰：“优陀夷，世有一向乐，有一道迹一向作世证也。”

异学箭毛问曰：“瞿昙，云何世一向乐？云何一道迹一向作世证耶？”

世尊答曰：“优陀夷，若时如来出世，无所著、等正觉、明行成为、善逝、世间解、无上士、道法御、天人师，号佛、众佑，彼断乃至五盖，心秽、慧羸，离欲、离恶不善之法，有觉、有观，离生喜、乐，得初禅成就游，不共彼天戒等、心等、见等也。彼觉、观已息，内静、一心，无觉、无观，定生喜、乐，得第二禅成就游，不共彼天戒等、心等、见等也。彼离于喜欲，舍无求游，正念正智而身觉乐，谓圣所说、圣所舍、念、乐住、空，得第三禅成就游，不共彼天戒等、心等、见等也。优陀夷，是谓世一向乐。”

异学箭毛问曰：“瞿昙，世中一向乐，唯极是耶？”

世尊答曰：“世中一向乐，不但极是也。优陀夷，更有一道迹一向作世证。”

异学箭毛问曰：“瞿昙，云何更有一道迹一向作世证耶？”

世尊答曰：“优陀夷，比丘离欲、离恶不善之法，有觉、有观，离生喜、乐，得初禅成就游，得共彼天戒等、心等、见等也。彼觉、观已息，内静、一心，无觉、无观，定生喜、乐，得第二禅成就游，得共彼天戒等、心等、见等也。彼离于喜欲，舍无求游，正念正智而身觉乐，谓圣所说、圣所舍、念、乐、乐住、空，得第三禅成就游，得共彼天戒等、心等、见等也。优陀夷，是谓一道迹一向作世证。”

异学箭毛问曰：“瞿昙，沙门瞿昙弟子为此世一向乐故，一道迹一向作世证故，从沙门瞿昙学梵行耶？”

世尊答曰：“优陀夷，我弟子不为世一向乐故，亦不为一道迹一向作世证故，从我学梵行也。优陀夷，更有最上、最妙、最胜，为作证故，我弟子从我学梵行也。”

于是，彼大众放高大音声：“彼是最上、最妙、最胜，为作证故，沙门瞿昙弟子从沙门瞿昙学梵行也。”

于是，异学箭毛敕己众，令默然已，白曰：“瞿昙，云何最上、最妙、最胜，为作证故，沙门瞿昙弟子从沙门瞿昙学梵行耶？”

世尊答曰：“优陀夷，比丘者乐灭、苦灭，喜、忧本已灭，不苦不乐、舍、念、清净，得第四禅成就游。优陀夷，是谓最上、最妙、最胜，为作证故，我弟子从我学梵行也。”

于是，异学箭毛即从座起，欲稽首佛足。于是，异学箭毛诸弟子异学梵行者白异学箭毛曰：“尊今应作师时，欲为沙门瞿昙作弟子耶？尊不应作师时，为沙门瞿昙作弟子也。”是为异学箭毛诸弟子学梵行者，为异学箭毛而作障碍，谓从世尊学梵行也。

佛说如是，异学箭毛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晡利多品鞞摩那修经第八

我闻如是：一时，佛游舍卫国，在胜林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异学鞞摩那修中后彷佯，往诣佛所，相问讯已，问曰：“瞿昙，最色最色，瞿昙，最色。”

世尊问曰：“迦旃，何等色耶？”

异学鞞摩那修答曰：“瞿昙，若色更无有色最上、最妙、最胜，瞿昙，彼色最胜，彼色最上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迦旃，犹如有人作如是说：‘若此国中有女最妙，我欲得彼。’彼若有人如是问者：‘君知国中有女最妙，如是姓、如是名、如是生耶？为长短粗细？为白、黑？为不白不黑？为刹利女？为梵志、居士、工师女？为东方、南方、西方、北方耶？’彼人答曰：‘我不知也。’复问彼人：‘君不知、不见国中有女最妙，如是姓、如是名、如是生，长短粗细，白、黑、不白不黑，刹利女，梵志、居士、工师女，东方、南方、西方、北方者，而作是说：我欲得彼女耶？’如是，迦旃，汝作是说：‘彼妙色最妙色，彼色最胜，彼色最上。’问汝彼色，然不知也。”

异学鞞摩那修白曰：“瞿昙，犹如紫磨，极妙金精，金师善磨，莹治令净，藉以白练，安著日中，其色极妙，光明照耀。如是，瞿昙，我说彼妙色最妙色，彼色最胜，彼色最上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迦旃，我今问汝，随所解答。迦旃，于意云何？谓紫磨金精，藉以白练，安著日中，其色极妙，光明照耀，及萤火虫在夜暗中光明照耀，于中光明，何者最上、为最胜耶？”

异学鞞摩那修答曰：“瞿昙，萤火光明于紫磨金精光明，最上、为最胜也。”

世尊问曰：“迦旃，于意云何？谓萤火虫在夜暗中光明照耀，及燃油灯在夜暗中光明照耀，于中光明，何者最上、为最胜耶？”

异学鞞摩那修答曰：“瞿昙，燃灯光明于萤火虫光明，最上、为最胜也。”

世尊问曰：“迦旃，于意云何？谓燃油灯在夜暗中光明照耀，及燃大木积火在夜暗中光明照耀，于中光明，何者最上、为最胜耶？”

异学鞞摩那修答曰：“瞿昙，燃大木积火之光明于燃油灯光明，最上、为最胜也。”

世尊问曰：“迦旃，于意云何？谓燃大木积火在夜暗中光明照耀，及太白星平旦无曀光明照耀，于中光明，何者最上、为最胜耶？”

异学鞞摩那修答曰：“瞿昙，太白星光于燃大木积火光，最上、为最胜也。”

世尊问曰：“迦旃，于意云何？谓太白星平旦无曀光明照耀，及月殿光夜半无曀光明照耀，于中光明，何者最上、为最胜耶？”

异学鞞摩那修答曰：“瞿昙，月殿光明于太白星光，最上、为最胜也。”

世尊间曰：“迦旃，于意云何？谓月殿光夜半无曀光明照耀，及日殿光秋时向中，天净无曀光明照耀，于中光明，何者最上、为最胜耶？

异学鞞摩那修答曰：“瞿昙，日殿光明于月殿光，最上、为最胜也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迦旃，多有诸天，今此日月虽有大如意足，有大威德，有大福佑，有大威神，然其光明故不及诸天光明也。我昔会与诸天共集，共彼论事，我之所说，可彼天意，然我不作是说：‘彼妙色最妙色，彼色最胜，彼色最上。’迦旃，而汝于萤火虫光色最弊最丑，说彼妙色最妙色，彼色最胜，彼色最上，问已不知。”于是，异学鞞摩那修为世尊面诃责已，内怀忧戚，低头默然，失辩无言，如有所伺。

于是，世尊面诃责已，复令欢悦，告曰：“迦旃，有五欲功德，可喜、意、念爱欲相应乐：眼知色，耳知声，鼻知香，舌知味，身知触。迦旃，色或有爱者，或不爱者。若有一人，彼于此色可意、称意、乐意、足意、满愿意，彼于余色虽最上、最胜，而不欲、不思、不愿、不求，彼于此色最胜、最上。迦旃，如是声、香、味、触。迦旃，触或有爱者，或不爱者。若有一人，彼于此触可意、称意、乐意、足意、满愿意，彼于余触虽最上、最胜，而不欲、不思、不愿、不求，彼于此触最胜、最上。”

于是，异学鞞摩那修叉手向佛，白曰：“瞿昙，甚奇！甚特！沙门瞿昙为我无量方便说欲乐、欲乐第一。瞿昙，犹如因草火燃木火，因木火燃草火。如是沙门瞿昙为我无量方便说欲乐、欲乐第一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止！止！迦旃，汝长夜异见、异忍、异乐、异欲、异意故，不得尽知我所说义。迦旃，谓我弟子初夜后夜常不眠卧，正定正意，修习道品，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办，不更受有，知如真，彼尽知我所说。”

于是，异学鞞摩那修向佛瞋恚，生憎嫉、不可，欲诬谤世尊，欲堕世尊。如是诬谤世尊，如是堕世尊，语曰：“瞿昙，有沙门、梵志，不知世前际，不知世后际，不知无穷生死，而记说得究竟智，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办，不更受有，知如真。瞿昙，我如是念：‘云何此沙门、梵志，不知世前际，亦不知世后际，不知无穷生死，而记说得究竟智，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办，不更受有，知如真’耶？”

于是，世尊便作是念：“此异学鞞摩那修向我瞋恚，生憎嫉、不可，欲诬谤我，欲堕于我。如是诬谤我，如是堕我，而语我曰：‘瞿昙，有一沙门梵志，不知世前际，不知世后际，不知无穷生死，而记说得究竟智，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办，不更受有，知如真。瞿昙，我作是念：“云何此沙门、梵志，不知世前际，不知世后际，不知无穷生死，而记说得究竟智，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办，不更受有，知如真”耶？’”

世尊知已，告曰：“迦旃，若有沙门、梵志，不知世前际，不知世后际，不知无穷生死，而记说得究竟智，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办，不更受有，知如真者，彼应如是说：‘置世前际，置世后际。’迦旃，我如是说：‘置世前际，置世后际。’设不忆一生，我弟子比丘来，不谀谄、无欺诳、质直，我教化之。若随我教化，如是行者，必得知正法。迦旃，犹如婴孩童子，少年柔软，仰向卧，父母缚彼手足；彼于后转大，诸根成就，父母解彼手足，彼唯忆解缚时，不忆缚时也。如是，迦旃，我如是说：‘置世前际，置世后际。’设令不忆一生，我弟子比丘来，不谀谄、不欺诳、质直，我教化之。若随我教化，如是行者，必得知正法。

“迦旃，譬若因油因炷而燃灯也，无人益油，亦不易炷者，前油已尽，后不更益，无所受已，自速灭也。如是，迦旃，我如是说：‘置世前际，置世后际。’或令不忆一生，我弟子比丘来，不谀谄、不斯诳、质直，我教化之。若随我教化，如是行者，必得知正法。迦旃，犹如十木聚，二十、三十、四十、五十、六十木聚，以火烧之，炯然俱炽，遂见火焰，后无有人更益草、木、糠、粪扫者，前薪已尽，后不更益，无所受已，自速灭也，如是，迦旃，我如是说：‘置世前际，置世后际。’设令不忆一生，我弟子

比丘来，不谀谄、不欺诳、质直，我教化之。若随我教化，如是行者，必得知正法。”

说此法时，异学鞞摩那修远尘离垢，诸法法眼生。于是，异学鞞摩那修见法得法，觉白净法，更无余尊，不复由他，断疑度惑，无有犹豫，已住果证，于世尊法得无所畏，稽首佛足，白曰：“世尊，愿得从佛出家学道，受具足，得比丘，行梵行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善哉！比丘行梵行也。”

异学从佛得出家学道，即受具足，得比丘，行梵行。尊者鞞摩那修出家学道，受具足已，知法见法，乃至得阿罗诃。

佛说如是，尊者鞞摩那修及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中阿含经卷第五十八 晡利多品法乐比丘尼经第九

我闻如是：一时，佛游舍卫国，在胜林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毘舍佉优婆夷往诣法乐比丘尼所，稽首礼足，却坐一面，白法乐比丘尼曰：“贤圣，欲有所问，听我问耶？”

法乐比丘尼答曰：“毘舍佉，欲问便问，我闻已当思。”

毘舍佉优婆夷便问曰：“贤圣，自身，说自身，云何为自身耶？”

法乐比丘尼答曰：“世尊说五盛阴，自身色盛阴，觉、想、行、识盛阴，是谓世尊说五盛阴。”

毘舍佉优婆夷闻已，叹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贤圣。”毘舍佉优婆夷叹已，欢喜奉行。

复问曰：“贤圣，云何为自身见耶？”

法乐比丘尼答曰：“不多闻愚痴凡夫不见善知识，不知圣法，不御圣法。彼见色是神，见神有色，见神中有色，见色中有神也。见觉、想、行、识是神，见神有识，见神中有识，见识中有神也，是谓自身见也。”

毘舍佉优婆夷闻已，叹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贤圣。”毘舍佉优婆夷叹已，欢喜奉行。

复问曰：“贤圣，云何无身见耶？”

法乐比丘尼答曰：“多闻圣弟子见善知识，知圣法，善御圣法。彼不见色是神，不见神有色，不见神中有色，不见色中有神也。不见觉、想、行、识是神，不见神有识，不见神中有识，不见识中有神也，是谓无身见也。”

毘舍佉优婆夷闻已，叹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贤圣。”毘舍佉优婆夷叹已，欢喜奉行。

复问曰：“贤圣，云何灭自身耶？”

法乐比丘尼答曰：“色盛阴断无余，舍、吐、尽、不染、灭、息、没也。觉、想、行、识盛阴断无余，舍、吐、尽、不染、灭、息、没也，是谓自身灭。”

毘舍佉优婆夷闻已，叹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贤圣。”毘舍佉优婆夷叹已，欢喜奉行。

复问曰：“贤圣，阴说阴盛，阴说盛阴；阴即是盛阴，盛阴即是阴耶？为阴异、盛阴异耶？”

法乐比丘尼答曰：“或阴即是盛阴，或阴非盛阴。云何阴即是盛阴？若色有漏有受，觉、想、行、识有漏有受，是谓阴即是盛阴。云何阴非盛阴？色无漏无受，觉、想、行、识无漏无受，是谓阴非盛阴。”

毘舍佉优婆夷闻已，叹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贤圣。”毘舍佉优婆夷叹已，欢喜奉行。

复问曰：“贤圣，云何八支圣道耶？”

法乐比丘尼答曰：“八支圣道者，正见乃至正定，是谓为八，是谓八支圣道。”

毘舍佉优婆夷闻已，叹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贤圣。”毘舍佉优婆夷叹已，欢喜奉行。

复问曰：“贤圣，八支圣道有为耶？”

法乐比丘尼答曰：“如是八支圣道有为也。”、

毘舍佉优婆夷闻已，叹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贤圣。”毘舍佉优婆夷叹已，欢喜奉行。

复问曰：“贤圣，有几聚耶？”

法乐比丘尼答曰：“有三聚，戒聚、定聚、慧聚。”

毘舍佉优婆夷闻已，叹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贤圣。”毘舍佉优婆夷叹已，欢喜奉行。

复问曰：“贤圣，八支圣道摄三聚，为三聚摄八支圣道耶？”

法乐比丘尼答曰：“非八支圣道摄三聚，三聚摄八支圣道。正语、正业、正命，此三道支圣戒聚所摄；正念、正定，此二道支圣定聚所摄；正见、正志、正方便，此三道支圣慧聚所摄。是谓非八支圣道摄三聚，三聚摄八支圣道。”

毘舍佉优婆夷闻已，叹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贤圣。”毘舍佉优婆夷叹已，欢喜奉行。

复问曰：“贤圣，灭有对耶？”

法乐比丘尼答曰：“灭无对也。”

毘舍佉优婆夷闻已，叹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贤圣。”毘舍佉优婆夷叹已，欢喜奉行。

复问曰：“贤圣，初禅有几支耶？”

法乐比丘尼答曰：“初禅有五支，觉、观、喜、乐、一心，是谓初禅有五支。”

毘舍佉优婆夷闻已，叹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贤圣。”毘舍佉优婆夷叹已，欢喜奉行。

复问曰：“贤圣，云何断？云何定相？云何定力？云何定功？云何修定耶？”

法乐比丘尼答曰：“若善心得一者，是谓定也。四念处，是谓定相也。四正断，是谓定力也。四如意足，是谓定功也。若习此诸善法，数数专修精勤者，是谓修定也。”

毘舍佉优婆夷闻已，叹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贤圣。”毘舍佉优婆夷叹已，歡喜奉行！

复问曰：“贤圣，有几法生身死已，身弃冢间，如木无情？”

法乐比丘尼答曰：“有三法生身死已，身弃冢间，如木无情。云何为三？一者、寿，二者、暖，三者、识。是谓三法生身死已，身弃冢间，如木无情。”

毘舍佉优婆夷闻已，叹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贤圣。”毘舍佉优婆夷叹已，欢喜奉行。

复问曰：“贤圣，若死及入灭尽定者，有何差别？”

法乐比丘尼答曰：“死者寿命灭讫，温暖已去，诸根败坏。比丘入灭尽定者寿不灭讫，暖亦不去，诸根不败坏。若死及入灭尽定者，是谓差别。”

毘舍佉优婆夷闻已，叹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贤圣。”毘舍佉优婆夷叹已，欢喜奉行。

复问曰：“贤圣，若入灭尽定及入无想定者，有何差别？”

法乐比丘尼答曰：“比丘入灭尽定者，想及知灭；入无想定者，想、知不灭。若入灭尽定及入无想定者，是谓差别。”

毘舍佉优婆夷闻已，叹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贤圣。”毘舍佉优婆夷叹已，欢喜奉行。

复问曰：“贤圣，若从灭尽定起及从无想定起者，有何差别？”

法乐比丘尼答曰：“比丘从灭尽定起时，不作是念：‘我从灭尽定起。’比丘从无想定起时，作如是念：‘我为有想？我为无想？’若从灭尽定起及从无想定起者，是谓差别。”

毘舍佉优婆夷闻已，叹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贤圣。”毘舍佉优婆夷叹已，欢喜奉行。

复问曰：“贤圣，比丘入灭尽定时，作如是念：‘我入灭尽定耶？’”

法乐比丘尼答曰：“比丘入灭尽定时，不作是念：‘我入灭尽定。’然本如是修习心，以是故如是趣向。”

毘舍佉优婆夷闻已，叹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贤圣。”毘舍佉优婆夷叹已，欢喜奉行。

复问曰：“贤圣，比丘从灭尽定起，作如是念：‘我从灭尽定起耶？’”

法乐比丘尼答曰：“比丘从灭尽定起时，不作是念：‘我从灭尽定起。’然因此身及六处缘命根，是故从定起。”

毘舍佉优婆夷闻已，叹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贤圣。”毘舍佉优婆夷叹已，欢喜奉行。

复问曰：“贤圣，比丘从灭尽定起已，心何所乐、何所趣、何所顺耶？”

法乐比丘尼答曰：“比丘从灭尽定起已，心乐离、趣离、顺离。”

毘舍佉优婆夷闻已，叹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贤圣。”毘舍佉优婆夷叹已，欢喜奉行。

复问曰：“贤圣，有几觉耶？”

法乐比丘尼答曰：“有三觉，乐觉、苦觉、不苦不乐觉。此何缘有耶？缘更乐有。”

毘舍佉优婆夷闻已，叹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贤圣。”毘舍佉优婆夷叹已，欢喜奉行。

复问曰：“贤圣，云何乐觉，云何苦觉，云何不苦不乐觉耶？”

法乐比丘尼答曰：“若乐更乐所触生，身心乐善觉，是觉谓乐觉也。若苦更乐所触生，身心苦不善觉，是觉谓苦觉也。若不苦不乐更乐所触生，身心不苦不乐，非善非不善觉，是觉谓不苦不乐觉。”

毘舍佉优婆夷闻已，叹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贤圣。”毘舍佉优婆夷叹已，欢喜奉行。

复问曰：“贤圣，乐觉者，云何乐，云何苦，云何无常，云何灾患，云何使耶？苦觉者，云何乐，云何苦，云何无常，云何灾患，云何使耶？不苦不乐觉者，云何乐，云何苦，云何无常，云何灾患，云何使耶？”

法乐比丘尼答曰：“乐觉者，生乐住乐，变易苦，无常者即是灾患，欲使也。苦觉者，生苦住苦，变易乐，无常者即是灾患，恚使也。不苦不乐觉者，不知苦、不知乐，无常者即是变易，无明使也。”

毘舍佉优婆夷闻已，叹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贤圣。”毘舍佉优婆夷叹已，欢喜奉行。

复问曰：“贤圣，一切乐觉欲使耶？一切苦觉恚使耶？一切不苦不乐觉无明使耶？”

法乐比丘尼答曰：“非一切乐觉欲使也，非一切苦觉恚使也，非一切不苦不乐觉无明使也。云何乐觉非欲使耶？若比丘离欲、离恶不善之法，有觉、有观，离生喜、乐，得初禅成就游，是谓乐觉非欲使也。所以者何？此断欲故。云何苦觉非恚使耶？若求上解脱乐，求愿悒悒生忧苦，是谓苦觉非恚使也。所以者何？此断恚故。云何不苦不乐觉非无明使耶？乐灭、苦灭，喜、忧本已灭，不苦不乐、舍、念、清净，得第四禅成就游，是谓不苦不乐觉非无明使也。所以者何？此断无明故。”

毘舍佉优婆夷闻已，叹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贤圣。”毘舍佉优婆夷叹已，欢喜奉行。

复问曰：“贤圣，乐觉者有何对耶？”

法乐比丘尼答曰：“乐觉者以苦觉为对。”

毘舍佉优婆夷闻已，叹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贤圣。”毘舍佉优婆夷叹已，欢喜奉行。

复问曰：“贤圣，苦觉者有何对耶？”

法乐比丘尼答曰：“苦觉者以乐觉为对。”

毘舍佉优婆夷闻已，叹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贤圣。”毘舍佉优婆夷叹已，欢喜奉行。

复问曰：“贤圣，乐觉苦觉者有何对耶？”

法乐比丘尼答曰：“乐觉苦觉者以不苦不乐为对。”

毘舍佉优婆夷闻已，叹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贤圣。”毘舍佉优婆夷叹已，欢喜奉行。

复问曰：“贤圣，不苦不乐觉者有何对耶？”

法乐比丘尼答曰：“不苦不乐觉者以无明为对。”

毘舍佉优婆夷闻已，叹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贤圣。”毘舍佉优婆夷叹已，欢喜奉行。

复问曰：“贤圣，无明者有何对耶？”

法乐比丘尼答曰：“无明者以明为对。”

毘舍佉优婆夷闻已，叹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贤圣。”毘舍佉优婆夷叹已，欢喜奉行。

复问曰：“贤圣，明者有何对耶？”

法乐比丘尼答曰：“明者以涅槃为对。”

毘舍佉优婆夷闻已，叹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贤圣。”毘舍佉优婆夷叹已，欢喜奉行。

复问曰：“圣贤，涅槃者有何对耶？”

法乐比丘尼告曰：“君欲问无穷事，然君问事不能得穷我边也。涅槃者，无对也。涅槃者，以无翳、过翳，翳灭讫，以此义故，从世尊行梵行。”

于是，毘舍佉优婆夷闻法乐比丘尼所说，善受善持，善诵习已，即从座起，稽首礼法乐比丘尼足，绕三匝而去。

于是，法乐比丘尼见毘舍佉优婆夷去后不久，往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却坐一面，与毘舍佉优婆夷所共论者，尽向佛说，叉手向佛，白曰：“世尊，我如是说、如是答，非为诬谤世尊耶？说真实、说如法、说法次法耶？于如法中，非有相违、有诤、有咎耶？”

世尊答曰：“比丘尼，汝如是说、如是答，不诬谤我。汝说真实，说如法、说法次法，于如法中而不相违，无诤咎也。比丘尼，若毘舍佉优婆夷以此句、以此文来问我者，我为毘舍佉优婆夷亦以此义、以此句、以此文而答彼也。比丘尼，此义如汝所说，汝当如是持。所以者何？此说即是义故。”

佛说如是，法乐比丘尼及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晡利多品大拘絺罗经第十

我闻如是：一时，佛游王舍城，在竹林迦兰哆园。

尔时，尊者舍梨子则于晡时从宴坐起，往诣尊者大拘絺罗所，共相问讯，却坐一面。

尊者舍梨子语曰：“贤者拘絺罗，欲有所问，听我问耶？”

尊者大拘絺罗白曰：“尊者舍梨子，欲问便问，我闻已当思。”

尊者舍梨子问曰：“贤者拘絺罗，不善者说不善，不善根者说不善根。何者不善？何者不善根耶？”

尊者大拘絺罗答曰：“身恶行，口、意恶行，是不善也。贪、恚、痴，是不善根也。是谓不善，是谓不善根。”

尊者舍梨子闻已，叹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贤者拘絺罗。”尊者舍梨子叹已，欢喜奉行。

复问曰：“贤者拘絺罗，善者说善，善根者说善根。何者为善？何者善根耶？”

尊者大拘絺罗答曰：“身妙行，口、意妙行，是善也。不贪、不恚、不痴，是善根也。是谓为善，是谓善根。”

尊者舍梨子闻已，叹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贤者拘絺罗。”尊者舍梨子叹已，欢喜奉行。

复问曰：“贤者拘絺罗，智慧者说智慧，何者智慧？”

尊者大拘絺罗答曰：“知如是故说智慧，知何等耶？知此苦如真，知此苦集、知此苦灭、知此苦灭道如真，知如是故说智慧。”

尊者舍梨子闻已，叹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贤者拘絺罗。”尊者舍梨子叹已，欢喜奉行。

复问曰：“贤者拘絺罗，识者说识。何者识耶？”

尊者大拘絺罗答曰：“识识是故说识。识何等耶？识色，识声、香、味、触、法，识识是故说识。”

尊者舍梨子闻已，叹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贤者拘絺罗。”尊者舍梨子叹已，欢喜奉行。

复问曰：“贤者拘絺罗，智慧及识，此二法为合为别，此二法可得别施设耶？”

尊者大拘絺罗答曰：“此二法合不别，此二法不可别施设。所以者何？智慧所知，即是识所识，是故此二法合不别，此二法不可别施设。”

尊者舍梨子闻已，叹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贤者拘絺罗。”尊者舍梨子叹已，欢喜奉行。

复问曰：“贤者拘絺罗，知者汝以何等知？”

尊者大拘絺罗答曰：“知者我以智慧知。”

尊者舍梨子闻已，叹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贤者拘絺罗。”尊者舍梨子叹已，欢喜奉行。

复问曰：“贤者拘絺罗，智慧有何义？有何胜？有何功德？”

尊者大拘絺罗答曰：“智慧者有厌义、无欲义、见如真义。”

尊者舍梨子闻已，叹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贤者拘絺罗。”尊者舍梨子叹已，欢喜奉行。

复问曰：“贤者拘絺罗，云何正见？”

尊者大拘絺罗答曰：“知苦如真，知习、灭、道如真者，是谓正见。”

尊者舍梨子闻已，叹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贤者拘絺罗。”尊者舍梨子叹已，欢喜奉行。

复问曰：“贤者拘絺罗，几因几缘生正见耶？”

尊者大拘絺罗答曰：“二因二缘而生正见。云何为二？一者、从他闻，三者、内自思惟。是谓二因二缘而生正见。”

尊者舍梨子闻已，叹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贤者拘絺罗。”尊者舍梨子叹已，欢喜奉行。

复问曰：“贤者拘絺罗，有几支摄正见，得心解脱果、慧解脱果，得心解脱功德、慧解脱功德耶？”

尊者大拘絺罗答曰：“有五支摄正见，得心解脱果、慧解脱果，得心解脱功德、慧解脱功德。云何为五？一者、真谛所摄，二者、戒所摄，三者、博闻所摄，四者、止所摄，五者、观所摄。是谓有五支摄正见，得心解脱果、慧解脱果，得心解脱功德、慧解脱功德。”

尊者舍梨子闻已，叹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贤者拘絺罗。”尊者舍梨子叹已，欢喜奉行。

复问曰：“贤者拘絺罗，云何生当来有？”

尊者大拘絺罗答曰：“愚痴凡夫无知、不多闻，无明所覆，爱结所系，不见善知识，不知圣法，不御圣法，是谓生当来有。”

尊者舍梨子闻已，叹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贤者拘絺罗。”尊者舍梨子叹已，欢喜奉行。

复问曰：“贤者拘絺罗，云何不生当来有？”

尊者大拘絺罗答曰：“若无明已尽，明已生者，必尽苦也，是谓不生于当来有。”

尊者舍梨子闻已，叹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贤者拘絺罗。”尊者舍梨子叹已，欢喜奉行。

复问曰：“贤者拘絺罗，有几觉耶？”

尊者大拘絺罗答曰：“有三觉，乐觉、苦觉、不苦不乐觉。此缘何有耶？缘更乐有。”

尊者舍梨子闻已，叹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贤者拘絺罗。”尊者舍梨子叹已，欢喜奉行。

复问曰：“贤者拘絺罗，觉、想、思，此三法为合为别？此三法可别施设耶？”

尊者大拘絺罗答曰：“觉、想、思，此三法合不别，此三法不可别施设。所以者何？觉所觉者，即是想所想、思所思，是故此三法合不别，此三法不可别施设。”

尊者舍梨子闻已，叹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贤者拘絺罗。”尊者舍梨子叹已，欢喜奉行。

复问曰：“贤者拘絺罗，灭者有何对？”

尊者大拘絺罗答曰：“灭者无有对。”

尊者舍梨子闻已，叹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贤者拘絺罗。”尊者舍梨子叹已，欢喜奉行。

复问曰：“贤者拘絺罗，有五根异行、异境界，各各受自境界。眼根，耳、鼻、舌、身根，此五根异行、异境界，各各受自境界，谁为彼尽受境界？谁为彼依耶？”

尊者大拘絺罗答曰：“五根异行、异境界，各各自受境界。眼根，耳、鼻、舌、身根，五根异行、异境界，各各受自境界，意为彼尽受境界，意为彼依。”

尊者舍梨子闻已，叹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贤者拘絺罗。”尊者舍梨子叹已，欢喜奉行。

复问曰：“贤者拘絺罗，意者依何住耶？”

尊者大拘絺罗答曰：“意者依寿，依寿住。”

尊者舍梨子闻已，叹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贤者拘絺罗。”尊者舍梨子叹已，欢喜奉行。

复问曰：“贤者拘絺罗，寿者依何住耶？”

尊者大拘絺罗答曰：“寿者依暖，依暖住。”

尊者舍梨子闻已，叹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贤者拘絺罗。”尊者舍梨子叹已，欢喜奉行。

复问曰：“贤者拘絺罗，寿及暖，此二法为合为别？此二法可得别施设耶？”

尊者大拘絺罗答曰：“寿及暖，此二法合不别，此二法不可别施设。所以者何？因寿故有暖，因暖故有寿。若无寿者则无暖，无暖者则无寿。犹如因油因炷，故得燃灯，彼中因焰故有光，因光故有焰。若无焰者则无光，无光者则无焰。如是因寿故有暖，因暖故有寿。若无寿者则无暖，无暖者则无寿。是故此二法合不别，此二法不可别施设。”

尊者舍梨子闻已，叹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贤者拘絺罗。”尊者舍梨子叹已，欢喜奉行。

复问曰：“贤者拘絺罗，有几法生身死已，身弃冢间，如木无情？”

尊者大拘絺罗答曰：“有三法生身死已，身弃冢间，如木无情。云何为三？一者、寿，二者、暖，三者、识。此三法生身死已，身弃冢间，如木无情。”

尊者舍梨子闻已，叹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贤者拘絺罗。”尊者舍梨子叹已，欢喜奉行。

复问曰：“贤者拘絺罗，若死及入灭尽定者，有何差别？”

尊者大拘絺罗答曰：“死者寿命灭讫，温暖已去，诸根败坏。比丘入灭尽定者，寿不灭讫，暖亦不去，诸根不败坏。死及入灭尽定者，是谓差别。”

尊者舍梨子闻已，叹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贤者拘絺罗。”尊者舍梨子叹已，欢喜奉行。

复问曰：“贤者拘絺罗，若入灭尽定及入无想定者，有何差别？”

尊者大拘絺罗答曰：“比丘入灭尽定者，想及知灭；比丘入无想定者，想、知不灭。若入灭尽定及入无想定者，是谓差别。”

尊者舍梨子闻已，叹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贤者拘絺罗。”尊者舍梨子叹已，欢喜奉行。

复问曰：“贤者拘絺罗，若从灭尽定起及从无想定起者，有何差别？”

尊者大拘絺罗答曰：“比丘从灭尽定起时，不如是念：‘我从灭尽定起。’比丘从无想定起时，作如是念：‘我为有想？我为无想？’从灭尽定起及从无想定起者，是谓差别。”

尊者舍梨子闻已，叹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贤者拘絺罗。”尊者舍梨子叹已，欢喜奉行。

复问曰：“贤者拘絺罗，比丘入灭尽定时先灭何法？为身行？为口、意行耶？”

尊者大拘絺罗答曰：“比丘入灭尽定时，先灭身行，次灭口行，后灭意行。”

尊者舍梨子聞已，叹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贤者拘絺罗。”尊者舍梨子叹已，欢喜奉行。

复问曰：“贤者拘絺罗，比丘从灭尽定起时，先生何法？为身行，口、意行耶？”

尊者大拘絺罗答曰：“比丘从灭尽定起时，先生意行，次生口行，后生身行。”

尊者舍梨子闻已，叹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贤者拘絺罗。”尊者舍梨子叹已，欢喜奉行。

复问曰：“贤者拘絺罗，比丘从灭尽定起时触几触？”

尊者大拘絺罗答曰：“比丘从灭尽定起时触三触。云何为三？一者、不移动触，二者、无所有触，三者、无相触。比丘从灭尽定起时触此三触。”

尊者舍梨子闻已，叹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贤者拘絺罗。”尊者舍梨子叹已，欢喜奉行。

复问曰：“贤者拘絺罗，空、无愿、无相，此三法异义、异文耶？为一义、异文耶？”

尊者大拘絺罗答曰：“空、无愿、无相，此三法异义、异文。”

尊者舍梨子闻已，叹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贤者拘絺罗。”尊者舍梨子叹已，欢喜奉行。

复问曰：“贤者拘絺罗，有几因几缘生不移动定耶？”

尊者大拘絺罗答曰：“有四因四缘生不移动定。云何为四？若比丘离欲、离恶不善之法至得第四禅成就游，是谓四因四缘生不移动定。”

尊者舍梨子闻已，叹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贤者拘絺罗。”尊者舍梨子叹已，欢喜奉行。

复问曰：“贤者拘絺罗，有几因几缘生无所有定耶？”

尊者大拘絺罗答曰：“有三因三缘生无所有定。云何为三？若比丘度一切色想至得无所有处成就游，是谓有三因三缘生无所有定。”

尊者舍梨子闻已，叹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贤者拘絺罗。”尊者舍梨子叹已，欢喜奉行。

复问曰：“贤者拘絺罗，有几因几缘生无想定？”

尊者大拘絺罗答曰：“有二因二缘生无想定。云何为二？一者、不念一切想，二者、念无想界。是谓二因二缘生无想定。”

尊者舍梨子闻已，叹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贤者拘絺罗。”尊者舍梨子叹已，欢喜奉行。复问曰：“贤者拘絺罗，有几因几缘住无想定耶？”

尊者大拘絺罗答曰：“有二因二缘住无想定。云何为二？一者、不念一切想，二者、念无想界。是谓二因二缘住无想定。”

尊者舍梨子闻已，叹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贤者拘絺罗。”尊者舍梨子叹已，欢喜奉行。

复问曰：“贤者拘絺罗，有几因几缘从无想定起？”

尊者大拘絺罗答曰：“有三因三缘从无想定起。云何为三？一者、念一切想，二者、不念无想界，三者、因此身因六处缘命根。是谓三因三缘，从无想定起。”

如是，彼二尊更相称叹善哉善哉，更互所说，欢喜奉行，从座起去。

晡利多品第十七竟。

中阿含经卷第五十九 例品第十八（有十一经）（第五后诵）

一切智、法严，鞞诃、第一得，

爱生及八城，阿那律陀二，

诸见、箭兴喻，比例最在后。

例品一切智经第一

我闻如是：一时，佛游郁头随若，在普棘刺林。

尔时，拘萨罗王波斯匿闻沙门瞿昙游郁头随若，在普棘刺林。拘萨罗王波斯匿闻已，告一人曰：“汝往诣沙门瞿昙所，为我问讯圣体康强，安快无病，起居轻便，气力如常耶？作如是语：‘拘萨罗王波斯匿问讯圣体康强，安快无病，起居轻便，气力如常耶？’又复语曰：‘拘萨罗王波斯匿欲来相见。’”

彼人受教，往诣佛所，共相问讯，却坐一面，白曰：“瞿昙，拘萨罗王波斯匿问讯圣体康强，安快无病，起居轻便，气力如常耶？拘萨罗王波斯匿欲来相见。”

世尊答曰：“今拘萨罗王波斯匿安隐快乐，今天及人、阿修罗、揵塔和、罗刹及余若干身安隐快乐。拘萨罗王波斯匿若欲来者，自可随意。”彼时，使人闻佛所说，善受持诵，即从座起，绕三匝而去。

尔时，尊者阿难住世尊后，执拂侍佛。使人去后。于是，世尊回顾告曰：“阿难，汝来共诣东向大屋，开窗闭户，住彼密处。今日拘萨罗王波斯匿一心无乱，欲听受法。”

尊者阿难白曰：“唯然。”

于是，世尊将尊者阿难至彼东向大屋，开窗闭户，密处布座，敷尼师檀，结跏趺坐。

彼时，使人还诣拘萨罗王波斯匿所，白曰：“天王，我已通沙门瞿昙，沙门瞿昙今待天王，惟愿天王自当知时！”

拘萨罗王波斯匿告御者曰：“汝可严驾，我今欲往见沙门瞿昙。”御者受教，即便严驾。

尔时，贤及月姊妹与拘萨罗王波斯匿共坐食时，闻今日拘萨罗王波斯匿当往见佛，白曰：“大王，若今往见世尊者，愿为我等稽首世尊，问讯圣体康强，安快无病，起居轻便，气力如常耶？作如是语：‘贤及月姊妹稽首世尊，问讯圣体康强，安快无病，起居轻便，气力如常耶？’”拘萨罗王波斯匿为贤及月姊妹默然而受。

彼时，御者严驾已讫，白曰：“天王，严驾已办，随天王意。”

时，王闻已，即便乘车，从郁头随若出，往至普棘刺林。

尔时，普棘刺林门外众多比丘露地经行，拘萨罗王波斯匿往诣诸比丘所，问曰：“诸贤，沙门瞿昙今在何处？我欲往见。”

诸比丘答曰：“大王，彼东向大屋开窗闭户，世尊在中。大王欲见者，可诣彼屋，在外住已，謦欬敲户，世尊闻者，必为开户。”

拘萨罗王波斯匿即便下车，眷属围绕，步往至彼东向大屋，到已住外，謦欬敲户。世尊闻已，即为开户。拘萨罗王波斯匿便入彼屋，前诣佛所，白曰：“瞿昙，贤及月姊妹稽首世尊，问讯圣体康强，安快无病，起居轻便，气力如常耶？”

世尊问王：“贤及月姊妹更无人使耶？”

拘萨罗王波斯匿白曰：“瞿昙，当知今日贤及月姊妹我共坐食，闻我今当欲往见佛，便白曰：‘大王，若往见佛者，当为我等稽首世尊，问讯圣体康强，安快无病，起居轻便，气力如常耶？’故如是白世尊：‘贤及月姊妹稽首世尊，问讯圣体康强，安快无病，起居轻便，气力如常耶？’瞿昙，彼贤及月姊妹稽首世尊，问讯圣体康强，安快无病，起居轻便，气力如常耶？”

世尊答曰：“大王，今贤及月妹妹安隐快乐，今天及人、阿修罗、揵塔和、罗刹，及余若干身安隐快乐。”

于是，拘萨罗王波斯匿与佛共相问讯，却坐一面，白曰：“瞿昙，我欲有所问，听乃敢陈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大王，欲问者，恣意所问。”

拘萨罗王波斯匿便问曰：“瞿昙，我闻沙门瞿昙作如是说：‘本无，当不有，今现亦无若有余沙门、梵志一切知、一切见者。’瞿昙，忆如是说耶？”

世尊答曰：“大王，我不忆作如是说：‘本无，当不有，今现亦无若有余沙门、梵志一切知、一切见者。’”

尔时，鞞留罗大将住在拘萨罗王波斯匿后，执拂拂王。于是，拘萨罗王波斯匿回顾告鞞留罗大将曰：“前日王共大众坐，谁最前说沙门瞿昙作如是说‘本无，当不有，今现亦无若有余沙门、梵志一切知、一切见者’？”

鞞留罗大将答曰：“天王，有想年少吉祥子前作是说。”

拘萨罗王波斯匿闻已，告一人曰：“汝往至想年少吉祥子所，作如是语：‘拘萨罗王波斯匿呼汝。’”

彼人受教，即往想年少吉祥子所，作如是语：“年少，拘萨罗王波斯匿呼汝。”

彼人去后，于是，拘萨罗王波斯匿白世尊曰：“沙门瞿昙，颇有异说异受，沙门瞿昙忆所说耶？”

世尊答曰：“大王，我忆曾如是说：‘本无，当不有，今现亦无若有余沙门、梵志一时知一切、一时见一切。’大王，我忆如是说也。”

拘萨罗王波斯匿闻已，叹曰：“沙门瞿昙所说如师，沙门瞿昙所说如善师。欲更有所问，听我问耶？”

世尊告曰：“大王，欲问，恣意所问。”

拘萨罗王波斯匿问曰：“瞿昙，此有四种：刹利、梵志、居士、工师，为有胜如、有差别耶？”

世尊答曰：“此有四种：刹利、梵志、居士、工师，此有胜如、有差别也。刹利、梵志种，此于人间为最上德。居士、工师种，此于人间为下德也。此有四种：刹利、梵志、居士、工师，是谓胜如、是谓差别。”

拘萨罗王波斯匿闻已，叹曰：“沙门瞿昙所说如师，沙门瞿昙所说如善师。”

拘萨罗王波斯匿白曰：“瞿昙，我不但问于现世义，亦复欲问于后世义，听我问耶？”

世尊告曰：“大王，欲问，恣意所问。”

拘萨罗王波斯匿问曰：“瞿昙，此有四种：刹利、梵志、居士、工师，此有胜如、有差别于后世耶？”

世尊答曰：“此有四种：刹利、梵志、居士、工师，此有胜如、有差别谓后世也。此有四种：刹利、梵志、居士、工师，若成就此五断支，必得善师如来、无所著、正尽觉，必得可意，无不可意，亦于长夜得义饶益，安隐快乐。云何为五？

“多闻圣弟子信著如来，根生定立，无能夺者，谓沙门、梵志、天及魔、梵及余世间，是谓第一断支。复次，大王，多闻圣弟子少病无病，成就等食道，不热不冷，正乐不诤，谓食饮消、正安隐消，是谓第二断支。复次，大王，多闻圣弟子无谄无诳、质直，现如真世尊及诸梵行，是谓第三断支。复次，大王，多闻圣弟子常行精进，断恶不善，修诸善法，恒自起意，专一坚固，为诸善本，不舍方便，是谓第四断支。复次，大王，多闻圣弟子修行智慧，观兴衰法，得如此智，圣慧明达，分别晓了，以正尽苦，是谓第五断支。

“此有四种：刹利、梵志、居士、工师，彼若成就此五断支，必得善师如来、无所著、正尽觉，必得可意，无不可意，亦于长夜得义饶益，安隐快乐。此有四种：刹利、梵志、居士、工师，是谓胜如、是谓差别于后世也。”

拘萨罗王波斯匿闻已，叹曰：“沙门瞿昙所说如师，沙门瞿昙所说如善师。欲更有所问，听我问耶？”

世尊告曰：“大王，欲问，恣意所问。”

为萨罗王波斯匿问曰：“瞿昙，此有四种：刹利、梵志、居士、工师，此有胜如、此有差别于断行耶？”

世尊答曰：“此有四种：刹利、梵志、居士、工师，此有胜如、此有差别于断行也。大王，于意云何？若信者所断，是不信断者，终无是处。若少病者所断，是多病断者，终无是处。若不谄不诳者所断，是谄诳断者，终无是处。若精勤者所断，是懈怠断者，终无是处。若智慧者所断，是恶慧断者，终无是处。

“犹如四御：象御、马御、牛御、人御。彼中二御不可调、不可御，二御可调、可御。大王，于意云何？若此二御不可调、不可御，彼来调地、御地，受御事者，终无是处。若彼二御可调、可御，来至调地、御地，受御事者，必有是处。如是，大王。于意云何？若信者所断，是不信断耶？终无是处。若少病者所断，是多病断耶？终无是处。若不谄不诳者所断，是谄诳断耶？终无是处。若精勤者所断，是懈怠断耶？终无是处。若智慧者所断，是恶慧断耶？终无是处。如是此四种：刹利、梵志、居士、工师，是谓

胜如、是谓差别于断行也。”

拘萨罗王波斯匿闻已，叹曰：“沙门瞿昙所说如师，沙门瞿昙所说如善师。欲更有所问，听我问耶？”

世尊答曰：“大王，欲问，恣意所问。”

拘萨罗王波斯匿问曰：“瞿昙，此有四种：刹利、梵志、居士、工师，此有胜如、此有差别，谓断耶？”

世尊答曰：“此有四种：刹利、梵志、居士、工师，彼等等断，无有胜如，无有差别于断也。大王，犹如东方刹利童子来，彼取干婆罗木，作火母，钻攒生火。南方梵志童子来，彼取干娑罗木作火母，钻攒生火。西方居士童子来，彼取干旃檀木作火母，钻攒生火。北方工师童子来，彼取干钵投摩木作火母，钻攒生火。大王，于意云何？谓彼若干种人持若干种木作火母，钻攒生火。彼中或有人著燥草木，生烟、生馅、生色。大王，于烟烟、焰焰、色色说何等差别耶？”

拘萨罗王波斯匿答曰：“瞿昙，谓彼若干种人取若干种木作火母，钻攒生火，彼中或有人著燥草木，生烟、生焰、生色，瞿昙，我不说烟烟、焰焰、色色有差别也。”

“如是，大王。此有四种：刹利、梵志、居士、工师，彼一切等等断，无有胜如、无有差别于断也。”

拘萨罗王波斯匿闻已，叹曰：“沙门瞿昙所说如师，沙门瞿昙所说如善师。欲更有所问，听我问耶？”

世尊告曰：“大王，欲问，恣意所问。”

拘萨罗王波斯匿问曰：“瞿昙，有天耶？”

世尊问曰：“大王，何意问有天耶？”

拘萨罗王波斯匿答曰：“瞿昙，若有天有诤、乐诤者，彼应来此间。若有天无诤、不乐诤者，不应来此间。”

尔时，鞞留罗大将住在拘萨罗王波斯匿后，执拂拂王，鞞留罗大将白曰：“瞿昙，若有天无诤、不乐诤者不来此间，且置彼天。若有天有诤、乐诤来此间者，沙门瞿昙必说彼天福胜、梵行胜，此天得自在退彼天、遣彼天也。”

是时，尊者阿难在世尊后，执拂侍佛。于是，尊者阿难作是念：“此鞞留罗大将是拘萨罗王波斯匿子，我是世尊子，今正是时，子子共论。”

于是，尊者阿难语鞞留罗大将曰：“我欲问汝，随所解答。大将，于意云何？拘萨罗王波斯匿所有境界，教令所及，拘萨罗王波斯匿福胜、梵行胜故，宁得自在退去、遣去耶？”

鞞留罗大将答曰：“沙门，若拘萨罗王波斯匿所有境界，教令所及，拘萨罗王波斯匿福胜、梵行胜故，得自在退去、遣去也。”

“大将，于意云何？若非拘萨罗王波斯匿境界，教令所不及，拘萨罗王波斯匿福胜、梵行胜故，意得自在退彼、遣彼耶？”

鞞留罗大将答曰：“沙门，若非拘萨罗王波斯匿境界，教令所不及，拘萨罗王波斯匿福胜、梵行胜故，不得自在退彼、遣彼也。”

尊者阿难复问曰：“大将，颇闻有三十三天耶？”

鞞留罗大将答曰：“我拘萨罗王波斯匿游戏时，闻有三十三天。”

“大将，于意云何？拘萨罗王波斯匿福胜、梵行胜故，宁得自在退彼三十三天，遣彼三十三天耶？”

鞞留罗大将答曰：“沙门，拘萨罗王波斯匿尚不能得见三十三天，况复退遣耶？退遣彼三十三天者，终无是处。”

“如是，大将，若有天无诤、不乐诤不来此间者，此天福胜、梵行胜。若有此天诤、乐诤来此间者，此天于彼天尚不能得见，况复退遣耶？若退遣彼者，终无是处。”

于是，拘萨罗王波斯匿问曰：“瞿昙，此沙门名何等耶？”

世尊答曰：“大王，此比丘名阿难，是我侍者。”

拘萨罗王波斯匿闻已，叹曰：“阿难所说如师，阿难所说如善师。欲更有所问，听我问耶？”

世尊告曰：“大王，欲问，恣意所问。”

拘萨罗王波斯匿问曰：“瞿昙，颇有梵耶？”

世尊问曰：“大王，何意问有梵耶？大王，若我施设有梵，彼梵清净。”

世尊与拘萨罗王波斯匿于其中间论此事时，彼使人将想年少吉祥子来还，诣拘萨罗王波斯匿所，白曰：“天王，想年少吉祥子已来在此。”

拘萨罗王波斯匿闻已，问想年少吉祥子曰：“前日王共大众会坐，谁最前说沙门瞿昙如是说‘本无，当不有，今现亦无若有余沙门、梵志一切知、一切见’耶？”

想年少吉祥子答曰：“天王，鞞留罗大将前说也。”

鞞留罗大将闻已，白曰：“天王，此想年少吉祥子前说也。”

如是彼二人更互共诤此论，于其中间彼御者即便严驾，至拘萨罗王波斯匿所，白曰：“天王，严驾已至，天王当知时。”

拘萨罗王波斯匿闻已，白世尊曰：“我问瞿昙一切知事，沙门瞿昙答我一切知事。我问沙门瞿昙四种清净，沙门瞿昙答我四种清净。我问沙门瞿昙所得，沙门瞿昙答我所得。我问沙门瞿昙有梵，沙门瞿昙答我有梵。若我更问余事者，沙门瞿昙必答我余事。瞿昙，我今多事，欲还请辞。”

世尊答曰：“大王，自当知时。”

拘萨罗王波斯匿闻世尊所说，善受持诵，即从座起，绕世尊三匝而去。

佛说如是，拘萨罗王波斯匿、尊者阿难及一切大众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例品法庄严经第二

我闻如是：一时，佛游释中，在释家都邑，名弥娄离。

尔时，拘萨罗王波斯匿与长作共俱有所为故，出诣邑名城。拘萨罗王波斯匿至彼园观，见诸树下寂无音声，远离，无恶，无有人民，随顺宴坐，见已，忆念世尊。拘萨罗王波斯匿告曰：“长作，今此树下寂无音声，远离，无恶，无有人民，随顺宴坐，此处我数往见佛。长作，世尊今在何处？我欲往见。”

长作答曰：“天王，我闻世尊游释中，在释家都邑，名弥娄离。”

拘萨罗王波斯匿复问曰：“长作，释家都邑名弥娄离，去此几许？”

长作答曰：“天王，去此三拘娄舍。”

拘萨罗王波斯匿告曰：“长作，可敕严驾，我欲诣佛。”

长作受教，即敕严驾，白曰：“天王，严驾已讫，随天王意。”拘萨罗王波斯匿即升乘出城外，往至释家都邑，名弥娄离。

尔时，弥娄离门外众多比丘露地经行，拘萨罗王波斯匿往诣诸比丘所，问曰：“诸尊，世尊今在何处昼行？”

众多比丘答曰：“大王，彼东向大屋，开窗闭户，世尊今在彼中昼行。大王，欲见便往诣彼，到已住外，謦欬敲户。世尊闻者，必为开户。”

拘萨罗王波斯匿即便下车。若有王刹利顶来而得入处，教令大地，有五仪饰：剑、盖、华鬘及珠柄拂、严饰之屣。彼尽脱已，授与长作。长作念曰：“天王今者必当独入，我等应共住此待耳！”

于是，拘萨罗王波斯匿眷属围绕，步往至彼东向大屋，到已住外，譬欻敲户。世尊闻已，即为开户。拘萨罗王波斯匿便入彼屋，前至佛所，稽首礼足，再三自称姓名：“我是拘萨罗王波斯匿，我是拘萨罗王波斯匿。”

世尊答曰：“如是，大王，汝是拘萨罗王波斯匿，汝是拘萨罗王波斯匿。”拘萨罗王波斯匿再三自称姓名已，稽首佛足，却坐一面。

世尊问曰：“大王，见我有何等义，而自下意稽首礼足，供养承事耶？”

拘萨罗王波斯匿答曰：“世尊，我于佛而有法静，因此故，我作是念：‘如来、无所著、正尽觉所说法善，世尊弟子众善趣向也。’世尊，我坐都坐时，见母共子诤，子共母诤，父子、兄弟、姊妹、亲属展转共诤。彼斗诤时，母说子恶，子说母恶，父子、兄弟、姊妹、亲属更相说恶，况复他人！我见世尊弟子诸比丘众从世尊行梵行，或有比丘少多起诤，舍戒罢道，不说佛恶，不说诸法恶，不说众恶，但自责数：‘我为恶，我为无德。所以者何？以我不能从世尊自尽形寿修行梵行。’是谓我于佛而有法静，因此故，我作是念：‘如来、无所著、正尽觉所说法善，世尊弟子众善趣向也。’

“复次，世尊，我见一沙门梵志，或九月或十月，少多学行梵行，舍随本服，复为欲所染，染欲著欲，为欲所缚，骄傲受入，不见灾患，不见出要而乐行欲。世尊，我见世尊弟子诸比丘众自尽形寿修行梵行，乃至亿数，我于此外，不见如是清净梵行如世尊家。是谓我于佛而有法静，因此故，我作是念：‘如来、无所著、正尽觉所说法善，世尊弟子众善趣向也。’

“复次，世尊，我见一沙门梵志羸瘦憔悴，形色极恶，身生白疱，人不喜见。我作是念：‘此诸尊何以羸瘦憔悴，形色极恶，身生白疱，人不喜见？此诸尊必不乐行梵行，或身有患，或屏处作恶，以是故诸尊羸瘦憔悴，形色极恶，身生白疱，人不喜见。’我往问彼：‘诸尊何故羸瘦憔悴，形色极恶，身生白疱，人不喜见？诸尊不乐行梵行耶？为身有患耶？为屏处作恶耶？是故诸尊羸瘦憔悴，形色极恶，身生白疱，人不喜见。’彼答我曰：‘大王，是白病。大王，是白病。’

“世尊，我见世尊弟子诸比丘众乐行端正，面色悦泽，形体净洁，无为无求，护他妻食如鹿，自尽形寿修行梵行。我见已，作是念：‘此诸尊何故乐行端正，面色悦泽，形体净洁，无为无求，护他妻食如鹿，自尽形寿修行梵行？此诸尊或得离欲，或得增上

心，现法乐居，易不难得，是故此诸尊乐行端正，面色悦泽，形体净洁，无为无求，护他妻食如鹿，自尽形寿修行梵行。若行欲乐行端正者，我应乐行端正。何以故？我得五欲功德，易不难得。若此诸尊得离欲，得增上心，于现法乐居，易不难得，是故此诸尊乐行端正，面色悦泽，形体净洁，无为无求，护他妻食如鹿，自尽形寿修行梵行。’是谓我于佛而有法静，因此故，我作是念：‘如来、无所著、正尽觉所说法善，世尊弟子众善趣向也。’

“复次，世尊，我见一沙门梵志聪明智慧，自称聪明智慧，博闻决定，谙识诸经，制伏强敌，谈论觉了，名德流布，一切世间无不闻知，所游至处坏诸见宗，辄自立论，而作是说：‘我等往至沙门瞿昙所，问如是如是事。若能答者，当难诘彼；若不能答，亦难诘已，舍之而去。’彼闻世尊游某村邑，往至佛所，尚不敢问于世尊事，况复欲难诘耶？是谓我于佛而有法静，因此故，我作是念：‘如来、无所著、正尽觉所说法善，世尊弟子众善趣向也。’

“复次，世尊，我见一沙门梵志聪明智慧，自称聪明智慧，博闻决定，谙识诸经，制伏强敌，谈论觉了，名德流布，一切世间无不闻知，所游至处坏诸见宗，辄自立论，而作是说：‘我等往至沙门瞿昙所，问如是如是事。若能答者，当难诘彼；若不能答，亦难诘已，舍之而去。’彼闻世尊游某村邑，往至佛所，问世尊事，世尊为答。彼闻答已，便得欢喜，稽首佛足，绕三匝而去。是谓我于佛而有法静，因此故，我作是念：‘如来、无所著、正尽觉所说法善，世尊弟子众善趣向也。’

“复次，世尊，我见一沙门梵志聪明智慧，自称聪明智慧，博闻决定，谙识诸经，制伏强敌，谈论觉了，名德流布，一切世间无不闻知，所游至处坏诸见宗，辄自立论，而作是说：‘我等往至沙门瞿昙所，问如是如是事。若能答者，当难诘彼；苦不能答，亦难诘已，舍之而去。’彼闻世尊游某村邑，往至佛所，问世尊事，世尊为答。彼闻答已，便得欢喜，即自归佛、法及比丘众，世尊受彼为优婆塞，终身自归，乃至命尽。是谓我于佛而有法静，因此故，我作是念：‘如来、无所著、正尽觉所说法善，世尊弟子众善趣向也。’

“复次，世尊，我见一沙门梵志聪明智慧，自称聪明智慧，博闻决定，谙识诸经，制伏强敌，谈论觉了，名德流布，一切世间无不闻知，所游至处坏诸见宗，辄自立论，而作是说：‘我等往至沙门瞿昙所，问如是如是事。若能答者，当难诘彼；若不能答，亦难诘已，舍之而去。’彼闻世尊游某村邑，往至佛所，问世尊事，世尊为答。彼闻答已，便得欢喜，即从世尊求出家学，而受具足，得比丘法。佛便度彼而授具足，得比丘法。

“若彼诸尊出家学道而受具足，得比丘法已，独住远离，心无放逸，修行精勤。彼独住远离，心无放逸，修行精勤已，若族姓子所为，剃除须发，著袈裟衣，至信、舍家、无家、学道者，唯无上梵行讫，于现法中自知、自觉、自作证成就游：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办，不更受有，知如真。若彼诸尊知法已，乃至得阿罗诃。得阿罗诃已，便作是念：‘诸贤，我本几了几失。所以者何？我本非沙门称沙门，非梵行称梵行，非阿罗诃称阿罗诃；我等今是沙门，是梵行，是阿罗诃。’是谓我于佛而有法静，因此故，我作是念：‘如来、无所著、正尽觉所说法善，世尊弟子众善趣向也。’

“复次，世尊，我自若居国，无过者令杀，有过者令杀，然在都坐，我故不得作如是说：‘卿等并住，无人问卿事，人问我事；卿等不能断此事，我能断此事。’于其中间竞论余事，不待前论讫。我数见世尊大众围绕说法，彼中一人鼾眠作声，有人语彼：‘君莫鼾眠作声！君不用闻世尊说法如甘露耶？’彼人闻已，即便默然。我作是念：‘如来、无所著、正尽觉、众调御士，甚奇！甚特！所以者何？以无刀杖，皆自如法，安隐快乐。’是谓我于佛而有法静，因此故，我作是念：‘如来、无所著、正尽觉所说法善，世尊弟子众善趣向也。’

“复次，世尊，我于仙余及宿旧二臣出钱财赐，亦常称誉，彼命由我，然不能令彼仙余及宿旧二臣下意恭敬、尊重、供养、奉事于我，如为世尊下意恭敬、尊重、供养、奉事也。是谓我于佛而有法静，因此故，我作是念：‘如来、无所著、正尽觉所说法善，世尊弟子众善趣向也。’

“复次，世尊，我昔出征，宿一小屋中，欲试仙余、宿旧二臣，知彼头向何处眠耶？为向我？为向世尊？于是，仙余、宿旧二臣则于初夜结跏趺坐，默然宴坐，至中夜闻世尊在某方处，便以头向彼，以足向我。我见已，作是念：‘此仙余及宿旧二臣不在现胜事，是故彼不下意恭敬、尊重、供养、奉事于我，如为世尊下意恭敬、尊重、供养、奉事也。’是谓我于佛而有法静，因此故，我作是念：‘如来、无所著、正尽觉所说法善，世尊弟子众善趣向也。’

“复次，世尊，我亦国王，世尊亦法王；我亦刹利，世尊亦刹利；我亦拘萨罗，世尊亦拘萨罗；我年八十，世尊亦八十。世尊以此事故，我堪耐为世尊尽形寿，下意恭敬、尊重、供养、奉事。世尊，我今多事，欲还请辞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大王，自当知时。”于是，拘萨罗王波斯匿闻佛所说，善受持诵，即从座起，稽首佛足，绕三匝而去。

尔时，尊者阿难住世尊后，执拂侍佛。于是，世尊回顾告曰：“阿难，若有比丘依弥娄离林住者，令彼一切集在讲堂。”

于是，尊者阿难受佛教已，若诸此丘依弥娄离林住者，令彼一切集在讲堂。还诣佛所，白曰：“世尊，若有比丘依弥娄离林住者，彼一切已集讲堂，惟愿世尊自当知时！”

于是，世尊将尊者阿难往至讲堂比丘众前，敷座而坐，告曰：“比丘，今拘萨罗王波斯匿在我前说此法庄严经已，即从座起，稽首我足，饶三匝而去。比丘，汝等当受持此法庄严经，善诵善习。所以者何？比丘，此法庄严经，如义如法，为梵行本，趣智趣觉，趣至涅槃。若族姓子至信、舍家、无家、学道者，亦当受持，当诵当习此法庄严经。”

佛说如是，彼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例品鞞诃提经第三

我闻如是：一时，佛游舍卫国，在胜林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尊者阿难住舍卫国，于东园鹿子母堂为小事故，彼时尊者阿难将一比丘从舍卫出，往至东园鹿子母堂。所为事讫，将彼比丘还，往至胜林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拘萨罗王波斯匿乘一奔陀利象，与尸利阿荼大臣俱出舍卫国。尊者阿难遥见拘萨罗王波斯匿来已，问伴比丘：“彼是拘萨罗王波斯匿耶？”

答曰：“是也。”

尊者阿难便下道避至一树下。

拘萨罗王波斯匿遥见尊者阿难在于树间，问曰：“尸利阿荼，彼是沙门阿难耶？”

尸利阿荼答曰：“是也。”

拘萨罗王波斯匿告尸利阿荼大臣曰：“汝御此象，令至沙门阿难所。”尸利阿荼受王教已，即御此象，令至尊者阿难所。

于是，拘萨罗王波斯匿问曰：“阿难，从何处来？欲至何处？”

尊者阿难答曰：“大王，我从东园鹿子母堂来，欲至胜林给孤独园。”

拘萨罗王波斯匿语曰：“阿难，若于胜林无急事者，可共往至阿夷罗婆提河。”为慈悯故，尊者阿难为拘萨罗王波斯匿默然而受。

于是，拘萨罗王波斯匿令尊者阿难在前，共至阿夷罗婆提河；到已下乘，取彼象鞴，四叠敷地，请尊者阿难：“阿难，可坐此座。”

尊者阿难答曰：“止！止！大王，但心静足。”

拘萨罗王波斯匿再三请尊者阿难：“阿难，可坐此座。”

尊者阿难亦再三语：“止！止！大王，但心静足，我自有尼师檀，我今当坐。”于是，尊者阿难敷尼师檀，结跏趺坐。

拘萨罗王波斯匿与尊者阿难共相问讯，却坐一面，语曰：“阿难，欲有所问，听我问耶？”

尊者阿难答曰：“大王，欲问便问，我闻已当思。”

拘萨罗王波斯匿问曰：“阿难，如来颇行如是身行，谓此身行为沙门、梵志所憎恶耶？”

尊者阿难答曰：“大王，如来不行如是身行，谓此身行为沙门、梵志聪明智慧及余世间所憎恶也。”

拘萨罗王波斯匿闻已，叹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阿难，我所不及。若聪明智慧及余世间者，而阿难及之。阿难，若有不善相悉而毁訾称誉者，我等不见彼真实也。阿难，若有善相悉而毁訾称誉者，我见彼真实也。阿难，如来颇行如是身行，谓此身行为沙门、梵志聪明智慧及余世间所憎恶耶？”

尊者阿难答曰：“大王，如来终不行如是身行，谓此身行为沙门、梵志聪明智慧及余世间所憎恶也。”

拘萨罗王波斯匿问曰：“阿难，云何为身行耶？”

尊者阿难答曰：“大王，不善身行也。”

拘萨罗王波斯匿问曰：“阿难，云何不善身行耶？”

尊者阿难答曰：“大王，谓身行有罪。”

拘萨罗王波斯匿问曰：“阿难，云何身行有罪耶？”

尊者阿难答曰：“大王，谓行身行，智者所憎恶。”

拘萨罗王波斯匿问曰：“阿难，云何智者所憎恶耶？”

尊者阿难答曰：“大王，谓行身行，自害、害彼、俱害，灭智慧、恶相助，不得涅槃，不趣智，不趣觉，不趣涅槃。彼可行法不知如真，不可行法亦不知如真。可行法不知如真，不可行法亦不知如真已，可受法不知如真，不可受法亦不知如真。可受法不知如真，不可受法亦不知如真已，可断法不知如真，不可断法亦不知如真。可断法不知如真，不可断法亦不知如真已，可成就法不知如真，不可成就法亦不知如真。可成就法不知如真，不可成就法亦不知如真已，可行法便不行，不可行法而行。可行法便不行，不可行法而行已，可受法便不受，不可受法而受。可受法便不受，不可受法而受已，可断法便不断，不可断法而断。可断法便不断，不可断法而断已，可成就法便不成就，不可成就法而成就。可成就法便不成就，不可成就法而成就已，不善法转增，善法转减，是故如来终不行此法。”

拘萨罗王波斯匿问曰：“阿难，如来何故终不行此法耶？”

尊者阿难答曰：“大王，离欲、欲已尽，离恚、恚已尽，离痴、痴已尽，如来断一切不善之法，成就一切善法。教师、妙师、善顺师，将御、顺御，善语、妙语、善顺语，是故如来终不行此法。”

拘萨罗王波斯匿叹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阿难，如来不可行法终不行。所以者何？以如来、无所著、正尽觉故。阿难，汝彼师弟子，学道欲得无上安隐涅槃，汝尚不行此法，况复如来行此法耶？”

拘萨罗王波斯匿问曰：“阿难，如来颇行如是身行，谓此身行不为沙门、梵志聪明智慧及余世间所憎恶耶？”

尊者阿难答曰：“大王，如来必行如是身行，谓此身行不为沙门、梵志聪明智慧及余世间所憎恶也。”

拘萨罗王波斯匿问曰：“阿难，云何为身行耶？”

尊者阿难答曰：“大王，谓善身行也。”

拘萨罗王波斯匿问曰：“阿难，云何善身行耶？”

尊者阿难答曰：“大王，谓身行无罪。”

拘萨罗王波斯匿问曰：“阿难，云何身行无罪耶？”

尊者阿难答曰：“大王，谓行身行，智者所不憎恶。”

拘萨罗王波斯匿问曰：“阿难，云何智者所不憎恶？”

尊者阿难答曰：“大王，谓行身行，不自害、不害彼、不俱害，觉慧、不恶相助，得涅槃，趣智趣觉，趣至涅槃。彼可行法知如真，不可行法亦知如真。可行法知如真，不可行法亦知如真已，可受法知如真，不可受法亦知如真。可受法知如真，不可受法亦知如真已，可断法知如真，不可断法亦知如真。可断法知如真，不可断法亦知如真已，可成就法知如真，不可成就法亦知如真。可成就法知如真，不可成就法亦知如真已，可行法而行，不可行法便不行。可行法而行，不可行法便不行已，可受法而受，不可受法便不受。可受法而受，不可受法便不受已，可断法而断，不可断法便不断。可断法而断，不可断法便不断已，可成就法而成就，不可成就法便不成就。可成就法而成就，不可成就法便不成就已，不善法转减，善法转增，是故如来必行此法。”

拘萨罗王波斯匿问曰：“阿难，如来何故必行此法耶？”

尊者阿难答曰：“大王，离欲、欲已尽，离恚、恚已尽，离痴、痴已尽，如来成就一切善法，断一切不善之法。教师、妙师、善顺师，将御、顺御，善语、妙语、善顺语，是故如来必行此法。”

拘萨罗王波斯匿叹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阿难，如来可行法必行。所以者何？以如来、无所著、正尽觉故。阿难，汝彼师弟子，学道欲得无上安隐涅槃，汝尚行此法，况复如来不行此法耶？阿难善说，我今欢喜。阿难快说，我极欢喜。若村输租阿难法应受者，我村输租为法布施。阿难，若象、马、牛、羊阿难法应受者，我象、马、牛、羊为法布施。阿难，若妇女及童女阿难法应受者，我妇女及童女为法布施。阿难，若生色宝阿难法应受者，我生色宝为法布施。阿难，如此之事阿难皆不应受。我拘萨罗家有一衣，名鞞诃提，彼第一，王以伞柄孔中盛送来为信。阿难，若拘萨罗家有劫贝诸衣者，此鞞诃提于诸衣中最为第一。所以者何？此鞞诃提衣长十六肘，广八肘，我此鞞诃提衣，今为法故布施阿难。阿难，当作三衣，持令彼拘萨罗家长夜增益得福。”

尊者阿难答曰：“止！止！大王，但心静足，自有三衣，谓我所受。”

拘萨罗王波斯匿白曰：“阿难，听我说喻，慧者闻喻则解其义。犹如大雨时，此阿夷罗婆提河水满，两岸溢则流出，阿难见耶？”

尊者阿难答曰：“见也。”

拘萨罗王波斯匿白曰：“如是，阿难，若有三衣，当与比丘、比丘尼，渐学舍罗、舍罗磨尼离。阿难，以此鞞诃提作三衣受持，令彼拘萨罗家长夜得增益福。”尊者阿难为拘萨罗王波斯匿默然而受。

于是，拘萨罗王波斯匿知尊者阿难默然受已，鞞诃提衣为法布施尊者阿难，即从座起，绕三匝而去。

去后不久，尊者阿难持鞞诃提衣往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却住一面，白曰：“世尊，此鞞诃提衣，今日拘萨罗王波斯匿为法布施我，愿世尊以两足著鞞诃提衣上，令拘萨罗家长夜得增益福。”

于是，世尊以两足著鞞诃提衣上，告曰：“阿难，若汝与拘萨罗王波斯匿所共论者，今悉向我而广说之。”

于是，尊者阿难与拘萨罗王波斯匿所共论者，尽向佛说，叉手白曰：“我如是说，不诬谤世尊耶？真说如法，说法次法，不于如法有过失耶？”

世尊答曰：“汝如是说，不诬谤我，真说如法，说法次法，亦不于如法有过失也。阿难，若拘萨罗王波斯匿以此义、以此句、以此文来问我者，我亦为拘萨罗王波斯匿以此义、以此句、以此文答彼也。阿难，此义如汝所说，汝当如是受持。所以者何？此说即是其义。”

佛说如是，尊者阿难及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例品第一得经第四

我闻如是：一时，佛游舍卫国，在胜林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若拘萨罗王波斯匿所有境界，教令所及，彼中拘萨罗王波斯匿最为第一。拘萨罗王波斯匿者，变易有异，多闻圣弟子如是观则厌彼，厌彼已，尚不欲第一，况复下贱？所谓日月境界，光明所照，所照诸方，谓千世界，此千世界，有千日、千月、千弗于逮洲、千阎浮洲、千拘陀尼洲、千郁单越洲、千须弥山、千四大王天、千四天王子、千三十三天、千释天因陀罗、千焰摩天、千须焰摩天子，千兜率哆天、千兜率哆天子，千化乐天、千善化乐天子，千他化乐天、千自在天子，千梵世界及千别梵。彼中有一梵大梵，富佑作化尊，造众生父，已有当有。彼大梵者，变易有异，多闻圣弟子如是观则厌彼，厌彼已，尚不欲第一，况复下贱？后时此世败坏，此世败坏时，众生生晃昱天中。彼中有色乘意生，具足一切，支节不减，诸根不坏，以喜为食，形色清净，自身光照，飞乘虚空，住彼久远。晃昱天者，变易有异，多闻圣弟子如是观则厌彼，厌彼已，尚不欲第一，况复下贱？

“复次，有四想，有比丘想小、想大、想无量、想无所有。众生如是乐想意解者，变易有异，多闻圣弟子如是观则厌彼，厌彼已，尚不欲第一，况复下贱？

“复次，有八除处。云何为八？比丘，内有色想，外观色，少善色恶色，彼色除已知、除已见，作如是想，是谓第一除处。

“复次，比丘，内有色想，外观色，无量善色恶色，彼色除已知、除已见，作如是想，是谓第二除处。复次，比丘，内无色想，外观色，少善色恶色，彼色除已知、除已见，作如是想，是谓第三除处。

“复次，比丘，内无色想，外观色，无量善色恶色，彼色除已知、除已见，作如是想，是谓第四除处。

“复次，比丘，内无色想，外观色，青青色，青见青光，犹如青水华，青青色，青见青光；犹如成就波罗柰衣，熟捣磨碾，光色悦泽，青青色，青见青光。如是，比丘，内无色想，外观色，青青色，青见青光，无量无量，净意润意，乐不憎恶，彼色除已知、除已见、作如是想，是谓第五除处。

“复次、比丘，内无色想，外观色，黄黄色，黄见黄光，犹如频头歌罗华，黄黄色，黄见黄光；犹如成就波罗柰衣，熟捣磨碾，光色悦泽，黄黄色，黄见黄光。如是，比丘，内无色想，外观色，黄黄色，黄见黄光，无量无量，净意润意，乐不憎恶，彼色除已知、除已见，作如是想，是谓第六除处。

“复次，比丘，内无色想，外观色，赤赤色，赤见赤光，犹如加尼歌罗华，赤赤色，赤见赤光；犹如成就波罗柰衣，熟捣磨碾，光色悦泽，赤赤色，赤见赤光，如是，比丘，内无色想，外观色，赤赤色，赤见赤光，无量无量，净意润意，乐不憎恶，彼色除已知、除已见，作如是想，是谓第七除处。

“复次，比丘，内无色想，外观色，白白色，白见白光，犹如太白白色，白见白光；犹如成就波罗柰衣，熟捣磨碾，光色悦泽，白白色，白见白光。如是，比丘，内无色想，外观色，白白色，白见白光，无量无量，净意润意，乐不憎恶，彼色除已知、除已见，作如是想，是谓第八除处。众生如是乐除处意解者，变易有异，多闻圣弟子如是观则厌彼，厌彼已，尚不欲第一，况复下贱？

“复次，有十一切处。云何为十？有比丘无量地处修一，思惟上下诸方不二；无量水处，无量火处，无量风处，无量青处，无量黄处，无量赤处，无量白处，无量空处，无量识处第十修一，思惟上下诸方不二。众生如是乐一切处意解者，变易有异，多闻圣弟子如是观则厌彼，厌彼已，尚不欲第一，况复下贱？是谓第一清净说，施设最第一，谓我无、我不有，及为彼证故，施设于道；是谓第一外依见处、最依见处，谓度一切色想乃至得非有想非无想处成就游；是谓于现法中第一求趣至涅槃，于现法中最施设涅槃

，谓六更乐处生、灭、味、离、慧见如真，及为彼证故，施设于道。

“复次，有四断。云何为四？有断乐迟，有断乐速，有断苦迟，有断苦速。于中若有断乐迟者，是乐迟故，说下贱。于中若有断乐速者，此断乐速故，此断亦说下贱。于中若有断苦迟者，此断苦迟故，此断亦说下贱。于中若有断苦速者，此断苦速故，此断非广布、不流布，乃至天人亦不称广布。我断广布流布，乃至天人亦称广布。云何我断广布流布，乃至天人亦称广布？谓八支正道，正见乃至正定为八，是谓我断广布流布，乃至天人亦称广布。我如是，诸沙门、梵志虚伪妄言，不善不真，实诬谤于我：‘彼实有众生施设断坏，沙门瞿昙无所施設。’彼实有众生施设断坏，若此无我不如是说。彼如来于现法中断知一切，得息、止、灭、涅槃。”

佛说如是，彼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中阿含经卷第六十 例品爱生经第五

我闻如是：一时，佛游舍卫国，在胜林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有一梵志，唯有一儿，心极爱念，忍意温润，视之无厌，忽便命终。命终之后，梵志愁忧，不能饮食，不著衣裳，亦不涂香，但至冢哭，忆儿卧处。于是，梵志周遍彷徉，往诣佛所，共相问讯，却坐一面。

世尊问曰：“梵志，今汝诸根不似自心住耶？”

梵志答曰：“今我诸根何由当得自心住耶？所以者何？唯有一儿，心极爱念，忍意温润，视之无厌，忽便命终。彼命终已，我便愁忧，不能饮食，不著衣裳，亦不涂香，但至冢哭，忆儿卧处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如是，梵志。如是，梵志。若爱生时，便生愁戚、啼哭、忧苦、烦惋、懊恼。”

梵志语曰：“瞿昙，何言若爱生时，便生愁戚、啼哭、忧苦、烦惋、懊恼耶？瞿昙，当知若爱生时，生喜心乐。”

世尊如是至再三告曰：“如是，梵志。如是，梵志。若爱生时，便生愁戚、啼哭、忧苦、烦惋、懊恼。”

梵志亦至再三语曰：“瞿昙，何言若爱生时，便生愁戚、啼哭、忧苦、烦惋、懊恼耶？瞿昙，当知若爱生时，生喜心乐。”

时，彼梵志闻佛所说，不说言是，但说非已，即从座起，奋头而去。

尔时，胜林于其门前有众多市郭儿而共博戏。梵志遥见已，便作是念：“世中若有聪明智慧者，无过博戏人。我今宁可往彼，若与瞿昙所共论者，尽向彼说。”于是，梵志往至众多市郭儿共博戏所，若与世尊所共论者，尽向彼说。

众多市郭博戏儿闻已，语曰：“梵志，何言若爱生时，便生愁戚、啼哭、忧苦、烦惋、懊恼耶？梵志，当知若爱生时，生喜心乐。”

梵志闻已，便作是念：“博戏儿所说，正与我同。”颔头而去。

于是，此论展转广布，乃入王宫。拘萨罗王波斯匿闻沙门瞿昙作如是说：“若爱生时，便生愁戚、啼哭、忧苦、烦惋、懊恼。”语末利皇后曰：“我闻瞿昙作如是说：‘若爱生时，便生愁戚、啼哭、忧苦、烦惋、懊恼。’”

末利皇后闻已，白曰：“如是，大王。如是，大王，若爱生时，便生愁戚、啼哭、忧苦、烦惋、懊恼。”

拘萨罗王波斯匿语末利皇后曰：“闻师宗说，弟子必同。沙门瞿昙是汝师，故作如是说，汝是彼弟子，故作如是说：‘若爱生时，便生愁戚、啼哭、忧苦、烦惋、懊恼。’”

末利皇后白曰：“大王，若不信者，可自往问，亦可遣使。”

于是，拘萨罗王波斯匿即告那利耆伽梵志曰：“汝往沙门瞿昙所，为我问讯沙门瞿昙圣体康强，安快无病，起居轻便，气力如常耶？作如是语：‘拘萨罗王波斯匿问讯圣体康强，安快无病，起居轻便，气力如常耶？沙门瞿昙实如是说：“若爱生时，便生愁戚、啼哭、忧苦、烦惋、懊恼”耶？’那利耆伽，若沙门瞿昙有所说者，汝当善受持诵。所以者何？如是之人，终不妄言。”

那利耆伽梵志受王教已，即诣佛所，共相问讯，却坐一面，白曰：“瞿昙，拘萨罗王波斯匿问讯圣体康强，安快无病，起居轻便，气力如常耶？沙门瞿昙实如是说：‘若爱生时，便生愁戚、啼哭、忧苦、烦惋、懊恼’耶？”

世尊告曰：“那利耆伽，我今问汝，随所解答。那利耆伽，于意云何？若使有人，母命终者，彼人发狂，心大错乱，脱衣裸形，随路遍走，作如是说：‘诸贤，见我母耶？诸贤，见我母耶？’那利耆伽，以此事故可知，若爱生时，便生愁戚、啼哭、忧苦、烦惋、懊恼。如是父、兄、姊、妹也，儿妇命终，彼人发狂，心大错乱，脱衣裸形，随路遍走，作如是说：‘诸贤，见我儿妇耶？诸贤，见我儿妇耶？’那利耆伽，以此事故可知，若爱生时，便生愁戚、啼哭、忧苦、烦惋、懊恼。那利耆伽，昔有一人，妇暂归家，彼诸亲族欲夺更嫁。彼女闻之，即便速疾还至夫家，语其夫曰：‘君，今当知我亲

族强欲夺君妇嫁与他人，欲作何计？’于是，彼人即执妇臂，将入屋中，作如是语：‘俱至后世！俱至后世！’便以利刀斫杀其妇，并自害己。那利鸯伽，以此事故可知，若爱生时，便生愁戚、啼哭、忧苦、烦惋、懊恼。”

那利鸯伽梵志闻佛所说，善受持诵，即从座起，绕三匝而去，还至拘萨罗王波斯匿所，白曰：“大王，沙门瞿昙实如是说：‘若爱生时，便生愁戚、啼哭、忧苦、烦惋、懊恼。’”

拘萨罗王波斯匿闻已，语末利皇后曰：“沙门瞿昙实如是说：‘若爱生时，便生愁戚、啼哭、忧苦、烦惋、懊恼。’”

末利皇后白曰：“大王，我问大王，随所解答。于意云何？王爱鞞留罗大将耶？”

答曰：“实爱。”

末利复问：“若鞞留罗大将变易异者，王当云何？”

答曰：“末利，若鞞留罗大将变易异者，我必生愁戚、啼哭、忧苦、烦惋、懊恼。”

末利白曰：“以此事故，知爱生时，便生愁戚、啼哭、忧苦、烦惋、懊恼。”

末利复问：“王爱尸利阿荼大臣，爱一奔陀利象，爱婆夷利童女，爱雨日盖，爱加尸及拘萨罗国耶？”

答曰：“实爱。”

末利复问：“若加尸及拘萨罗国变易异者，王当云何？”

答曰：“末利，我所具足五欲功德自娱乐者，由彼二国，若加尸及拘萨罗国当变易异者，我乃至无命，况复不生愁戚、啼哭、忧苦、烦惋、懊恼耶？”

末利白曰：“以此事故，知爱生时，便生愁戚、啼哭、忧苦、烦惋、懊恼。”

末利问王：“于意云何？为爱我耶？”

王复答曰：“我实爱汝。”

末利复问：“若我一旦变易异者，王当云何？”

答曰：“末利，若汝一旦变易异者，我必生愁戚、啼哭、忧苦、烦惋、懊恼。”

末利白曰：“以此事故，知爱生时，便生愁戚、啼哭、忧苦、烦惋、懊恼。”

拘萨罗王波斯匿语曰：“末利，从今日去，沙门瞿昙因此事是我师，我是彼弟子。末利，我今自归于佛、法及比丘众，惟愿世尊受我为优婆塞！从今日始，终身自归，乃至命尽。”

佛说如是，拘萨罗王波斯匿及末利皇后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例品八城经第六

我闻如是：一时，佛般涅槃后不久，众多上尊名德比丘游波罗利子城，住在鸡园。

是时，第十居士八城持多妙货，往至波罗利子城治生贩卖。于是，第十居士八城，彼多妙货，货卖速售，大得财利，欢喜踊跃，出波罗利子城，往诣鸡园众多上尊名德比丘所，稽首礼足，却坐一面。时，诸上尊名德比丘为彼说法，劝发渴仰，成就欢喜；无量方便为彼说法，劝发渴仰，成就欢喜已，默然而住。

时，诸上尊比丘为彼说法，劝发渴仰，成就欢喜已，于是，第十居士八城白曰：“上尊，尊者阿难今在何处？我欲往见。”

诸上尊比丘答曰：“居士，尊者阿难今在鞞舍离猕猴江边高楼台观。若欲见者，可往至彼。”

尔时，第十居士八城即从座起，稽首诸上尊比丘足，绕三匝而去；往诣尊者阿难所，稽首礼足，却坐一面，白曰：“尊者阿难，欲有所问，听我问耶？”

尊者阿难告曰：“居士，欲问便问，我闻已当思。”

居士问曰：“尊者阿难，世尊、如来、无所著、正尽觉成就慧眼，见第一义，颇说一法，若圣弟子住漏尽无余，得心解脱耶？”

尊者阿难答曰：“如是。”

居士问曰：“尊者阿难，世尊、如来、无所著、正尽觉成就慧眼，见第一义，云何说有一法，若圣弟子住漏尽无余，得心解脱耶？”

尊者阿难答曰：“居士，多闻圣弟子离欲、离恶不善之法至得第四禅成就游，彼依此处，观法如法。彼依此处，观法如法，住彼得漏尽者，或有是处。若住彼，不得漏尽者，或因此法，欲法、爱法、乐法、静法，爱乐欢喜，断五下分结尽，化生于彼而般涅槃，得不退法，终不还此。

“复次，居士，多闻圣弟子心与慈俱，遍满一方成就游。如是二三四方，四维上下，普周一切，心与慈俱，无结无怨，无恚无诤，极广甚大，无量善修，遍满一切世间成就游。如是悲、喜心与舍俱，无结无怨，无恚无诤，极广甚大，无量善修，遍满一切世

间成就游，彼依此处，观法如法。彼依此处，观法如法，住彼得漏尽者，或有是处。若住彼，不得漏尽者，或因此法，欲法、爱法、乐法、静法，爱乐欢喜，断五下分结尽，化生于彼而般涅槃，得不退法，终不还此，是谓如来、无所著、正尽觉成就慧眼，见第一义，说有一法，若圣弟子住漏尽无余，得心解脱。

“复次，居士，多闻圣弟子度一切色想乃至非有想非无想处成就游，彼于此处，观法如法。彼于此处，观法如法，住彼得漏尽者，或有是处。若住彼，不得漏尽者，或因此法，欲法、爱法、乐法、静法，爱乐欢喜，断五下分结尽，化生于彼而般涅槃，得不退法，终不还此，是谓如来、无所著、正尽觉成就慧眼，见第一义，说有一法，若圣弟子住漏尽无余，得心解脱。”

于是，第十居士八城即从座起，偏袒著衣，叉手白曰：“尊者阿难，甚奇！甚特！我问尊者阿难一甘露门，而尊者阿难一时为我说于十二甘露法门。今此十二甘露法门必随所依，得安隐出。尊者阿难，犹去村不远，有大屋舍，开十二户，若人所为故，入彼屋中，复一人来，不为彼人求义及饶益，不求安隐而烧彼屋。尊者阿难，彼人必得于此十二户随所依出，得自安隐，如是我问尊者阿难一甘露门，而尊者阿难一时为我说于十二甘露法门。今此十二甘露法门必随所依，得安隐出。尊者阿难，梵志法、律中说不善法、律，尚供养师，况复我不供养大师尊者阿难耶？”

于是，第十居士八城即于夜中，施设极妙净美丰饶食啖含消；施设食已，平旦敷座，请鸡园众及鞞舍离众皆集一处，自行澡水，则以极妙净美丰饶食啖含消，手自斟酌，令得饱满；食讫收器，行澡水竟，持五百种物买屋别施尊者阿难。尊者阿难受已，施与招提僧。

尊者阿难所说如是，第十居士八城闻尊者阿难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例品阿那律陀经上第七

我闻如是：一时，佛游舍卫国，在胜林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诸比丘则于晡时从宴坐起，往诣尊者阿那律陀所，稽首礼足，却坐一面，白曰：“我等欲有所问，听乃敢陈。”

尊者阿那律陀答曰：“诸贤，欲问便问，我闻已当思。”

时，诸比丘即便问曰：“云何比丘贤死、贤命终耶？”

尊者阿那律陀答曰：“诸贤，若比丘离欲、离恶不善之法至得第四禅成就游者，是谓比丘贤死、贤命终也。”

时，诸比丘又复问曰：“比丘极是贤死、贤命终耶？”

尊者阿那律陀答曰：“诸贤，比丘不极是贤死、贤命终也。复次，诸贤，若比丘得如意足、天耳、他心智、宿命智、生死智、漏尽，得无漏，心解脱、慧解脱，于现法中自知、自觉、自作证成就游：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办，不更受有，知如真。是谓比丘贤死、贤命终也。”

时，诸比丘又复问曰：“比丘极是贤死、贤命终耶？”

尊者阿那律陀答曰：“诸贤，比丘极是贤死、贤命终也。”

于是，诸比丘闻尊者阿那律陀所说，善受持诵已，即从座起，稽首尊者阿那律陀足，绕三匝而去。

尊者阿那律陀所说如是，彼诸比丘闻尊者阿那律陀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例品阿那律陀经下第八

我闻如是：一时，佛游舍卫国，在胜林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诸比丘则于晡时从宴坐起，往诣尊者阿那律陀所，稽首礼足，却坐一面，白曰：“我等欲有所问，听乃敢陈。”

尊者阿那律陀答曰：“诸贤，欲问便问，我闻已当思。”

时，诸比丘即便问曰：“云何比丘不烦热死、不烦热命终耶？”

尊者阿那律陀答曰：“诸贤，若比丘见质直及得圣爱戒者，是谓比丘不烦热死、不烦热命终。”

时，诸比丘又复问曰：“比丘极是不烦热死、不烦热命终耶？”

尊者阿那律陀答曰：“诸贤，比丘不极是不烦热死、不烦热命终。复次，诸贤，若比丘观内身如身乃至观觉、心、法如法，是谓比丘不烦热死、不烦热命终。”

时，诸比丘又复问曰：“比丘极是不烦热死、不烦热命终耶？”

尊者阿那律陀答曰：“诸贤，比丘不极是不烦热死、不烦热命终。复次，诸贤，若比丘心与慈俱，遍满一方成就游。如是二三四方，四维上下，普周一切，心与慈俱，无结无怨，无恚无诤，极广甚大，无量善修，遍满一切世间成就游。如是悲、喜心与舍俱，无结无怨，无恚无诤，极广甚大，无量善修，遍满一切世间成就游，是谓比丘不烦热死、不烦热命终。”

时，诸比丘又复问曰：“比丘极是不烦热死、不烦热命终耶？”

尊者阿那律陀答曰：“诸贤，比丘不极是不烦热死、不烦热命终。复次，诸贤，若比丘度一切色想乃至非有想非无想处成就游，是谓比丘不烦热死、不烦热命终。”

时，诸比丘又复问曰：“比丘极是不烦热死、不烦热命终耶？”

尊者阿那律陀答曰：“诸贤，比丘不极是不烦热死、不烦热命终。复次，诸贤，若有比丘度一切非有想非无想处，想知灭身触成就游，及慧观诸漏已尽者，是谓比丘不烦热死、不烦热命终。”

时，诸比丘又复问曰：“比丘极是不烦热死、不烦热命终耶？”

尊者阿那律陀答曰：“诸贤，比丘极是不烦热死、不烦热命终。”

时，诸比丘闻尊者阿那律陀所说，善受持诵，即从座起，稽首尊者阿那律陀足，绕三匝而去。

尊者阿那律陀所说如是，彼诸比丘闻尊者阿那律陀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例品见经第九

我闻如是：一时，佛般涅槃后不久，尊者阿难游王舍城，在竹林迦兰哆园。

于是，有一异学梵志，是尊者阿难未出家时友，中后彷徉，往诣尊者阿难所，共相问讯，却坐一面，语尊者阿难：“欲有所问，听我问耶？”

尊者阿难答曰：“梵志，欲问便问，我闻已当思。”

异学梵志即便问曰：“所谓此见舍置除却，不尽通说，谓世有常，世无有常；世有底，世无底；命即是身，为命异身异；如来终，如来不终，如来终不终，如来亦非终亦非不终耶？沙门瞿昙知此诸见如应知耶？”

尊者阿难答曰：“梵志，所谓此见，世尊、如来、无所著、正尽觉舍置除却，不尽通说，谓世有常，世无有常；世有底，世无底；命即是身，为命异身异；如来终，如来不终，如来终不终，如来亦非终亦非不终耶？世尊、如来、无所著、正尽觉知此诸见如应也。”

异学梵志又复问曰：“所谓此见，沙门瞿昙舍置除却，不尽通说，谓世有常，世无有常；世有底，世无底；命即是身，为命异身异；如来终，如来不终，如来终不终，如来亦非终亦非不终耶？沙门瞿昙云何知此诸见如应耶？”

尊者阿难答曰：“梵志，所谓此见，世尊、如来、无所著、正尽觉舍置除却，不尽通说，谓世有常，世无有常；世有底，世无底；命即是身，为命异身异；如来终，如来

不终，如来终不终，如来亦非终亦非不终耶？异学梵志，如是具、如是受、如是趣、如是生、如是至后世，所谓此是世尊、如来、无所著、正尽觉舍置除却，不尽通说，谓世有常；世无有常；世有底，世无底；命即是身，为命异身异；如来终，如来不终，如来终不终，如来亦非终亦非不终耶？如是知此诸见，此诸见应如是知。”

异学梵志白曰：“我今自归于阿难。”

尊者阿难告曰：“梵志，汝莫自归于我，如我自归于佛，汝亦应自归于佛。”

异学梵志白曰：“阿难，我今自归于佛、法及比丘众，惟愿世尊受我为优婆塞！从今日始，终身自归，乃至命尽。”

尊者阿难所说如是，彼异学梵志闻尊者阿难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例品箭喻经第十

我闻如是：一时，佛游舍卫国，在胜林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尊者鬘童子独安静处，宴坐思惟，心作是念：“所谓此见，世尊舍置除却，不尽通说，谓世有常，世无有常；世有底，世无底；命即是身，为命异身异；如来终，如来不终，如来终不终，如来亦非终亦非不终耶？我不欲此！我不忍此！我不可此！若世尊为我一向说世有常者，我从彼学梵行；若世尊不为我一向说世有常者，我当难诘彼，舍之而去。如是世无有常；世有底，世无底；命即是身，为命异身异；如来终，如来不终，如来终不终，如来亦非终亦非不终耶？若世尊为我一向说此是真谛，余皆虚妄言者，我从彼学梵行；若世尊不为我一向说此是真谛，余皆虚妄言者，我当难诘彼，舍之而去。”

于是，尊者鬘童子则于晡时，从宴坐起，往诣佛所，稽首作礼，却坐一面，白曰：“世尊，我今独安静处，宴坐思惟，心作是念：‘所谓此见，世尊舍置除却，不尽通说，谓世有常，世无有常；世有底，世无底；命即是身，为命异身异；如来终，如来不终，如来终不终，如来亦非终亦非不终耶？我不欲此！我不忍此！我不可此！若世尊一向知世有常者，世尊，当为我说。若世尊不一向知世有常者，当直言不知也。如是世无有常；世有底，世无底；命即是身，为命异身异；如来终，如来不终；如来终不终，如来亦非终亦非不终耶？若世尊一向知此是真谛，余皆虚妄言者，世尊，当为我说。若世尊不一向知此是真谛，余皆虚妄言者，当直言不知也。’”

世尊问曰：“鬘童子，我本颇为汝如是说世有常，汝来从我学梵行耶？

鬘童子答曰：“不也，世尊。”

“如是世无有常；世有底，世无底；命即是身，为命异身异；如来终，如来不终，如来终不终，如来亦非终亦非不终耶？我本颇为汝如是说此是真谛，余皆虚妄言，汝来从我学梵行耶？”

鬘童子答曰：“不也，世尊。”

“鬘童子，汝本颇向我说，若世尊为我一向说世有常者，我当从世尊学梵行耶？”

鬘童子答曰：“不也，世尊。”

“如是世无有常；世有底，世无底；命即是身，为命异身异；如来终，如来不终，如来终不终，如来亦非终亦非不终耶？鬘童子，汝本颇向我说，若世尊为我一向说此是真谛，余皆虚妄言者，我当从世尊学梵行耶？”

鬘童子答曰：“不也，世尊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鬘童子，我本不向汝有所说，汝本亦不向我有所说，汝愚痴人！何故虚妄诬谤我耶？”

于是，尊者鬘童子为世尊面诃责数，内怀忧戚，低头默然，失辩无言，如有所伺。

于是，世尊面诃鬘童子已，告诸比丘：“若有愚痴人作如是念：‘若世尊不为我一向说世有常者，我不从世尊学梵行。’彼愚痴人竟不得知，于其中间而命终也。如是世无有常；世有底，世无底；命即是身，为命异身异；如来终，如来不终，如来终不终，如来亦非终亦非不终耶？若有愚痴人作如是念：‘若世尊不为我一向说此是真谛，余皆虚妄言者，我不从世尊学梵行。’彼愚痴人竟不得知，于其中间而命终也。

“犹如有人身被毒箭，因毒箭故，受极重苦，彼见亲族怜念悯伤，为求利义饶益安隐，便求箭医，然彼人者方作是念：‘未可拔箭！我应先知彼人如是姓、如是名、如是生？为长、短、粗、细？为黑、白、不黑不白？为刹利族，梵志、居士、工师族？为东方、南方、西方、北方耶？未可拔箭！我应先知彼弓为柘、为桑、为规、为角耶？未可拔箭！我应先知弓扎，彼为是牛筋、为獐鹿筋、为是丝耶？未可拔箭！我应先知弓色为黑、为白、为赤、为黄耶？未可拔箭！我应先知弓弦为筋、为丝、为纻、为麻耶？未可拔箭！我应先知箭杆为木、为竹耶？未可拔箭！我应先知箭缠为是牛筋、为獐鹿筋、为是丝耶？未可拔箭！我应先知箭羽为飘鸮毛、为雕鹙毛、为鹁鸡毛、为鹤毛耶？未可拔箭！我应先知箭镝为錍、为矛、为铍刀耶？未可拔箭！我应先知作箭镝师如是姓、如是名、如是生？为长、短、粗、细？为黑、白、不黑不白？为东方、西方、南方、北方耶？’彼人竟不得知，于其中间而命终也。

“若有愚痴人作如是念：‘若世尊不为我一向说世有常者，我不从世尊学梵行。’彼愚痴人竟不得知，于其中间而命终也。如是世无有常；世有底，世无底；命即是身，为命异身异；如来终，如来不终，如来终不终，如来亦非终亦非不终耶？若有愚痴人作如是念：‘若世尊不为我一向说此是真谛，余皆虚妄言者，我不从世尊学梵行。’彼愚痴人竟不得知，于其中间而命终也。

“世有常，因此见故，从我学梵行者，此事不然。如是世无有常；世有底，世无底；命即是身，为命异身异；如来终，如来不终，如来终不终，如来亦非终亦非不终耶？因此见故，从我学梵行者，此事不然。世有常，有此见故，不从我学梵行者，此事不然。如是世无有常；世有底，世无底；命即是身，为命异身异；如来终，如来不终，如来终不终，如来亦非终亦非不终耶？有此见故，不从我学梵行者，此事不然。

“世有常，无此见故，从我学梵行者，此事不然。如是世无有常；世有底，世无底；命即是身，为命异身异；如来终，如来不终，如来终不终，如来亦非终亦非不终耶？无此见故，从我学梵行者，此事不然。世有常，无此见故，从我学梵行者，此事不然。如是世无有常；世有底，世无底；命即是身，为命异身异；如来终，如来不终，如来终不终，如来亦非终亦非不终耶？无此见故，不从我学梵行者，此事不然。

“世有常者，有生、有老、有病、有死，愁戚、啼哭、忧苦、懊恼，如是此淳大苦阴生。如是世无常；世有底，世无底；命即是身，为命异身异；如来终，如来不终，如来终不终，如来亦非终亦非不终者，有生、有老、有病、有死，愁戚、啼哭、忧苦、懊恼，如是此淳大苦阴生。

“世有常，我不一向说此。以何等故，我不一向说此？此非义相应，非法相应，非梵行本，不趣智、不趣觉、不趣涅槃，是故我不一向说此。如是世无常；世有底，世无底；命即是身，为命异身异；如来终，如来不终，如来终不终，如来亦非终亦非不终，我不一向说此。以何等故，我不一向说此？此非义相应，非法相应，非梵行本，不趣智、不趣觉、不趣涅槃，是故我不一向说此也。何等法我一向说耶？此义我一向说：苦、苦集、苦灭、苦灭道迹，我一向说。以何等故，我一向说此？此是义相应，是法相应，是梵行本，趣智、趣觉、趣于涅槃，是故我一向说此。是为不可说者则不说，可说者则说。当如是持！当如是学！”

佛说如是，彼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例品例经第十一

我闻如是：一时，佛游舍卫国，在胜林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若欲断无明者，当修四念处。云何欲断无明者，当修四念处？若时如来出世，无所著、等正觉、明行成为、善逝、世间解、无上士、道法御、天人师，号佛、众佑，彼断乃至五盖、心秽、慧羸，观内身如身至观觉、心、法如法，是谓欲断无明者，当修四念处。如是数断、解脱、过度、拔绝、灭止、总知、别知，欲别知无明者，当修四念处。云何欲别知无明者，当修四念处？若时如来出世，无所著、等正觉、明行成为、善逝、世间解、无上士、道法御、天人师，号佛、众佑，彼断乃至五盖，心秽、慧羸，观内身如身至观觉、心、法如法，是谓欲别知无明者，当修四念处。

“欲断无明者，当修四正断。云何欲断无明者，当修四正断？若时如来出世，无所著、等正觉、明行成为、善逝、世间解、无上士、道法御、天人师，号佛、众佑，彼断乃至五盖、心秽、慧羸，已生恶不善法为断故，发欲求方便，精勤举心断；未生恶不善法为不生故，发欲求方便，精勤举心断；未生善法为生故，发欲求方便，精勤举心断；已生善法为久住不忘、不退、增长、广大修习具足故，发欲求方便，精勤举心断，是谓欲断无明者，当修四正断。如是数断、解脱、过度、拔绝、灭止、总知、别知，欲别知无明者，当修四正断。云何欲别知无明者，当修四正断？若时如来出世，无所著、等正觉、明行成为、善逝、世间解、无上士、道法御、天人师，号佛、众佑，彼断乃至五盖、心秽、慧羸，已生恶不善法为断故，发欲求方便，精勤举心断；未生恶不善法为不生故，发欲求方便，精勤举心断；未生善法为生故，发欲求方便，精勤举心断；已生善法为久住不忘、不退、增长、广大修习具足故，发欲求方便，精勤举心断，是谓欲别知无明者，当修四正断。

“欲断无明者，当修四如意足。云何欲断无明者，当修四如意足？若时如来出世，无所著、等正觉、明行成为、善逝、世间解、无上士、道法御、天人师，号佛、众佑，彼断乃至五盖、心秽、慧羸，修欲定如意足，成就断行，依离、依无欲、依灭，趣非品；如是修精进定、心定也，修思惟定如意足，成就断行，依离、依无欲、依灭，趣非品，是谓欲断无明者，当修四如意足。如是数断、解脱、过度、拔绝、灭止、总知、别知，欲别知无明者，当修四如意足。云何欲别知无明者，当修四如意意足？若时如来出世，无所著、等正觉、明行成为、善逝、世间解、无士士、道法御、天人师，号佛、众佑，彼断乃至五盖、心秽、慧羸，修欲定如意足，成就断行，依离、依无欲、依灭，趣非品；如是修精进定、心定也，修思惟定如意足，成就断行，依离、依无欲、依灭，趣非品，是谓欲别知无明者，当修四如意足。

“欲断无明者，当修四禅。云何欲断无明者，当修四禅？若时如来出世，无所著、等正觉、明行成为、善逝、世间解、无上士、道法御、天人师，号佛、众佑，彼断乃至

五盖、心秽、慧羸，离欲、离恶不善之法至得第四禅成就游，是谓欲断无明者，当修四禅。如是数断、解脱、过度、拔绝、灭止、总知、别知，欲别知无明者，当修四禅。云何欲别知无明者，当修四禅？若时如来出世，无所著、等正觉、明行成为、善逝、世间解、无上士、道法御、天人师，号佛、众佑，彼断乃至五盖、心秽、慧羸，离欲、离恶不善之法至得第四禅成就游，是谓欲别知无明者，当修四禅。

“欲断无明者，当修五根。云何欲断无明者。当修五根？若时如来出世，无所著、等正觉、明行成为、善逝、世间解、无上士、道法御、天人师，号佛、众佑，彼断乃至五盖、心秽、慧羸，修信根、精进、念、定、慧根，是谓欲断无明者，当修五根。如是数断、解脱、过度、拔绝、灭止、总知、别知，欲别知无明者，当修五根。云何欲别知无明者，当修五根？若时如来出世，无所著、等正觉、明行成为、善逝、世间解、无上士、道法御、天人师，号佛、众佑，彼断乃至五盖、心秽、慧羸，修信根、精进、念、定、慧根，是谓欲别知无明者，当修五根。

“欲断无明者，当修五力。云何欲断无明者，当修五力？若时如来出世，无所著、等正觉、明行成为、善逝、世间解、无上士、道法御、天人师，号佛、众佑，彼断乃至五盖、心秽、慧羸，修信力、精进、念、定、慧力，是谓欲断无明者，当修五力。如是数断、解脱、过度、拔绝、灭止、总知、别知，欲别知无明者，当修五力。云何欲别知无明者，当修五力？若时如来出世，无所著、等正觉、明行成为、善逝、世间解、无上士、道法御、天人师，号佛、众佑，彼断乃至五盖、心秽、慧羸，修信力、精进、念、定、慧力，是谓欲别知无明者，当修五力。

“欲断无明者，当修七觉支。云何欲断无明者，当修七觉支？若时如来出世，无所著、等正觉、明行成为、善逝、世间解、无上士、道法御、天人师，号佛、众佑，彼断乃至五盖、心秽、慧羸，修念觉支，依离、依无欲、依灭，趣非品；如是修法、精进、喜、息、定也，修舍觉支，依离、依无欲、依灭，趣非品，是谓欲断无明者，当修七觉支。如是数断、解脱、过度、拔绝、灭止、总知、别知，欲别知无明者，当修七觉支。云何欲别知无明者，当修七觉支？若时如来出世，无所著、等正觉、明行成为、善逝、世间解、无上士、道法御、天人师，号佛、众佑，彼断乃至五盖、心秽、慧羸，修念觉支，依离、依无欲、依灭，趣非品；如是修法、精进、喜、息、定也，修舍觉支，依离、依无欲、依灭，趣非品，是谓欲别知无明者，当修七觉支。

“欲断无明者，当修八支圣道。云何欲断无明者，当修八支圣道。若时如来出世，无所著、等正觉、明行成为、善逝、世间解、无上士、道法御、天人师，号佛、众佑，为彼断乃至五盖、心秽、慧羸，修正见乃至修正定为八，是谓欲断无明者，当修八支圣

道。如是数断、解脱、过度、拔绝、灭止、总知、别知，欲别知无明者，当修八支圣道。云何欲别知无明者，当修八支圣道？若时如来出世，无所著、等正觉、明行成为、善逝、世间解、无上士、道法御、天人师，号佛、众佑，彼断乃至五盖、心秽、慧羸，修正见乃至修正定为八，是谓欲别知无明者，当修八支圣道。

“欲断无明者，当修十一切处。云何欲断无明者，当修十一切处？若时如来出世，无所著、等正觉、明行成为、善逝、世间解、无上士、道法御、天人师，号佛、众佑，彼断乃至五盖、心秽、慧羸，修第一地一切处，四维上下不二、无量；如是修水一切处、火一切处、风一切处，青一切处，黄一切处、赤一切处、白一切处、无量空处一切处，修第十无量识处一切处，四维上下不二、无量，是谓欲断无明者，当修十一切处。如是数断、解脱、过度、拔绝、灭止、总知、别知，欲别知无明者，当修十一切处。云何欲别知无明者，当修一切处？若时如来出世，无所著、等正觉、明行成为、善逝、世间解、无上士、道法御、天人师，号佛、众佑，彼断乃至五盖、心秽、慧羸，修第一地一切处，四维上下不二、无量；如是修水一切处、火一切处、风一切处、青一切处、黄一切处、赤一切处、白一切处、无量空处一切处，修第十无量识处一切处，四维上下不二、无量，是谓欲别知无明者，当修十一切处。

“欲断无明者，当修十无学法。云何欲断无明者，当修十无学法？若时如来出世，无所著、等正觉、明行成为、善逝、世间解、无上士、道法御、天人师，号佛、众佑，彼断乃至五盖、心秽、慧羸，修无学正见乃至修无学正智，是谓欲断无明者，当修十无学法。如是数断、解脱、过度、拔绝、灭止、总知、别知，欲别知无明者，当修士无学法。云何欲别知无明者，当修十无学法？若时如来出世，无所著、等正觉、明行成为、善逝、世间解、无上士、道法御、天人师，号佛、众佑，彼断乃至五盖、心秽、慧羸，修无学正见乃至修无学正智，是谓欲别知无明者，当修十无学法。

“如无明，行亦如是；如行，识亦如是；如识、名色亦如是；如名色，六处亦如是；如六处，更乐亦如是；如更乐，觉亦如是；如觉，爱亦如是；如爱，受亦如是；如受，有亦如是；如有，生亦如是。欲断老死者，当修四念处。云何欲断老死者，当修四念处？若时如来出世，无所著、等正觉、明行成为、善逝、世间解、无上士、道法御、天人师，号佛、众佑，彼断乃至五盖、心秽、慧羸，观内身如身至观觉、心、法如法，是谓欲断老死者，当修四念处。如是数断、解脱、过度、拔绝、灭止、总知、别知，欲别知老死者，当修四念处。云何欲别知老死者，当修四念处？若时如来出世，无所著、等正觉、明行成为、善逝、世间解、无上士、道法御、天人师，号佛、众佑，彼断乃至五盖、心秽、慧羸，观内身如身乃至观觉、心、法如法，是谓欲别知老死者，当修四念处

。

“欲断老死者，当修四正断。云何欲断老死者，当修四正断？若时如来出世，无所著、等正觉、明行成为、善逝、世间解、无上士、道法御、天人师，号佛、众佑，彼断乃至五盖、心秽、慧羸，已生恶不善法为断故，发欲求方便，精勤举心断；未生恶不善法为不生故，发欲求方便，精勤举心断；未生善法为生故，发欲求方便，精勤举心断；已生善法为久住不忘、不退、增长、广大修习具足故，发欲求方便，精勤举心断，是谓欲断老死者，当修四正断。如是数断、解脱、过度、拔绝、灭止、总知、别知，欲别知老死者，当修四正断。云何欲别知老死者，当修四正断？若时如来出世，无所著、等正觉、明行成为、善逝、世间解、无上士、道法御、天人师，号佛、众佑，彼断乃至五盖、心秽、慧羸，已生恶不善法为断故，发欲求方便，精勤举心断；未生恶不善法为不生故，发欲求方便，精勤举心断；未生善法为生故，发欲求方便，精勤举心断；已生善法为久住不忘、不退、增长、广大修习具足故，发欲求方便，精勤举心断，是谓欲别知老死者，当修四正断。

“欲断老死者，当修四如意足。云何欲断老死者，当修四如意足？若时如来出世，无所著、等正觉、明行成为、善逝、世间解、无上士、道法御、天人师，号佛、众佑，彼断乃至五盖、心秽、慧羸，修欲定如意足，成就断行，依离、依无欲、依灭，趣非品；如是修精进定、心定也，修思惟定如意足，成就断行，依离、依无欲、依灭，趣非品，是谓欲断老死者，当修四如意足。如是数断、解脱、过度、拔绝、灭止、总知、别知，欲别知老死者，当修四如意足。云何欲别知老死者，当修四如意足？若时如来出世，无所著、等正觉、明行成为、善逝、世间解、无上士、道法御、天人师，号佛、众佑，彼断乃至五盖、心秽、慧羸，修欲定如意足，成就断行，依离、依无欲、依灭，趣非品；如是修精进定、心定也，修思惟定如意足，成就断行，依离、依无欲、依灭，趣非品，是谓欲别知老死者，当修四如意足。

“欲断老死者，当修四禅。云何欲断老死者，当修四禅？若时如来出世，无所著、等正觉、明行成为、善逝、世间解、无上士、道法御、天人师，号佛、众佑，彼断乃至五盖、心秽、慧羸，离欲、离恶不善之法至得第四禅成就游，是谓欲断老死者，当修四禅。如是数断、解脱、过度、拔绝、灭止、总知、别知，欲别知老死者，当修四禅。云何欲别知老死者，当修四禅？若时如来出世，无所著、等正觉、明行成为、善逝、世间解、无上士、道法御、天人师，号佛、众佑，彼断乃至五盖、心秽、慧羸，离欲、离恶不善之法至得第四禅成就游，是谓欲别知老死者，当修四禅。

“欲断老死者，当修五根。云何欲断老死者，当修五根？若时如来出世，无所著、等正觉、明行成为、善逝、世间解、无上士、道法御、天人师，号佛、众佑，彼断乃至五盖、心秽、慧羸，修信根、精进、念、定、慧根，是谓欲断老死者，当修五根。如是数断、解脱、过度、拔绝、灭止、总知、别知，欲别知老死者，当修五根。云何欲别知老死者，当修五根？若时如来出世，无所著、等正觉、明行成为、善逝、世间解、无上士、道法御、天人师，号佛、众佑，彼断乃至五盖、心秽、慧羸，修信根、精进、念、定、慧根，是谓欲别知老死者，当修五根。

“欲断老死者，当修五力。云何欲断老死者，当修五力？若时如来出世，无所著、等正觉、明行成为、善逝、世间解、无上士、道法御、天人师，号佛、众佑，彼断乃至五盖、心秽、慧羸，修信力、精进、念、定、慧力，是谓欲断老死者，当修五力。如是数断、解脱、过度、拔绝、灭止、总知、别知，欲别知老死者，当修五力。云何欲别知老死者，当修五力？若时如来出世，无所著、等正觉、明行成为、善逝、世间解、无上士、道法御、天人师，号佛、众佑，彼断乃至五盖、心秽、慧羸，修信力、精进、念、定、慧力，是谓欲别知老死者，当修五力。

“欲断老死者，当修七觉支。云何欲断老死者，当修七觉支？若时如来出世，无所著、等正觉、明行成为、善逝、世间解、无上士、道法御、天人师，号佛、众佑，彼断乃至五盖、心秽、慧羸，修念觉支，依离、依无欲、依灭，趣非品；如是修法、精进、喜、息、定也，修舍觉支，依离、依无欲、依灭，趣非品，是谓欲断老死者，当修七觉支。如是数断、解脱、过度、拔绝、灭止、总知、别知，欲别知老死者，当修七觉支。云何欲别知老死者，当修七觉支？若时如来出世，无所著、等正觉、明行成为、善逝、世间解、无上士、道法御、天人师，号佛、众佑，彼断乃至五盖、心秽、慧羸，修念觉支，依离、依无欲、依灭，趣非品；如是修法、精进、喜、息、定也，修舍觉支，依离、依无欲、依灭，趣非品，是谓欲别知老死者，当修七觉支。

“欲断老死者，当修八支圣道。云何欲断老死者，当修八支圣道？若时如来出世，无所著、等正觉、明行成为、善逝、世间解、无上士、道法御、天人师，号佛、众佑，彼断乃至五盖、心秽、慧羸，修正见乃至修正定为八，是谓欲断老死者，当修八支圣道。如是数断、解脱、过度、拔绝、灭止、总知、别知，欲别知老死者，当修八支圣道。云何欲别知老死者，当修八支圣道？若时如来出世，无所著、等正觉、明行成为、善逝、世间解、无上士、道法御、天人师，号佛、众佑，彼断乃至五盖、心秽、慧羸，修正见乃至修正定为八，是谓欲别知老死者，当修八支圣道。

“欲别老死者，当修十一切处。云何欲断老死者，当修十一切处？若时如来出世，无所著、等正觉、明行成为、善逝、世间解、无上士、道法御、天人师，号佛、众佑，彼断乃至五盖、心秽、慧羸，修第一地一切处，四维上下不二、无量；如是修水一切处、火一切处、风一切处、青一切处、黄一切处、赤一切处、白一切处、无量空处一切处，修第十无量识处一切处，四维上下不二、无量，是谓欲断老死者，当修十一切处。如是数断、解脱、过度、拔绝、灭止、总知、别知，欲别知老死者，当修十一切处。云何欲别知老死者，当修十一切处？若时如来出世，无所著、等正觉、明行成为、善逝、世间解、无上士、道法御、天人师，号佛、众佑，彼断乃至五盖、心秽、慧羸，修第一地一切处，四维上下不二、无量；如是修水一切处、火一切处、风一切处、青一切处、黄一切处、赤一切处、白一切处、无量空处一切处，修第十无量识处一切处，四维上下不二、无量，是谓欲别知老死者，当修十一切处。

“欲断老死者，当修十无学法。云何欲断老死者，常修十无学法？若时如来出世，无所著、等正觉、明行成为、善逝、世间解、无上士、道法御、天人师，号佛、众佑，彼断乃至五盖、心秽、慧羸，修无学正见乃至修无学正智，是谓欲断老死者，当修十无学法。如是数断、解脱、过度、拔绝、灭止、总知、别知，欲别知老死者，当修十无学法。云何欲别知老死者，当修十无学法？若时如来出世，无所者、等正觉、明行成为、善逝、世间解、无上士、道法御、天人师，号佛、众佑，彼断乃至五盖、心秽、慧羸，修无学正见乃至修无学正智，是谓欲别知老死者，当修十无学法。”

佛说如是，彼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例品第十八竟。

第五后诵讫。凡十八品。共二百二十二经。

本经缺字对照（2 种 / 2 处）

底本中有一些字在 Unicode 里没有编码，任何字体都打不出来。正文已按 CBETA 缺字资料库换成通用字，下表逐条列出原式与处理方式，可据底本影印本核对。

原式	显示	处数	依据
[唯/乃]	嘿	1	Unicode 通用字（异体关系，非原字形）（CB22446）
[麸-夫+黄]	黉	1	Unicode 通用字（异体关系，非原字形）（CB00597）